

世界傑作小說選

第一輯 虛白編



世界傑作小說選
第一輯

上海
真美善書店
1930

世界傑作小說選第一輯目錄

白蝶.....	西班牙	Jose Selgas 作.....	會子亭譯
被棄者.....	新猶太	Sholom Asch 作.....	虛白譯
看不見的傷痕.....	匈牙利	Karoly Kisfaludi 作.....	虛白譯
意靈娜拉.....	美國	Adgar Allen Poe 作.....	虛白譯
沉獸.....	俄國	Leo id Andreyev 作.....	虛白譯
野獸.....	德國	Tocob Wassermann 作.....	虛白譯
大除夕的懺悔.....	德國	Hermann Sudermann 作.....	虛白譯
鴉片烟管.....	法國	Theophile Gautier 作.....	病夫譯



目 錄

女性的交情.....	法國	George Courseline 作.....	病夫譯
戈雄特曼大.....	法國	Georges Courteline 作.....	病夫譯
馬篤法谷.....	法國	Gustav Flaubert 作.....	病夫譯
馬篤法谷.....	法國	Prosper Mérimé 作.....	虛白譯

白

蝶

西班牙 Jose Selgas 作

曾子亭譯

白爾姐剛滿十七歲。愛神把他溫柔的秘密私語於處女心中的幸福之年，但是殘酷的愛神，他每一個秘密的啓示要引出一聲嘆息！瞧這兒是白爾姐，身邊一面鏡子，轉眼看着鏡中，把自己望了一會，嘆息了，隨後又微笑。她的微笑確有好的理由，因為鏡中給她顯示着想像得的最美麗的臉；無論愛神在她心中喚醒了怎樣的不安定，而鏡中肖像的魔力也是夠排遣它開去的。

爲什麼不呢？我們且看吧。『她的心告訴她什麼？』『告訴她它是抑鬱的。』『抑鬱！爲什麼？』『啊，爲一點很簡單的理由，因爲它被一種從來沒有的新奇的感情激動了。它幻想——異樣的反覆嘍！——它換了主人。』『那是爲什麼？』『事實是這樣，它發覺了，不曉得在什麼地方，人們是忘恩的，反覆的，而這就是，白爾姐所以長嘆的原由。』『阿！那末，鏡子告訴她什麼使她安慰哩？』『咳，鏡子告訴她美。』『是麼？』『是的；說她的眼睛黑而且亮，她的眉毛富麗，她的雙頰鮮潤，玫瑰一樣的紅。』『還有什麼呢？』『這是明顯的：她的心中充滿了希望，爲了這，所以白爾姐微笑了。』

就在她這樣的心境裏我們發現她了。一直到現在，她過的生活從沒有想過比童年天真的嬉戲，更正經一點的事；便是到了十七歲她還是一個孩子，不過是一個喧噪，歡樂，不安定，大胆，惡作劇的孩；她把全屋鬧反

了，就這樣，竟許把世界闢反也是可能的；她沒有懼慮，也沒有負擔；她玩起來像一個瘋子，睡起來像一個傻子。因為她母親在白爾妲不到認識她的年齡的時候就死了；雖然有她母親的像片掛在她的牀頭上，這甜美而端肅的像，卻不夠約束這位少女的粗心的急躁。此外，她是一個獨女，所以她的父親，以後要講到的，非常地疼她。更有甚者她的保母，代理家政的，同時就是她嬉戲的伴侶，及辯護者，理由是她愛她如她眼裏的珠子一般。

少不這樣竟許就夠把一個天使變成小妖魔了，而實際就白爾妲論，稍稍不這樣也就夠的，因為她生性的活潑使她自然喜歡各種的嬉戲。阻擋她麼，會激動她到哭的程度。但是何等的眼淚啊！忽然，正在她烏咽的時候，她會放聲笑了出來，因為她的靈魂全是歡樂，自然流露的。傳染的歡樂，是天亮時小鳥的歡樂。

但是這歡樂不能長此下去；不管願意，不願意，總有那一天白爾姐會安靜下來。因為那就不自然了，假使她一生都是這般狂暴；而終於到了這一天陡然間這位姑娘喧噪的歡樂起首平靜下來，雲罩起來，好像暴風將至，好像天空正在變黑。

首先是看出白爾姐這種變動的是保姆，而且雖然這位少女的嬉戲逼得她智窮，看着她沉靜了，多思慮了，那就是，安靜了，她非常高興。這少女現在已經成了人。深厚的神秘喲！她脫掉了童年的輕率，罩上了青春的恬靜了。可憐的婦人！她不知道一個年輕的女子比一個小孩更千百倍的瘋狂哩。但是事實是白爾姐不似她從前了。而這變動來得陡然，一天的功夫，那就是說，眨眼就變了。

恬靜適合她，極其適合。她好像長了，豐滿些——一切都豐滿些；更沒有什麼可以苛求的了；不過既然變得很懂事，全屋便靜寂了。歌唱，擾

擡，過去一切的喧嘩都沒有了。這位好保姆，看見她這樣地平穩，這樣地沉默，這樣地恬靜，雖說是着了迷，仍然還想念那以前充滿全屋的喧嘩的歡樂；若是要讓她挑選，她真不知道挑選那一面了。

日子就這樣平靜的過着；白爾姐，向來是一個起早牀的，現在起得不很早了。是睡得多嗎？這是沒有誰曉得的，不過假使她睡得多，她的確吃得少些了；不單是這，而且常常不爲什麼，噓出傷心的嘆息來。

這痛她的，樂于作盡世界的一切，使她快活，來服侍她的保姆，看出了這嘆息却不說什麼。她口裏不講，心裏可狠在想。那就是說，她聽到每一聲嘆息，她就要痛着嘴，翻着眼，對自己講：哼！又來了。」

自然她不會久遠的緘默；她不是一個容易緊口的婦人。加之，白爾姐的恬靜就要變成一個固定的事實了，而這保姆便再也忍不住了；因爲她時常說：「一塊麵包放進爐子時是灣的，出來時絕不會直。」

所以她又繼續地藏獸了幾天，那只因爲她在等着白爾姐自己說出來把她的心思告訴她；但是白爾姐一點也不表示，她了解她；她仍舊把這保母關在她心外，雖然她想了許多方法去開，那鑰匙早已失了，管家腰間掛的許多鑰匙裏，沒有一把是合式的，所以毀鎖是必要的。

有一天這保母不再因襲了，斷然取了捉野牛先捉角的手段。她走進白爾姐的房裏，看見她正在她黑髮裏貼一朵赤紅的罌麥花。

「瞧！這才是我歡喜看的，」她說。「現在，這才不錯。多美的紅色！紅得像火一樣。像這樣的紅色，在你的花壇裏是沒有的！」

白爾姐低下眼了。

「你以爲我看不清眼前的事實吧，」她繼續說，「同時你曉得什麼事都瞞不過我的。是的，是的。我到要看看有那個女子能夠哄着我哩！你爲什麼不說話？難道是舌頭掉了？」

白爾姐紅得像一朵罌粟花。

「罷！」保母叫了。「那朵紅花一定是你對面洋台的窗戶裏扔過來的。我從這裏看得見那植物；昨天牠上面有四朵紅花，今天祇剩三朵了。那鄰居，嘿？多癡迷喲！這是沒有意義，也沒有理性的。」

這時白爾姐變蒼白了，瞪着她的保母，好像不明白她的話一樣。

「我的意思并不是說，」保母接着道，「你該帶上面網，也不是說那鄰居是個該鄙視的人；不過你是配得上皇帝的，這樣作便沒有意思了。幾點從窗戶口到窗戶口的表示，幾眼斜望，以後怎樣呢？什麼也沒有。你們就會把彼此忘了。就會把彼此不放在眼裏，不放在心上了。」

白爾姐搖頭。

「你說不會像這樣嗎？」保母問。

「我說是不會的，」白爾姐回答。

「爲什麼不？讓我們聽聽爲什麼不？你有什麼把握——」

白爾姐不讓她說完。

「我們發的誓願，」她說。

「誓願！」保母叫了，給自己畫十字。「難道僅僅是這麼！——誓願！」她覆說，蠱視地；「好美麗的東西——風都吹得走的話。」

這時一定是想到她自己青春時期的或種計憶了，因爲她歎息着，繼續地說：

「而她們會湊巧是世界上第一批預備破毀的誓願麼？現在一切都很好；除開那鄰居外，你見不着別人；但是將來呢？」

「絕不會的，」白爾姐答。

「那就更糟，」保母回答；「因爲，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就會先厭煩了，那時候看你可能夠帶住他。今天你覺得他像蜂蜜一般甜，但是明天會

另是一個故事了。你待要說什麼？說他年輕而美貌？蠢女孩！有了那些他就會不是個男子，你可願意曉得男子是些什麼東西吧？」

白爾姐走到保母面前，把手蒙住她的嘴，急忙地答：

「不，我不願意曉得。」

保母離開了白爾姐的房間，雙手抱住頭，自言自語：

「瘋了，明明的看着瘋了！」

※ ※ ※ ※ ※

我們已經知道白爾姐有一個父親，現在我們就要明白這父親固然沒有什麼特別，却也不是一個平常的人。看他的外貌，便會把他當作六十以下的人；不過外貌在這次却有些欺騙，他還不到四十九歲。同城住着一些他兒時的同伴，現在都還年青；不過白爾姐的父親，結婚不久就做了鰥夫，由妻的喪失，便了結了他的青春。他把一切事安置了，放棄了他的生意，變

賣了一部份產業，就從世界隱退了。那就是說，他專心看守女兒了，把她當他亡妻的生影。他要年青幹什麼？因此年齡還沒有到，而他早已老了。

白爾姐——白爾姐。他一切的思想集中在這個名字上，他的思想裏有許多甜蜜，也有許多苦痛，因為在人生的幸福圈內，沒有一杯蜂蜜裏沒有點點的苦汁。

一看她這時在房裏上下的踱，一時望望天花板，一時望望地板，咬他的指甲，打他的前額，便會想到天就會塌下來，壓碎他，或者地就會在他腳下裂開了。

陡然他以掌擊額，繼而走到對過的房門前，掀起門幔，伸頭出去，張開嘴預備說什麼話的；但是話仍然沒有說，他張着嘴站在那裏，愕然凝視着保母，這保母沒有看見門幔子動，正走近門來，顯着激發的姿勢，不消說她心裏有了特別的事。

白爾姐的父親讓到一邊，保母進了房，兩人便面對面了，彼此望着，好像從沒有見過面一樣。

「什麼事情，保母王娜？」白爾姐的父親問。「我從來沒有看你像這樣子。」

「不過，你自己也不見得怎樣好哩。看你這樣，人家要說你是才從墳墓裏爬起來的。」

白爾姐的父親慢慢地鎖起眉峯，長歎了一聲，於是沉到在一把椅子裏，被生活的負擔壓倒了似的，他又問：

「是什麼事情？」

「事情就是，」保母答，「魔鬼鑽進這屋了。」

「是可能的，」他答，「若是你加上一句，說他離開這房間還不到一盞鐘，你就不很錯了。」

「但願主可憐我們！」保母大聲說：「魔鬼在這兒！」

「是的，保母王娜，是魔鬼親身哩。」

「你會見他嗎？」

「我會見過他。」

「多可怕的一個訪客！」王娜大聲說，給她自己畫十字。

「不，」白爾姐的父親說：「他不可怕；他是一個美貌的少年，帶着

可怕的浪子的一切習氣。」

「這個魔鬼是怎樣進來的呢？」

「從門裏進來的，王娜，從門裏進來的。」

「沒有敲門！沒有等待進門的許可哩！」

「那就是魔鬼的方法，」白爾姐的父親回答：「他會溜進無論一個什麼地方。我沒有想到他；我在看那本攤在桌上的書，就在翻頁的時候，我

感覺到像一點微風的東西；我抬起頭來，看見他在我面前。我一驚。我預備站起來，但是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勉強要我坐着；他永遠在微笑；那就是說，他當着我的面笑了。他說了許多請罪的話，實在，把我待得那熟悉，在我還沒有給他椅子坐以先，他就好像在他自己屋裏一般，扯過一把椅子坐下了。

保母王娜聽得臉上的肌肉一絲也不動，倘若不是他臉上表現的恐怖證明了他的話是真實的；她會想到白爾姐的父親在開玩笑哩。加之，這好好的人是不慣子開玩笑的。未必是他忽然變瘋了？瘋了，這樣一個有理性的人！保母暗暗裏畫着十字，對於她剛才聽的話，不知怎樣去想。

「那末，他是找誰的？」她問；「他要什麼？」

「他大胆地走了進來，」白爾姐的父親答。「他找我，來向我提出一個請求。」

「請求！」王娜大聲說。

「唔，就是那，一個請求。你想他要什麼？」

「什麼？」

「啊！——」

「到底是什麼？」

「他要——」

他頓住，似乎覺得有提起勁的必要，然後握緊兩手，喊着說：

「他要娶白爾姐——」

「娶白爾姐！王娜重說着，又給自己畫十字。

「正如你所聽的。——他很直爽地來向我提親。」

「於是你就着實地斥他胆大不自量，而這們可憐的魔鬼就帶着一個像房子大的「不」字走了。」

「唉，保母王娜，給魔鬼說一聲「不」，沒有這般容易的。我不能抵禦他，我不能防衛我自己，而他已經得我的永許走了。現在我怎麼辦呢！他是年青，美貌，有錢，他有一種甜美的聲音，但是他說幾件叫人怕的事——她將要怎樣哩？不，我自己就不樂于把她嫁給他。我已經允許他了，不過，現在我要對他說一千個不字——現在他不在這裏了，你要曉得有他在你面前，就縛住你的手，止住你的舌了。」

「好一個男子啊！」保母喪氣地喊。

白爾姐的父親是很慈心的，他很看得起人類；因此沮喪地搖著頭答道：

「一個男子！——一個男子就不會對我這樣地殘酷，從我這裏把白爾姐帶走等于帶走我的命。等于是來刺殺我，不讓我有一個防禦的機會；而最可怕的一幕——他們會把婚結了，那末白爾姐就和殺他父親的人永遠結

合了。」

保母疊着手膀，片刻愁傷的沉寂。她忽然說：

「哈——白爾姐會拒絕。」

苦痛的微笑閃過這不幸的父親的唇邊。

「你想她不得嗎？保母說。『好，我們看吧。』」

她就轉身去尋白爾姐，但是同時門幔掀起了，白爾姐走進房來。

赤紅的罌麥花在她的黑髮裏放光，有如黑地裏的火一樣；她的眼裏閃着一種異樣的光，由她臉上那勇敢的表情，可以看出一個不變的決心的力。

她更迭地望父親，又望保母，於是聲音顫抖的說：

「一切都清楚。也許是我終身的幸福，也許是我永遠的痛苦，不過那個人是我心的主宰。」

她笑了，先朝着父親後朝着保母，於是帶着進房時的平靜出去了。
保母和父親依舊站那裏，不動，啞着，驚呆了。

* * * * *

就是我們所曉得的，這樣魔鬼得到了在白爾姐家裏進出的成功。他不祇是在這裏進出，而且佔有了牠，好像原來就是他的一樣。還沒出去一會你又見他回來了。把他的早晨，許多的下午，每一個夜間，都消磨在這裏；又無法避免他這類煩的拜訪，因為白爾姐總在那裏待他。而且對他發氣也是不容易的，因為他有一種不可抗的快樂的魔力，叫你對於他的煩煩的拜訪不祇是接受，而且還高興。加之，不論是白爾姐的父親或管家都不敢待慢他；他們不得不，受了什麼不能抵禦的蠱惑他們不知道，很看重地，恭敬地，笑容可掬地去接待他。

當他們在他面前受着影響時，情形是如此：不過他們一不在時，這父

親和這保母使一點禮節也沒有了。這倆悄悄地在一塊，低聲地，把他罵碎了，便算報了他的仇。在這些秘密的背裏，他所引起他們的厭惡才算發洩了；在這父親和保母中間，把他說得沒一點好處。

他們斥責他也不無理由，因為自他暴風似地佔領這家庭以後，除了他所喜歡的以外，一點事沒作；就是他統治，就是他命令一切。因為白爾姐覺得凡是他所作的，都是對的，而對於她的素志除俯首以外，更無旁法了。

但是不祇責備他，他們也陰謀反抗他。他們該用什麼手段去推翻這位不法的主治者的權力——因為在管家的眼中，他是一個篡逆，在白爾姐父親的眼中，他是一個暴君；——趕他出去麼？這是他唯一的思想。但是怎樣呢？當前的難關，便是這了。

兩種完全相反的手段排在他們面前——逃開他，或者反抗他。逃亡是

白爾姐父親的計劃；這方略和他愛和平的性格一致。遙遙逃開他，遠遠地，逃到天涯地角。

對於這計劃，管家答道：

「逃開他！多謬妄！我們能逃到那兒他們不會跟着嗎？不；不必想這些蠢事了。我們所應該做的，就是築起堅固的守禦來抵抗他。」

「抵抗他麼！」白爾姐的父親大聲說。「用什麼兵器呢？用什麼力量呢？」

「既不需力量，也不需兵器，」保母回。「那一天你們把門門起來，那他就要白敲了。撒旦是不進閉門之家的。」

「保母王娜，那是笨事，」白爾姐的父親回；「若是他不由門進來，他會從窗裏進來，或煙囪裏下來。」

王娜深思地嚙住他的嘴唇，因為一向自己不能圓滿解釋的，就是他

第一次怎麼得着進這屋的，門是永遠關着的；要他開，就得先敲；而這門除非是經過管家的監察外是不開的；她總是要聽得誰進來了，誰出去了，在這一樁事上，她是很特別的。那末，他怎麼能夠會不聞不見地就進來了呢？

關於這不可解的一點，當初她問過白爾妲——白爾妲很簡單地回答說：他沒敲門便進來了，因為門是開的。保母覺得這不能信。

她仍然沉思着，看去這個人精實際上即便是把門門着，他也能進來的。這兩位陰謀家超越不出這兩種辦法以外：逃亡，或防禦。逃亡是不能夠，防禦是難行。白爾妲的父親同管家每天都在這兩點上討論，終於不能在那一方面尋出頭緒。那末，難道就馴服地在那個人的惡魔似的縛束下活下去麼？他倆感覺到他們處的地位實在難於割割。他們在一種永恆的驚駭下過活，懷着無名的恐慌。

那末，這位一來就統治他們，主宰白爾姐的心的，到底是誰呢？他叫亞賢安培克爾，他只一個人，很有錢。關於他就只曉得這些。

此外哩，他是年青，長，體態端秀，金黃的頭髮，雪白的皮色；熱誠的、多情的言辭，正定的，搜尋的，思鬱的眼，藍得像深水的藍。

他的態度就現在這樣，再自然，可親，樸實不過了。他走進門，就跑上樓去，兩級一步。什麼也攔不住他。若是他遇見白爾姐的父親，他就衝上前去擁抱他，於是這好好的人就在那溫柔的擁抱裏從頭到腳都顫抖起來了。若是管家接待他，他親熱地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而且總有一些趣話，一些機心的繁辭在保母的心裏引起一種異樣的情緒。她覺得好像青春的液汁陡然又在她的血脈裏流動起來了。

實在是沒有法子可以逃脫他話的術引，聲音的咒迷，以及他在前時的魔力。王娜觀察到當他看白爾姐時，他眼裏閃着一種像貓在黑暗裏放的

光；在她的逼視的方下白爾祖變得蒼白，低下頭去，是承受一種不可抗的意志。影響一般。

他還看到了一些別的：難以過這不可思議的人有時忘機地生着，下巴倚在手上，眉上一片皺，彷彿是在眼前看見了或種可怕的幻像，以及他霎時間好像從夢中醒來，又從前一樣地有說有笑。白爾祖的父親，在他一面，觀察到，他什麼東西都知道一點，什麼東西都懂得一點，對於每件事都有一個解釋。都能了解，預知，好像他得着一切的秘密一般。他們將這些觀察告訴彼此，充滿了稀奇與驚訝。

有時他坐在白爾祖的旁邊，把牠爲刺繡用的洋線或絲線攪着好玩，或是把手邊頭的紙片，剪成一些奇怪的形體。這時，他一個孩子。別的時候，他談到世事，談到人們，談異國，及古代，是那樣地嚴重，有判力。他就儼然像一個富於智慧和經驗的避世的老人。

不過當他彈鋼琴時，你便祇能無抵抗地承受他意志的變化了。各種調子一經他的指端彈出，便像燦爛那樣彩烈的韻律，使你的靈魂充滿了的快樂；但是一旦他變了調子，鋼琴就像人的聲音，嗚咽，唏噓，你的心便受了感動，眼裏便沾滿眼淚了。不過這還不算什麼；因為有時在你一點也不想彈時，低而深的雷聲似乎在樂器裏降臨；時遠時近地急奏，震動你的心，許多音調恐怖你的靈魂，在那些顫動的音響裏，所有地下的精靈都好像在一種不可知的語言說話。

※ ※ ※ ※ ※

儘管以管家當他是魔鬼的本身，或者是一個被魔鬼憑依的人，或者至少當他是一個特別的生物，有着某種出奇的魔術的祕密。儘管白爾利的父親在他身上看出了一個有才力的，頭腦有一種怪癖的性格，而且，誰知道——有時他曾聽說過神秘的流汗，能吸引及拒却的潛力，支配的影響，幾力

親和這保母便一點禮節也沒有了。這倆悄悄地在一塊，低聲地，把他罵碎了，便算報了他的仇。在這些秘密的背裏，他所引起他們的厭惡，才算發洩了；在這父親和保母中間，把他說得沒一點好處。

他們斥責他也不無理由，因為自他暴風似地佔領這家庭以後，除了他所喜歡的以外，一點事沒作；就是他統治，就是他命令一切。因為白爾姐覺得凡是他所作的，都是對的，二而對於她的素志除俯首以外，更無旁法了。

但是不祇責備他，他們也陰謀反抗他。他們該用什麼手段去推翻這位不法的主治者的權力——因為在管家的眼中，他是一個篡逆，在白爾姐父親的眼中，他是一個暴君；——趕他出去麼？這是他唯一的思想。但是怎樣呢？當前的難關，便是這了。

兩種完全相反的手段排在他們面前——逃開他，或者反抗他。逃亡是

白爾姐父親的計劃；這方略和他愛和平的性格一致。遙遙逃開他，遠遠地，逃到天涯地角。

對於這計劃，管家答道：

「逃開他！多謬妄！我們能逃到那兒他們不會跟着嗎？不；不必想這些蠢事了。我們所應該做的，就是築起堅固的守禦來抵抗他。」

「抵抗他麼！」白爾姐的父親大聲說。「用什麼兵器呢？用什麼力量呢？」

「既不需力量，也不需兵器，」保母回。「那一天你們把門門起來，那他就要白敲了。撒旦是不進閉門之家的。」

「保母王娜，那是笨事，」白爾姐的父親回；「若是他不由門進來，他會從窗裏進來，或煙窗裏下來。」

王娜深思地嚙住他的嘴唇，因為一向自己所不能圓滿解釋的，就是他

第一次怎麼得着進這屋的，門是永遠關着的；要他開，就得先敲；而這門除非是經過管家的監察外是不開的；她總是要曉得誰進來了，誰出去了，在這一樁事上，她是很特別的。那末，他怎麼能夠會不聞不見地就進來了呢？

關於這不可解的一點，當初她問過白爾妲——白爾妲很簡單地回答說他沒敲門便進來了，因為門是開的。保母覺得這不能信。

她仍然沉思着，看去這個人精實際上即便是把門門着，他也能進來的。

這兩位陰謀家超越不出這兩種辦法以外：逃亡，或防禦。逃亡是不能夠，防禦是難行。白爾妲的父親同管家每天都在這兩點上討論，終於不能在那一方面尋出頭緒。那末，難道就馴服地在那個人的惡魔似的縛束下去麼？他倆感覺到他們處的地位實在難於刻劃。他們在一種永恆的驚駭下過活，懷着無名的恐慌。

那末，這位一來就統治他們，主宰白爾姐的心的，到底是誰呢？他叫亞贊安培克爾，他只一個人，很有錢。關於他就只曉得這些。

此外哩，他是年青，長，體態端秀，金黃的頭髮，雪白的皮色；熱誠的，多情的言辭，正定的，搜尋的，思鬱的眼，藍得像深水的藍。

他的態度就現在這樣，再自然，可親，樸質不過了。他走進門，就跑上樓去，兩級一步。什麼也攔不住他。若是他遇見白爾姐的父親，他就衝上前去擁抱他，於是這好好的人就在那溫柔的擁抱裏從頭到腳都顫抖起來了。若是管家接待他，他親熱地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而且總有一些趣話，一些機心的繁辭在保母的心裏引起一種異樣的情緒。她覺得好像青春的液汁陡然又在她的血脈裏流動起來了。

實在是沒有法子可以逃脫他話的術引，聲音的咒迷，以及他在前時的魔力。王娜觀察到當他看白爾姐時，他眼裏閃着一種像貓在黑暗裏放的

光，在她的逼視的方下白爾姐變得蒼白，低下頭去，是承受一種不可抗的意志。影響一般。

他還看到了一些別的：她見過這不可思議的人有時忘機地生着，下巴倚在手上，眉上一片皺，彷彿是在眼前看見了或種可怕的幻像，以及他霎時間好像從夢中醒來，又從前一樣地有說有笑。白爾姐的父親，在他一方，觀察到，他什麼東西都知道一點，什麼東西都懂得一點，對於每件事都有一個解釋。都能了解，預知，好像他得着一切的祕密一般。他們將這些觀察告訴彼此，充滿了稀奇與驚訝。

有時他坐在白爾姐的旁邊，把她為刺繡用的洋線或絲線挽着好玩，或是把手邊頭的紙片，剪成一些奇怪的形體。這時，他一個孩子。別的時候，他談到世事，談到人們，談異國，及古代，是那樣的嚴重，有判力。他就儼然像一個富於智慧和經驗的避世的老人。

不過當他彈鋼琴時，你便祇能無抵抗地承受他意志的變化了。各種調子一經他的姑姆彈出，便樣樣燦爛那樣彩烈的韻律，使你的靈魂充滿了的快樂；但是一旦他變了調子，鋼琴就像人的聲音，嗚咽，唏噓，你的心便受了感動，眼裏便沾滿眼淚了。不過這還不算什麼；因為有時在你一點也不想動時，低而深的雷聲似乎在樂器裏隆隆；時遠時近地急奏，震動你的心，許多音調恐怖你的靈魂，在那些顫動的諧音裏，所有地下的精靈都像在用一種不可知的語言說話。

※ ※ ※ ※ ※

儘管以管家當他是魔鬼的本身，或者是一個被魔鬼憑依的人，或者至少當他是一個特別的生物，有着某種出奇的魔藥的祕密。儘管白爾妲的父親在他身上看出了一個有才力的，頭腦有一種怪癖的性格，而且，誰知道——有時他曾聽說過神秘的流汗，能吸引及拒却的潛力，支配的影響，磁力

的奇事。他雖然不過問這些的那一件，却自從他覺得他自己受這位特別的統治以後，就時常想到他們了，而亞贊安培克爾實際上便成了他的固定的意念，會神的思想，不停的注意，永恆的一事狂了。儘管白爾妲的父親及管家，受了他們自己興奮的想像的暗示，給他加上許多神奇的力量；但是我們却不要和他們一樣的錯覺，我們也不要從這種種便斷定亞贊安培克爾是超乎裁判凡人的律定之外的。

這是很清楚的；不過亞贊安培克爾到底是誰呢？

我們現在把盡我們的力量所能收集的關於他的事，寫在這裏，讓讀者自己去得他的結論。

還不過兩年以前，一乘從火車站運客到城裏——我們故事的背景——的馬車，馳得很快地離開了車站；馬車夫趕馬的那股勁，表現出乘客的倉促或重要。

這乘車子進了城，在本地最好的一家飯店門前停住了：牠所載的唯一旅客走下車，這便是亞贊安培克爾。他披着一件旅行的，襯着貴重的毛皮的大氅。飯店裏侍役們那般熱心地去接待他，表示出他們已經發現在這位旅客身上，他們可以得到一大筆酒錢。車夫向他告辭，帽子拿在手裏，轉身時，向旁觀的人掃了一眼，炫耀着左手裏的一個金幣。

這位旅客的行李，更用不着什麼旁的吩咐，轉眼就搬到飯店裏最奢華的房間裏去了。往日希臘有七個城池，互有爭有產出荷馬的榮譽，現在不止七個侍者爭着以搬亞贊安培克爾的行囊爲榮耀。他就好像一個君王進他的宮殿。

有幾天看見他一個人並且步行穿過大街遊覽有名的建築；後來又看見他一個人坐在馬車裏，帶着藝術家·哲學家，或是詩人的注意。賞鑑隣近最野而最濃艷的地方。

他的舉止很和藹，易與；不久他就交了許多朋友，他們很讚慕地談論他的特性，他的財富，以及他的學識；所以許多時他是當時的獅子，大家喜歡用的談料。得到他的交情，在男子們是一種勝利；得着他的心，在最高傲的女人那還不僅是一種勝利哩；不過亞賚安培克爾的內心不交朋友，也不戀愛，所以人家知道關於他的只有三件——他是年青，他有錢，他遊歷過世界的一半。

大家猜想他是英國人，德國人，或美國人；第一，因為他狠白，第二，因為他雖然說西班牙語像是他的國語，而在他的重音裏却帶着一種國外的味，每一個重音的解釋由他以幻想而定。

至於別的，他好像很愛天體的美麗，風景的樂趣，雖然他並沒有告訴誰。他打算住久哩還是不，事實是沒有走。無疑的他已經厭倦了飯店的生活，因為有一天他陡然買了一棟華美的住屋，便像個王子住在裏面了。這

棟大廈古老得令人生敬，有一種宮殿的莊嚴的觀瞻，牠的一角對着白爾姐的住屋。

關於亞贊安培克爾我們所曉得的就止于此了。所以我們現在知道這位神祕的亞贊安培克爾也不過是白爾姐的一個鄰居。

有天夜裏按日的拜訪了白爾姐回來，他進了屋，穿過大廳，便一個人關在他自己房裏了。不一會這宮庭的大門、樞鈕粗呀地響，便閉了，燈一盞一盞的熄了，所有的一切落在深沉的死寂裏。不過亞贊安培克爾並沒有睡着。

在房的一端，一盞燈的溫光裏，他坐着，兩肘落在棟木的棹上，他的臉龐埋在兩手裏，似乎消失在沉思裏了。而這種沉思的性質斷不是快意的，因為他眉頭上嚴峻地深鎖，表示有或種的風暴在他那光滑像小兒，蒼白像死人的前額後面怒吼着。燈的光從他的金髮反射過來，彷彿要把他的

頭圍在許多幻渺的光綫與影子裏。

經過許久的不動和沉寂，他猛力地一掌拍在棹上，叫道：

「可咒咀的金錢喲！厭人的學問喲！殘酷的經驗喲！」

於是他站了起來，像瘋人一般在房間裏上下踱着，音帶窒塞地喊道：

「信仰喲！信仰喲！懷疑在殺我！」

一會兒，他搖着他美麗的頭，放聲在一個可怕的大笑裏。

「好吧，」他說。「這是一個可怕的試驗，但是我需要這樣的試驗。」

我一定要走到墳裏去求它：好吧，那末，我就諮問它。

這時燈上的玻璃煙窗炸裂了，粉碎地落在地板上；慘淡的火焰發出一陣黑煙，滿屋裏充滿了黑影，沿着牆爬，在天花板上混合，在地板上交叉；傢具好像在動，天花板在往下沉，牆好像在向後退。

在這種光與影的魔舞之中，燈火熄了，似乎在服從一種不可見的呼

吸，那隨着來的黑暗裏一切都是死寂。

※ ※ ※ ※ ※

白爾妲家裏一定發生了或種特別的事故，因為保母似乎被一種陡然暴發的不安執着了，使她片刻也不能安坐。

帶一種自動機式的機械的行動，她來回地，上下地，出進地走着。這是一種神經的打擊，一時使這位管家對於家政的活動，分外加倍。陡然地，她可以站着，食指按在上唇上，一動也不動，她就好像在尋求或種種秘的解釋，或是在尋求某種謎的鎖鑰，作出動人的雄辯的姿勢，那就是說，在姿勢裏面思索。

不過我們看見的她這種內心興奮的原因，並不是一種驚人的。因為在這一切裏，明明地有着類似快樂的東西，一種隱匿的快樂，不願她在那種不安及姿勢裏看得出。在我們這可憐的人性中，喜與哀，常常在同一的徵

候下現出牠們自己；一件喜音使我們興奮，和惡噩一樣。

這且不必管牠，靠得住的就是這位管家似乎被某種在她心裏來回的隱匿的思索所震動了，不耐煩地等着某種事情，因為她時時悄悄地站着，伸着頸子，傾聽。

陡然門鈴響了兩次；慢慢地，審慎地，在這保母的身上發生了一種電震的反應。她把手裏的家用麻布丟在地下，推翻了當路的一兩把椅子，撕破了一幅阻礙她進行的門幔，像風暴一般，一掙眼留下一遍荒蕪及破壞。

她拉動開門的繩子，拉得那般猛力，以致門跳得大開，讓白爾妲的父親進來，他蹣跚地走進來，倚着杖，好像活力漸失的人一般。進來以後，舉起眼來，帶一種憂鬱的失望，在梯頂他看見了管家，她好像要告訴他什麼事似的，急動地姿勢，舞動膀子，像信號機的機件一般。但是這好人一點也不懂得他這種電報式的語言，他站在梯子底下，想明白管家在上頭與

奮地做的一些信號的意義。不過，他對於這種的考察，自然是不靈巧的，素來不活躍的想像，這時候便癱瘓了。最後，他聳了一聳肩，表示一種退縮，忍耐的失望，好像說：「你要對我說什麼？『管家疊着手膀，搖了三次頭；意思是：『笨伯！笨伯！笨伯！』這好人在這三倍的責備下，低着頭，起首上樓梯了。保母王娜在上面等着他，也不顧什麼禮貌的，她牽住他的手，走進他的房間；在那兒斷定沒有人聽得見她的話以後，她把嘴緊對着白爾坦父親的耳朵，用一種神祕的聲音，帶一種深沉祕密的樣子，對他說：

「他要走了！」

「他要走了！」白爾坦的父親重複地說，深深地嘆出一口氣。

「是的，」她加了一句；「我們就要自由了。」

「自由了！」這位好人重複說，不住地搖着頭。接着他就問：

「他要到那兒去了？」

「他要去得很遠，」保母答。「的確的確的。他要去得很遠，到某地方，我不曉得是在那兒，在地的那端。這是一種陡然的旅行。」

這好人又沮喪地嘆息：保母王娜驚訝地望着他說：

「誰都會猜想我剛才報給你的是一件惡噩耗。難道那人能把你迷到了這個地步——」

「是的，」他打斷她的話，「要曉得他去決不是一人去；他一定把白爾姐帶着一路，那時我們將要怎樣啊？」

「絕沒有那樣的事，」王娜答。「他一個人走——完全一個人。」

「那便愈糟了，」這父親說，「那時，白爾姐將要怎樣呢？」

「不怎樣，」保母說。「不見便不想。不在眼前的便忘了；死的便葬了。世界就是這樣。白爾姐知道一切；她親口對我講過，而她是極端的安

穩，冷靜。她向他道別的時候，絕不要任何紀念物品。」

當她說道最後的一個字，掉頭時，看見了亞贊安培克爾，忍不住湧到口邊的一聲叫喊，他剛進來——亞贊安培克爾；他本人比平常蒼白多了，穿着一身華麗的旅行衣。他的眼中閃着異光，半憂愁半嘲弄的微笑彎在他的唇上。

他求他們千萬原諒他這種使他們驚訝說是沒有預料到的環境逼得他不能不在紐約走一趟，那裏有要事，緊急地招他，不過他會很快地回來。

「我現在要走了，」他收尾說；「却把我的心存留在這兒，我就會爲牠回來。」

說這話的時候，他那樣深情地擁抱着白爾姐的父親，使這好好的人深深地感動了，同時保母王娜，被這無雙的人的聲音和當面所支配，覺得一兩點淚珠湧到眼裏了，她即刻用護胸的衣角揩去。

亞賢安培克爾把手放在她的肩上，一隻她覺得顫動的手，她也顫抖了，當他聽到他說：

「唉！世界就是這樣，唉！好，我們且看吧。」

於是他離開了房間，父親同保母機械式的跟着他。

白爾姐出來會面他們，她的手找着亞賢安培克爾的，於是彼此握着手有許久。

「你回來得很快嗎？」白爾姐聲音溫和而顫戰地問。

「很快的。」他答。

「幾時？」她問。

「很快的。」培克爾重複地說。「若是你等我，你的心會告訴我我的歸期了。」

「我終身等着你，」白爾姐聲音窒息地說，不過眼裏沒有一點眼淚。

他們放了手，亞贊安匆匆地走梯邊，急促地跑下梯，一會兒他們就聽見帶他走的車聲了。

白爾姐給她父親一個溫良的微笑，轉身跑到她自己房裏把門關起來了。

當車輪的聲音像要死的雷聲消逝在遠方以後，管家給自己畫十字，說！

「他確走了，現在我們可以自由呼吸了。」

* * * * *

足見得保母王娜深知人心，至少是白爾姐的，因為自亞贊安培克爾去紐約已經三月了，她不會有一次能夠趁她不備時看見她流過一點眼淚，對於這少女她是處在爲母的地位了。這就見得白爾姐對於他的遠離并不悲傷。

是的，在這三個月的別離中，收到了從紐約來的一封信，信中亞贊安培克爾寫了一切在情形下所說的話，這是一封簡單，溫柔而誠懇的信，不像是從三千里外寄來的；在大洋的那邊最熱烈，最深沉的愛情往往破滅了。是的，這封信即時就回了，負着期待與希望橫過了海的洶湧的淒寂。

也是的，白爾姐把亞贊安培克爾的信細心地藏起像寶貝一般。是的，她在鋼琴前一坐幾個鐘頭，手指在鍵子上急馳，彈着亞贊安培克爾愛彈的調子，他親手教給她的調子。不過除此以外，白爾姐過着和別的少女一樣；牠的食量很好，睡得有幸福的心情的靜。每天還是照常地坐在梳妝台前，很采烈地打扮她自己。許多粗率的癖氣變柔和了：說話極盡她生性的活潑，最後，她從沒有提過亞贊安培克爾的名字。

她的父親以及她的保母看着這一切，推想這是那旅客在白爾姐的心中沒有留下痕跡的結果，不過有一件恐怕攪擾他們——恐怕他會回來。

像這樣一月又過了，對於亞贊安培克爾的記憶漸漸消失了；若是有時提起他的名字，便像是夢的記憶的一個。

却是，這種夢有時也呈現出迫切的實體的現象。他許會同的，無疑的他不曾立意在外面永留；他前次的告別并不是永遠的。固然他是在三千里外的彼岸，那就是，在紐約，在地球的那面，更不在另一世界，而他的屋却在他們的對門，開放着，被僕役們照管得一如他未走以先的奢侈華麗；他們的房子好像是一坐等着牠主人歸來的迷宮；其中一切處置的次序及細心，就是表示，僕役知道他們的主人是什麼時候却會陡然回來的。洋台上的植物伸展牠們的枝椏，充滿生氣，像是亞贊安培克爾親手培植的一樣。

白爾姐的父親同管家在這屋看出一種永恆的威脅；這就是說，在他們，這便是亞贊安培克爾的影子；不過時光一天一天地過去，這旅客終沒

有回來。

春來了，炫耀於南部的豐茂的花草都怒放起來；而就在南部的中間使是我們的故事的所在地。一切的東西披上了最美麗，最歡樂的外貌，靈魂也感到希望行將現實的一種模糊的快樂。

白爾姐分享了大自然的這種美麗的甦生，也很可以說，她每一點的美都得了一點新的斌媚；她的眼像大些，眼光像溫和些，平靜些，深沉些；她的兩頰鮮潤些，柔和些，紅些；她的微笑，更溫存，更天真，更動人了。她的身體有了一種崇高的自然，便使她的動作豐艷穩定。而青春好像費了大勁在給她的美貌最後潤色時便成就一件傑作。她是在她的美麗的最燦爛中了。

與這相反的，有一天早晨亞費安培克爾的宮殿像墓地一樣的幽暗；低垂的簾子，緊閉的庭門，給它以荒涼的景象；深沉的死寂統治了這裏面，

然而亞贊安培克爾的宮裏還是住得有人。

在大廳裏，司閻者的身子現得好像一個幽靈；他完全穿的是黑衣。家中所有的僕人也都是穿的孝衣，他們的臉上表現着悲慟。

什麼事發生了呢？

發生的事情就是亞贊安培克爾在紐約陡然發肺炎死了。噩耗傳佈特有的快，這消息遍了全城，也傳到白爾妲的家裏了。起初似乎亞贊安培克爾的死是不信的，好像覺得這個人的生命不該如常人一樣地遭受這種不測。但是噩耗是證實了，牠們是必須相信的。加之，宮中的景象也證明了這消息的真實。消息是隨着一封紐約來的黑邊的信來的，有威爾遜公司經理的署名，因為在這公司裏面亞贊安培克爾有一大筆存款。

白爾妲的父親同這管家彼此愕然相望，彼此很着重的說：

「他死了啊！」

「他死了啊！」

白爾妲，死一樣的慘白，趁他們說話不吩咐進來了，陰沉的聲音說：

「是的，他是在紐約死了，却活在我的心裏。」

于是轉身就跑到她自己房裏坐在窗下，從這兒望宮中的洋台。各種花草，受着春風的激蕩，都朝白爾妲這方倒着，似乎在給她一種抑鬱的招呼。她無淚地望着牠們。有有她臉上極端的蒼白，唇上輕微的顫動表示了她使她靈魂苦痛的悲哀。

陡然，一隻白蝶在宮中的迴旋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的眼睛盲然地追隨着牠，而這隻蝴蝶，似乎是受了白爾妲視線的吸收，繞着縱情的迴旋，離開了洋台，迅速地飛到白爾的窗前，進屋裏了。

不由己的，白爾妲伸手去捉牠，但是這蝴蝶在她的雙手中竄出，迅速地，無聲地繞着她的頭部迴旋，在她的眉際形成了一圈白光，時隱時現的

像一串閃電一樣。蝶翅在白爾姐頭上放的光輝，好似曙光初上的燦爛。最後，從她的眼前飛去，她看見她在洋台上的花間踴躍，以後就在她的視線下不見了；好像是消逝在空中了。她的眼睛帶一種難以描寫的熱望尋求牠，但是，無效啊；她再也看不見牠了。

她緊握着手，兩串大的淚珠湧上她的眼來，滾下她的頰上了。

第二天，管家進白姐的房間的時候，看見了一個影子映在她牀頭間的牆上，這影子在這保母細看時，却變成一個人頭的形像了。

這就是亞贊安培克爾的頭，就是他的，那蒼白的前額，那逼人的視線，那甜蜜，憂悶，冷嘲混在一起的微笑。

這管家嚇昏了，給她自己畫十字，像着了魔一樣地急忙跑進房去了。

※ ※ ※ ※ ※

亞贊安培克爾之死；給白爾姐的心一個可怕的蹂躪。她並不時常歎息

流淚，給周圍的人不安；她也不時常說出說出她悲哀的深度；恰恰相反，她將她的憂愁藏在她自己的胸中，把眼淚吞到肚裏，止住她的嘆息。悶住無益的抱怨；從此亞賢安培克爾的名字再也從她的嘴中聽不見了。

若不是她的眼中藏着深憂的影子，若不是她頰上的蒼白如葬時的黑紗一樣蓋住了她青春的美貌，若不是她空洞的聲音啓不了她心的深沉的孤寂，人家一定以為她是很會自慰的。有時她對父親微笑，在這微笑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苦痛。眼看着她消瘦下去了，像一盞將息的燈光。像一個守財奴，她將她的憂愁藏在她的心底，好像怕被人奪去了一樣。

她的父親同她的保母看着她日漸瘦弱，看着她凋零，他們看着她在死，沒有力量制止這永遠的，無聲的，不可安慰的憂愁的蹂躪，這便慢慢地把她的青春，她的生命蠶食了；他們咒咀亞賢安培克爾的名字，同時他們又願意犧牲他們的生命把她弄活；不過死神不肯吐出他的捕獲品喲！他

們祇有一線的希望、最後的希望——時間。

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對於亞賢安培克爾的記憶，像慢性毒一樣，漸漸地消耗了白爾姐的生命。

一切的事都作過了：曾把人間一切的快樂圍繞他；最合式的求婚者來求過他的答願，年青，美貌，錢財，都彼此爭她的愛情，而她的憂愁仍然是不可接近的存留着；各種的試驗她都受過了，而終不能把亞賢安培克爾的魔影從她的靈魂裏拔去，醫藥的技能也算求過了，科學已竭了牠的能力而終歸無效，因為白爾姐患的病是不能治的。

保母堅信亞賢安培克爾纏着她了，，她在她的血液裏撒遍了迷魂的魔符。是可以往者強烈的愛不因離別而死，但是却沒有愛可以滂到死後，所以白爾姐是被蠱惑了。

她父親祇有一個思想，這樣說的：他走了，帶着一路走了；總之，他

有回來。

春來了，炫耀於南部的豐茂的花草都怒放起來，而就在南部的中間便是我們的故事的所在地。一切的東西披上了最美麗，最歡樂的外貌，靈魂也感到希望將現實的一種模糊的快樂。

白爾姐分享了大自然的這種美麗的甦生，也很可以說，她每一點的美都得了一點新的嫵媚；她的眼像大些，眼光像溫和些，平靜些，深沉些；她的兩頰鮮闊些，柔和些，紅些；她的微笑，更溫存，更天真，更動人了。她的身體有了一種崇高的自然，便使她的動作豐艷穩定。而青春好像費了大勁在給她的美貌最後潤色時便成就一件傑作。她是在她的美麗的最燦爛中了。

與這相反的，有一天早晨亞賢安培克爾的宮殿像墓地一樣的幽暗；低垂的簾子，緊閉的庭門，給它以荒涼的景象；深沉的死寂統治了這裏面，

然而亞贊安培克爾的宮裏還是住得有人。

在大廳裏，司閽者的身子現得好像一個幽靈；他完全穿的是黑衣。家中所有的僕人也都是穿的孝衣，他們的臉上表現着悲慟。

什麼事發生了呢？

發生的事情就是亞贊安培克爾在紐約陡然發肺炎死了。噩耗傳佈特有的快，這消息遍了全城，也傳到白爾妲的家裏了。起初似乎亞贊安培克爾的死是不信的，好像覺得這個人的生命不該如常人一樣地遭受這種不測。但是噩耗是證實了，牠們是必須相信的。加之，宮中的景象也證明了這消息的真實。消息是隨着一封紐約來的黑邊的信來的，有威爾遜公司經理的署名，因為在這公司裏面亞贊安培克爾有一大筆存款。

白爾妲的父親同這管家彼此愕然相望，彼此很着重的說：

「他死了啊！」

「他死了啊！」

白爾姐，死一樣的慘白，趁他們說話不吩咐進來了，陰沉的聲音說：

「是的，他是在紐約死了，却活在我的心裏。」

于是轉身就跑到她自己房裏坐在窗下，從這兒望宮中的洋台。各種花草，受着春風的激蕩，都朝白爾姐這方倒着，似乎在給她一種抑鬱的招呼。她無淚地望着牠們。有有她臉上極端的蒼白，唇上輕微的顫動表示了她使她靈魂苦痛的悲哀。

陡然，一隻白蝶在宮中的迴旋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的眼睛盲然地追隨着牠，而這隻蝴蝶，似乎是受了白爾姐視線的吸收，繞着縱情的迴旋，離開了洋台，迅速地飛到白爾的窗前，進屋裏了。

不由自主的，白爾姐伸手去捉牠，但是這蝴蝶在她的雙手中竄出，迅速地，無聲地繞着她的頭部迴旋，在她的眉際形成了一圈白光，時隱時現的

像一串閃電一樣。蝶翅在白爾姐頭上放的光輝，好似曙光初上的燦爛。最後，從她的眼前飛去，她看見她在洋台上的花間踟躕，以後就在她的視線下不見了，好像是消逝在空中了。她的眼睛帶一種難以描寫的熱望尋求牠，但是，無效啊；她再也看不見牠了。

她緊握着手，兩串大的淚珠湧上她的眼來，滾下她的頰上了。

第二天，管家進白姐的房間的時候，看見了一個影子映在她牀頭間的牆上，這影子在這保母細看時，却變成一個人頭的形像了。

這就是亞贊安培克爾的頭，就是他的，那蒼白的前額，那逼人的視線，那甜蜜，憂悶，冷嘲混在一起的微笑。

這管家嚇昏了，給她自己畫十字，像着了魔一樣地急忙跑進房去了。

※ ※ ※ ※ ※

亞贊安培克爾之死；給白爾姐的心一個可怕的蹂躪。她並不時常歎息

流淚，給周圍的人不安；她也不時常說出說出她悲哀的深度；恰恰相反，她將她的憂愁藏在她自己的胸中，把眼淚吞到肚裏，止住她的嘆息 悶住無益的抱怨；從此亞贊安培克爾的名字再也從她的嘴中聽不見了。

若不是她的眼中藏着深憂的影子，若不是她頰上的蒼白如葬時的黑紗一樣蓋住了她青春的美貌，若不是她空洞的聲音啓不了她心的深沉的孤寂，人家一定以為她是很會自慰的。有時她對父親微笑，在這微笑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苦痛。眼看着她消瘦下去了，像一盞將息的燈光。像一個守財奴，她將她的憂愁藏在她的心底，好像怕被人奪去了一樣。

她的父親同她的保母看着她日漸瘦弱，看着她凋零，他們看着她在死，沒有力量制止這永遠的，無聲的，不可安慰的憂愁的蹂躪，這便慢慢地把她的青春，她的生命蠶食了；他們咒咀亞贊安培克爾的名字，同時他們又願意犧牲他們的生命把她弄活；不過死神不肯吐出他的捕獲品喲！他

們祇有一線的希望、最後的希望——時間。

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對於亞贊安培克爾的記憶，像慢性毒一樣，漸漸地消耗了白爾姐的生命。

一切的事都作過了：曾把人間一切的快樂圍繞他；最合式的求婚者來求過他的眷顧，年青，美貌，錢財，都彼此爭她的愛情，而她的憂愁仍然是不可接近的存留着；各種的試驗她都受過了，而終不能把亞贊安培克爾的魔影從她的靈魂裏拔去，醫藥的技能也算求過了，科學已踢了牠的能力而終歸無效，因為白爾姐患的病是不能治的。

保母堅信亞贊安培克爾纏着她了；，她在她的血液裏撒遍了迷魂的魔符。是可以往者強烈的愛不因離別而死，但是却沒有愛可以活到死後，所以白爾姐是被蠱惑了。

她父親祇有一個思想，這樣說的：他走了，帶着一路走了；總之，他

是把她帶着一路走了。」

不過仍然還有一種救濟的方法——寂靜田園，與自然。誰能說呢！鄉裏的歌或許能在她的心中喚起一些新的感情，新的希望；水聲的潺潺，鳥雀的歌唱，林間的陰蔭——爲什麼不能呢？大凡人類的悲哀，不管是幾大，沒有不在窮蹙的偉大之前消滅的。

離城不遠的地方，白爾姐的父親有一座別墅，牠的白牆紅瓦，可以從牠周圍的樹中看見。再沒有比這個地方更美的了。右邊有山，左邊就是平原；前面是海，一直伸展到天邊；再也不需要什麼來補足這種畫境了。山坡上的一座古廟的廢墟，可以從別墅裏看見。

白爾姐沒有反對，因爲她覺得住在城裏或是鄉間都不發生關係；她祇有一項慾望，要把鋼琴帶在一路，好像當它是一個親愛的朋友，一個唯一的信託；於是全家就搬進別墅，在那裏安置下了。

白爾姐親自佈置了一間房預備她在別墅裏住。這房間向花園，給她作臥室及梳妝兩用。她的牀上面，掛着一張美麗的生像一般大的人頭照片。這就是亞贊安培克爾的蒼白的，光滑的容髮，大而藍的眼睛，美麗的金黃的髮髻——亞贊安培克爾的頭照得極好，是她親自給他描了色的。

講到鋼琴沒有一個安放的位置可以使白爾姐歡喜，在別墅裏面祇有一間公用室，就是客廳，有時也當飯堂。她正在猶豫是臥室裏，還是客廳裏好，她偶然有一個意思，要把牠安在葡萄藤同金銀花覆蓋着的一間小亭裏面，這小亭是在花園的一角，會當作栽花的暖室用的。這意思似乎很如願，想起時，她微微地笑了，於是鋼琴就放在小亭裏了，像籠中的一隻鳥兒。

白爾姐定是給行程疲乏了，因為她很早就進了房，保母讓她睡了。她會睡着嗎？我們不能說；不過在黎明時那巢在園中的羣鳥的歌唱、吵她起

來了。她打開窗扉，一羣雀子都駭得飛了，飛到那鍍着晨光的樹梢裏躲着。不久，其中最胆大的又轉身到她的窗前跳躍了，帶着一種勇敢的熟悉望着白爾姐，好像看她是它們的舊友。窗台上撒了幾粒麥子，一此麵包屑，漸漸引來一些很胆小的，終於變熟悉起來了。不錯，極輕微地一動可以駭得它們冒險的飛走，但是不一刻它們恢復了它們失去的信任，又回來很快活地在窗戶的鐵槩上跳躍了。

白爾姐看着它們，看的時候，微微地笑了；幾天之後，她引得它們完全信任的在屋裏飛出飛進。當她在花園中間，以及別墅的菩提夾道中單獨散步時，它們跟着它，由樹飛到樹。每天早晨她在這小亭裏混幾個鐘頭，小鳥們也跟來，它們歡樂的歌唱同鋼琴哀抑的調子混在一起；但是小鳥們的狂歡沒有力量減輕白爾姐深沉的悲傷；她心中惟一的念頭仍然還是亞賢安——亞賢安培克爾。

這從不離她口的名字，她親手寫的到處都是，在花園的圍牆上，在樹幹上，甚至覆蓋那亭子的葡萄藤上，支子是那樣編着的也可以看出亞賢安培克爾的字樣。這名字到處都可以遇見，像一個永恆記憶的無言的迴響。

在早晨，白爾姐的面貌似乎生動些，兩頰有時還現着玫瑰的顏色；但是日暮的時候，這種暫時的生動消沉下去了，好像她生命中的太陽也快落土了。

她坐在窗前，默察落日的餘輝照着的浮雲。謔料已經無效的說盡了的王娜陪她一起。一種陡來的光在白爾姐頭上飛舞了一刻，迅速地在它周圍繞圈之後就不見了。

「你看見了嗎？」白爾姐喊道。

「看見了，」保母答，「是一隻想落在你頭上的白蝶。」

「怎樣哩？」白爾姐問。

「白蝶，」保母說，「是好運的表徵；它們總是帶好消息來的。」

「是的，」白爾姐答，「癱瘓地壓着保母的手。」那就是我的白蝶，這次它決不會欺我了。亞賢安就要來了——是的，他就要爲我而來；這就是它來告訴我的——我是在等着牠哩。

保母睜大了眼望了她一陣；落日照在白爾姐的臉上發出異光，而這位可憐的婦人，不忍看着這病女眼中燃燒着的眼光，低着頭，捏着手，對白已說：

「我的天父啊！她已經瘋了！」

* * * * *

想到白爾姐已給失了她的理性，使管家神經錯亂了。她一個人躲在屋裏最遠的一角去哭。她不能單獨的担負這樣可怕的一個祕密，但是給誰密告這件事哩？怎樣可以殘酷地刺她父親的心理！去告訴他白爾姐瘋了就是

殺他。這好人溺愛的看守他的女兒，但是愛得本身閉了他的眼，使他看不出她的瘋狂。

而管家變得一天一天地更相信這可怕的不幸是事實了。夜間她許多次偷着起來，到熟睡的少女的床前，聽她平靜的呼吸。在她的習慣上，行動上，言語上，都沒有特別的變化，可以作她心境遊移的明證。實在的；不過她在等着亞賢安培克爾，并且說他一定會回來，管家勸過她許多次，說這是癡，都歸無效，因為白爾姐不是生氣，叫她不要作聲，便是對於她的辯語帶侮蔑的冷笑。未必還不是瘋嗎？

管家陡然失膳失眠了；她避開白爾姐的父親，因為她不相信自己能將胸中蘊藏的秘密緊守住。這同一的思想在她的胸中像磨一樣地轉動。似乎白爾姐的瘋也就要使這保母失掉理性了。

有一天晚上，她展轉的睡不着，想像裏充滿了可怕的精靈。在黑暗

中，她看見許多臉面時進時退，或哭或笑，或隱或現，而在她眼前舞蹈的這許多臉面，雖然樣子有些古怪，與亞贊安培克爾的頭都有一些魔氣的相同點。這保母駭着了，閉着眼想可以不見牠們，但是仍然繼續看見牠們。

她想她是在夢魔的勢力之下，她用力在床上坐了起來。陡然地她聽到遠遠的一陣甜蜜音樂，一種神祕的旋律，牠的音調消逝在微風之中。

她留意傾聽，一會兒她明白這音樂是從鋼琴來的；於是她跳下牀，叫道：

「白爾姐！白爾姐！」

她開始很快地穿衣服，在黑暗中摸索她的東西，一面着，一面說，聲音帶着怒意：

「一個，在那亭子裏，這個時候！我的心肝，你瘋了呀！」

她所看見的一切幻影都消逝了，她什麼也沒有看見，祇聽見那遙遠的

琴聲打破了夜間的沉寂。

走進大廳，她摸索到白爾妲的房間。她輕輕地推進門去，門無聲響的開了，一點朦朧得黃昏的餘暈的燈光接着她的眼簾。這是一盞夜燈的光，無力地在瓷瓶裏燃着。

她第一眼是看到牀上，在這朦朧的光中，呈顯於她眼前的祇有一個無輪廓的東西；但是一忽兒，她看見牀是空的。

她想拿那點在屋角的一盞燈照路，到亭子裏去，但是同時她感到一陣青冷潮濕的空氣輕輕地吹到她的臉上。

她將臉轉向微風所自來的方向，看到窗戶大開着，而外面一切都是深沉的黑暗。

充滿了難以描寫的驚訝，不願相信她親眼見的證據，她看見的似乎是一個人形靜站在窗前，他的手緊握着，他的前額落在窗架上。

她出了一身像死一般的冷汗；若不是不能，她一定戰慄起來了；她想叫喊，但是她的聲音到喉管裏就止了；她想跑，但是她的腳緊貼在地上，拒絕將她帶走。

她的眼睛設着，嘴張着，恐怖排在她的面上，她站在那裏好像呆了，沒有站直她或倒下去的力量。

實在說，她也有點害怕的理由。

在她眼前站着白爾姐，不動地靠在窗戶上，很注意地痛飲那時如瀉流一般奔來的鋼琴聲。

那末，彈出這神祕的音樂衝破這夜間死寂的人不是白爾姐了。

到底是一隻什麼不可知的手，不可見的手，在這沉寂之中，夜氣荒涼的裏面，從鋼琴的諧音上引出那種聲響呀！眼見的是真的麼！耳聽的是真的麼！還是一場惡夢的錯覺呢！

還不止此：因為這受驚的保母的記憶，帶一種祕密的抖戰，迴想起了現在縈繞於她耳際的種種旋律。是的；從鋼琴裏發出的聲音，像隆隆的雷吼，而有時又是清越的調子，時近時遠，使你驚心動魄。從這顫動的諧音上，似乎別一世界的精靈都在用一種不可知的語言在講話。

要不是白爾姐看見了她，我真不曉得這位管家要那裏不聲不動地站好久。

看見她的保母站在那裏，她一點也不驚奇。她走上前去握住她的手，輕輕地搖着她說：

「你看見了嗎？——你聽見了嗎？——是亞贊安哩——亞贊爲我而來了；那個白蝶並沒有騙我。」

管家這時才清醒了過來，把手伸出去擦她的眼睛。

「我曉得他一定來的，」白爾姐繼續說；「我每天都在等他。」

這位保母，好像賣了很大的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你聽到了那些從鋼琴裏發出的嘆聲嗎？」白爾姐說。「那是他；他在叫我；你既然在這裏，就伴我一道去會他吧。」

她說話的時候，就把燈拿在手裏，她又加上一句：

「跟我來。」

保母像幽靈一般地跟着她。

她們進了花園，朝那亭子走去。燈蒼白的光照在白爾姐的臉上，洒在燈四周的一種飄渺的光線將四圍的黑暗更襯托得濃厚了。

保母覺得自己被白爾姐拖着一路的；她機械地走着；一種比她恐怖更強的力量逼迫着她。

就這樣她們過了花園，到了亭子的門前。白爾姐就在那兒站住了，輕輕地叫道：

「亞發安！」

但對她的呼喚並沒有回音。

於是他們就進了亭子。

王娜扶着白爾姐以防着倒，閉着眼睛。

亭子被燈光一照，裏面的淒涼似乎被這不意的拜訪驚慌了；鋼琴是敲着的，無聲。

「沒有人哪！」白爾姐驚喊道，嘆着氣。

「沒有人」王娜重復說，睜開眼。

情形就這樣；亭子裏是空的。

※ ※ ※ ※ ※

無疑這是白爾姐的鋼琴具一種特異的質料，不需人手的觸動就可以發音。既然是這樣，這奇特的樂器一定就是一個成功的音樂家，因為牠奏演

時有偉大藝術家特有的技能。

但是既然保母王娜不能信一個鋼琴會不要人彈牠的鍵子而自會發音，所以她斷定在這件怪事裏是有一隻不可見的鬼手在那裏彈奏。

這種設想也未盡然，因為鬼沒有手早已充分地證明了。但是這保母并不分辨這些，她深信是亞釐安培克爾的魂在這別墅裏飄遊。或者是被定了永遠折磨的罪，所以死了還是以折磨生者為快樂。

而這真是一種魔鬼的快樂，因為這夜曲每夜都奏着，闔家都不能安眠；當他們趕到亭子裏去的時候，琴聲就止了；他們進去後也找不着一個人。他們發覺了白爾姐在早晨所彈的調子，鋼琴便在晚上重演起來了。

王娜受着不斷的恐怖的打擊；家裏不得片刻安靜。白爾姐的父親解釋不了這個中的神祕，意志變得非常不清，心就被陡然來的驚惶襲擊。白天頗能沖散他們這些不甯的意志，他們幻想到他們是空幻的錯覺的犧牲物，

于是又聳起勇氣，他們定下計劃要探出這怕人的神祕。

他們中間最勇敢的人預備躲在亭子裏，暗地等着那時候到；用這種法子，他們預備發現是什麼指拇在那鋼琴上彈出聲音。

是這樣決定了，他們靜等着天黑；但是趕到了那個時候，最有勇氣的却又怕了。空氣之中散滿着可怕的陰影，沉寂之中充滿着神祕的聲音，沒有一個人敢離開這屋裏了。他們每夜總是不能安枕，那主有他們的恐怖好像將夜間變得非常之長。

至於白爾姐在另一面，覺得白晝太長，她很焦灼的等着天黑。

有個下午，她提議要去遊那古廟的廢墟，表示那樣要去的熱心，使你際永許她外，更無旁法。她的父親同保母決定陪她去，於是三人出發了。

別墅與寺院的距離并不遠，不過他們走得慢。在羊腸的小道中廢墟陡然在一個山後不見了。好像大地將牠們吞了一般；再向前走了幾步，他們

又現出來了；於是遊客就在這廢墟的走廊之前站住了。

從這處可以默想到廢牆，破屋，坍了的天花板，以及在那石中的孤寂的廢墟裏所長的花。祇有那支持禮拜堂圓頂的環拱還在反抗着時間的侵蝕的勢力。

保母這時很想回別墅去，白爾姐的父親也無心再向前走；不過白爾姐還是往那荒廢的廊裏走，他們祇得跟上去。

她朝禮拜堂裏走去，經過那些每刻都可以落下來打碎她的朽了的環拱，走到形似這寺院的中心地方了；因為那殘留下的牆壁，同那破碎而不牢的方柱，指出了四條路，它們的柱端連合着形成了一塊方地，這兒大概是道院了，因為在這中間有許多乾枯的水池的遺跡。

這裏白爾姐在一塊埋在塵土裏的飛簾上坐下。在這種荒境裏她似乎很高興。她的父親同她的保母，滿臉的恐怖地跟着她一路；他們聽見了禮拜

中的足音；王娜還看了一個影子晃了過去；怎樣在那裏，她不知道，不過她確定她會看過。

白爾姐微笑了，說：

「足音同影子麼？很好；足音與影子何能危害我們？或者那就是亞贅安培克爾的脚步在追隨我們：那就是陪我們一路的他的影子。有什麼稀奇呢？你們未必不曉得我把他帶在我心裏嗎？你們未必不曉得我總在等他嗎？」

聽到亞贅安培克爾的名字，白爾姐的父親同保母戰慄了。

「是的，我的孩子，」前者說，「我們離別墅還很遠哩，太陽快落了——天快黑了。」

「是的，是的，」王娜說，「我們回去吧。」

白爾姐親愛地將她父親拉到她跟前，說：

「親愛的父親 我並沒有瘋。王娜，我並沒有瘋。亞贊安他答應我一定回來的。我正等着他，爲什麼這算瘋呢？我曉得我使你們心憂，不過我并不願你們心憂。我跪着求過無數次的上帝，請他把他的影子從我的心中拔出，把他的記憶從我意中收去；但是那照臨萬物的上帝，明察秋毫的上帝，不願這樣做啊，爲什麼呢？祇有他知道。」

這位父親眼裏充滿了眼淚，保母把她的臉隱在手中，藉以止住那已經湧到喉管的嗚咽。

白爾姐繼續說：

「是的，天快黑了。不過我太疲倦。我們再等一會兒吧。」
他們既沒有話答復她，也不能說什麼，因爲他們的聲音不濟了。

三人沉默着。

陡然他們帶着一種難以形容的憂慮彼此看着，因爲他們聽見了一聲嘆

息，一聲人的嘆息，好像是自圍繞於他們周遭的廢墟中發出。

怕是風吹過破牆的光處發出的嗚咽吧？

白爾姐站起，大聲喊了兩次：

「亞賢安！亞賢安！」

她的聲音被風帶走了，消逝在遠處。但是在最後的一聲消逝以前，在廢墟之中，另一種聲音回響着：

「白爾姐！白爾姐！」

斜日剛落，暮影聚攏來，像是從廢墟裏面跳了出來了，將破柱同破牆都懸住了。

在走廊的一角，出現了一個移動着的影子。這影子慢慢地向前走着，一直走到院子的中心，那兒的一些無用的水他可以看見。牠就在那兒止住了，用一種柔和的聲音說：

「是我呀，白爾姐；是我。」

「他嚇——」她喊，兩膝伸在空中。

王娜駭得叫了一聲，盡全身的力將白爾姐抓住；父親想站了起來；但是，支持不住了，雙膝跪在他女兒旁邊。

* * * * *

他們實在不能否認聽見的證明了。不管這奇事的隱因是什麼，不管這神祕的暗鑰是什麼，那出發在走廊之一角的影子，確是亞賢安培克爾的真影，親身。白爾姐，白爾姐的父親，以及保母的驚駭都不能不相信這事實了。

他的美麗的髮鬚，蒼白的面龐，他身裁的輪廓，他的風度，他的掃視，他的聲音——一切都排在白爾姐，白爾姐的父親，以及保母的驚奇的眼前了。

那，難道這是他們不安定的感官幻想出的嗎？到底是腦中的幻想呢，還是事實呢？未必三人同時起了同樣的錯覺？他們三人固定的思縷白來都是亞齊安培克爾——而官覺是時常冒充我們幻想的事實的。他們的心境，地位，時間——以及那空氣發出的騙人的響聲；在這薄暮時候明與暗的混合裏，便在曠野裏充斥了許多奇異的幻象。在那些遺跡裏面，開始形成了許多幻影，牠們似乎都在移動，在夜陰的深聚裏，白爾妲，她的父親，以及保母很可以相信他們是在一個被他們引出來的幽靈之前了。

不過事實是這樣，那個影子，不但不消滅，不但不變形，如腦海中幻想所遭遇的一樣，却在他們的眼前擺着牠接近這人羣的距離。現在更明顯的形態，更正確的輪廓。

到了他們跟前，他輕輕地握着白爾妲遞給他的手。他的眼中閃着極大的勝利之光。

「是我呀，」他說，帶一種感動的聲音。「我，亞贊安培克爾。我并不是墓中起來的鬼。」

白爾姐覺得她漸漸無力了，不得不坐下；於是亞贊安培克爾繼續說：

「饒恕我吧。我把你的心作了一種可怕的試驗，但是我精神上的懷疑是更可怕。這人世把我的精神裏充滿了可怕的疑惑，我想測量你的愛的深度。現在牠已經戰勝了分別，戰勝了死。你對於我的愛情不是一種暫時的興致；你沒有欺騙你自己，當你對我發下那永久相愛的誓。我之所以離愛你，爲的是要觀察你，我之所以做死，爲的是要懂得你。我到處跟着你；我一刻都沒有離開過你。我親愛的白爾姐！我活的時候，你等着我，我死了，你也是等着我。若是你等我的時候，我說，你的心會告訴我我的歸期，你看，現在我已經回來了。我爲你感到無限的溫情，這過可怕的懷疑蠶食了我的心。怕是我的金錢花了你的眼吧？寬恕我吧，白爾姐。一點致

命的學問凍僵了我靈魂裏的信仰；我懷疑所有的一切，並且懷疑你的心！
——我會懷疑過你。」

白爾姐捏着自己的手，翻眼望着天，哀慟地叫喊：

——「我的上帝嘯！多殘酷的不公道呀！」

「是的呀！」亞贊安培克爾噴出道；「殘酷的不公道！不過你醫活了我的心了；你已經把我的靈魂帶到我的生命裏來了。」

「唉！」白爾姐說，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胸間，「假若太遲哩！」

於是轉身對她父親以及保母講：

「我覺得很冷；我們回別墅去吧。」她靠在亞贊安培克爾的膀子上，領着路。

她的父親同保母都默默地跟着她。這好人什麼事都明白了，不過這位可憐的婦人什麼也不明白。

那夜晚在別墅裏經過的一切自不必講了；那是一夜的疼痛，震動，苦楚。並且必需進城去請內科醫生：爲什麼？因爲白爾妲在死。亞贊安培克爾是一個失望的化身；那不幸的父親哭得似乎心就要裂了，保母時時偷出去哭，止不住她的眼淚。

天亮的時候又要進城，因爲治病的醫生已經過了他科學的方法，他們不得不求助於治精神的醫生了。

一個牧師在別墅門前下車的時候，天才亮。這重病的少女帶着憂鬱的喜歡招呼他，若是我們可以這樣說，不一會，一切都過去了。

在房的中间，在棺車上，六支大蠟燭照着，散出憂鬱的光在四周。就在這上放着少女的尸體。窗戶裏射進來晨光；，秋風吹下園中樹上的枯葉來，散佈在無生氣的少女身上，這就好像死在對於死者表示敬意。

因爲受着燭光的吸引，一隻白蝶默默地飛了進來，在死的少女的頭上

迴旋。

守尸的有她的父親，他靠在棺車上，在這種不可測的哀愁的壓力下俯着首；有化在淚裏了的保母；有亞贅安，帶着眼睛裏乾着，發光的眼睛，蒼白，不動，啞着，苦楚得可怕；牧師疊着手膀，頭垂在胸前，低吟着虔誠的禱文。

這就是那天早晨太陽照在白爾房間裏的情景。花的雀子歇在窗戶上却不敢進來；牠們懷疑地向裏面望一望，駭得飛了；牠們在樹枝上調啾，牠們憂鬱的吱嗟正好像歎息。

從心裏深處撕出來一聲歎息，亞贅安培克爾用一種空洞的聲音叫喊：

「我真是一個不幸的人喲！我殺了她了！」

「唉，是的，」牧師說，慢慢搖着他的頭。「神聖的正義——懷疑永遠是殺客。」

蝶 白

被
棄
者

新猶太 Sholovà Asch 作

虛 白 譯

真正新猶太 Yiddish 文學祇有幾十年的歷史，還是在前世紀的末葉纔在世界文壇上佔了一席之地。牠的發源地是在俄羅斯跟波蘭，可是到處流蕩，沒有一個固定的家園，目前狠有幾位著名的作家都是美國的僑民。他們的作品是拿俄國文學做模型，又拿猶太古代遺留下來的生活做基礎，所以別成一種風格。這篇的作者阿虛 Sholom Asch 是一八八〇年生於波蘭，一般批評家多推他算青年作者中的

領袖。作品有戲曲（最著名的叫復仇的神，英美舞台都表演過，）及長短篇小說。這篇被棄者是能充量表現作者神經質的筆法，短簡，活潑，而饒興致。

浦利醒過來聽見小孩的啼聲，就朦朧着眼睛叫他妻子：「高達，小畜生又在那兒叫了。」

高達不答應。他睜眼四下裏一望，她却不在屋子裏，心裏覺得奇怪，可是暗想：她該是出去洗澡吧。就拿起一塊布塞在小孩嘴裏不讓牠叫。他就穿着起來。

這時候，他心裏在那裏計算，曹勃利納家裏「捐」來的那對銀蠟台，究竟能「生發」多少錢。一時觸動心機，他就爬到欄樓上去察看察看那對「賊物」。牠們不見了！他四處亂摸……不見了！

他趕緊爬下來，奔到妻子掛東西那裏，撕開蓋着的布片看。裏邊的東

西也不見了！……到這時候，他纔漸漸地明白過來，原來她偷跑了。

跟誰去呢？……

跟舒羅馬舒洛叟？……或是海伊滿顧勃？……

「好……讓她偷跑，……該她永世不得翻身！……誰倒了霉去管她？」他假裝滿不在乎的樣子對自己這樣說，又死命對牆上吐了一口唾沫。「這是一個巧妙的再見！……哈——哈——哈——哈……」

他對那小孩子看了一眼。

沉思地獨自喃喃道：「這個倒霉的小畜生怎樣辦呢？我祇要曉得她在什麼地方，就抱去扔在她大門口……拿了去！……這是你的！」

一個惡心思忽然在他心靈裏閃過，臉上頓時變得慘白，咬緊了上嘴唇，一雙手顫顫地抖戰。他走近那小孩，祇見牠一絲不掛地躺着，一塊破碎穢污的毯子踢在身旁，兩只手塞在小嘴裏，望着空間祇管渺茫地微笑……

……看了牠的嘴就想起一個人……是不是一個舊相識？……他可記不清了……

他忍不住再看，掉過身來，忽忽忙忙帶上帽子，走出去，轉身鑽上了門。無目的地走着，可是心裏還是找不到和平。……孩子的啼聲還在耳邊不住的響，好像在那裏叫他。……在幻想中，他看見牠踢着小腿，瘋狂般的呼號……不能，他必須回去的。心裏想道：『噯！祇望這會兒抓住了她！』捺住她嗓子摺得她喘不過氣來！……摺得她舌頭伸了出來，該死的她！』

他走進麵包鋪，買了一塊麵包，回到家去。小孩子還是照舊一絲不掛地躺着，可是在那裏微笑。

『魔鬼帶了這小畜生去！看牠多舒服，這只小狗。』……他又離開了屋子。然而他沒法子教自己走上前去。總是幻覺着小孩子不斷的啼聲……這種聲音給他心坎裏一種咬嚼般的痛苦……

他捏緊了拳頭又回到家來。那孩子，這時候正啼着綿長的哭聲，『媽

……媽！……媽……媽！……」

「你的媽媽，啥？小畜生！……快去找你那寶貝的媽媽——瘟死了的！」

他抱起了小孩子。牠在他懷裏不住的扭動，撅着張小嘴好像要找尋什麼東西。

「銷毀她惡濁的靈魂，」他一壁繼續着咒罵，一壁拍着小孩子的臉蛋同身上道：「不要哭，舒羅馬……快靜一會兒……靜靜吧，我求你了。」

小孩子還撅着小嘴繼續牠的找尋，舞着小手，顛着小頭，真像要說出話來了。他又把牠抱緊了些，睜眼向四下裏想找一些牛奶。火爐頂上還剩一點兒，他就拿麵包浸在裏邊。於是他拿了把調羹一壁喂牠吃，一壁狠溫和地跟牠說道：「吃吧，好兒子，吃吧。……你的媽——鬼迷了頭——扔下你跑了。……一只狗也不肯扔下親生的小狗的。……她比狗還不如。……」

『不要哭。……不，我決不扔掉你的……憑着良心講，決不。』

小孩子慢慢靜下來，他就拿塊布把牠包了起來，抱着到街上去。

他出現在市場上立刻造成了一片聲的嘩噪。浦利夸洛克抱着個孩子！

……克拉涅克在他「坐位」上喊道：『喂，夸洛克！這孩子那兒攪來的？』

克拉涅克的妻子狼興奮地站起來，張開兩隻膀子飛奔迎上去。她快活得祇管拉起了裙邊幾次擦着臉蛋……嘻嘻地笑，拍着那小怪物的屁股道：

『這是你的嗎，夸洛克？好，我倒沒見過……看牠那對小眼睛……

不活現是瑪利娜的嗎！……她的鼻子，一模一樣！呀，真是個寶石般的孩

子！……給我來抱！……』她就抱了過來，捧在手裏顛着道：『哪！……

哪！你這個小流氓。』

克拉涅克老人，賊窩裏的大王，慢慢站起來，走近小孩子，察看了一

會兒，拍着夸洛克的背上道：

「好一個結實的孩子！……將來一定能狠儇伶的爬進門頂的小窗，不錯。……誰是牠的娘呀？」

「烈火把她燒死了！……她偷跑了，還帶了我的銀蠟台去。」

「反而把這孩子留給你嗎？」

「是的。」

「這太糟了……太糟了。」

老人搔着頭。小克拉涅克走過來對夸洛克說道：「不錯。……我猜你要改行，要做個奶媽子哩。……她倒給你一個狠巧妙的當上呢，啥？」

「照顧了你腦袋別給我打破了……天主是降福者，夸洛克是夸洛克。」

他抱過那孩子，穿着鎮上走去。祇覺得人人指點着他，多在那裏說

笑。

他走到鎮邊的林子裏，坐在一塊石頭上。

四週沒有一個人影。樹上的空枝愁慘地微吁，撒下些枯黃的落葉……遠遠地一條小溪激盪着亂石，發出來的水聲還微細可聞。

他把那小孩子放在身旁，惱恨地對他望着。那孩子一壁嘔吮着小手，一壁靜悄悄地瞪着他，好像正浸在一個幽深的沉思裏。夸洛克簡直不曉得應該怎樣處置牠。在一瞥間，他想扔掉了吧，可是立刻就起了種憐憫無告的苦人，愛惜自己的骨肉的心腸，把這念頭趕跑了。他又把那孩子抱了起來，緊緊摟抱住了，這纔把牠的臉龐細細地察看。他想他找見了自己，在這個臉上，跟着這個念頭四肢百體就充滿了燦融融的快樂。

他對着孩子嚷道：『小夸洛克！不錯，你是個小夸洛克，那狼好；你也是個好孩子，我敢拿什麼來賭。你會爬門窗，氣洞，氣樓窗……撬鎖，偷牛皮……後來你就要生孩子……牠們的娘就會扔下牠們偷跑了……可是——你就肯帶着孩子們一家家去化麵包吃嗎？……你是誰？……一個夸洛

克，就像我……你……我。」

他把孩子放在河邊上，躲到樹背後去偷看牠怎樣……牠伸着小腿，嘔吮着小手，呢喃地像玩耍般唱着：『媽……媽……媽……媽……媽。』

他捱身又走到遠些的一棵樹背後，可是還聽得到牠的啼聲。他一棵樹一棵樹的捱過去，遠了，更遠了，最後一些兒也聽不見了。……他就掉轉身來奔。可是，他雖狂奔，孩子的啼聲還在他耳膜上嗡嗡地作響。他忽然想起：『牠許要滾到河裏去的。』……他頭腦漲痛，心頭又覺得嚼咬般難受……可是他還繼續着飛奔……

忽然他站住了，四週望了望，趕緊又走上了回頭路。

他找着那孩子正在那裏大聲哭喊哩。他又把牠抱了起來，走近林邊的幾家茅舍……用着破碎的聲音，一家插一家的哀求道：『捨些牛奶給這個孤兒吃吧……捨些牛奶這個孤兒吃吧……』

者 葉 發

看不見的傷痕

匈牙利 Karoly Kisfaluds 作

虛白譯

卡羅萊魯斯法呂提 Karoly Kisfaludi (一七八八——一八三〇)

同他的兄弟阿力克山大 Alexander 多是匈牙利近代文學的先驅。卡羅萊魯斯法呂提雖然以戲曲著名，可是他的短篇小說也有一種動人的特性。匈牙利的批評家說他是「一個道地的薄海民，充滿了夢境般而活潑的精神。」論起派別來，他還是個古典派，然而他的小說裏却

有一種寫實的意味，讀者會感覺得他是爲現時代寫的。我從英文譯本裏選譯他這篇看不見的傷痕 *The Invisible Wound* 因爲覺得這篇作品，雖謹守着頂嚴厲的批評家所規定的各種短篇小說的原則，却又活潑潑地充滿了一切藝術應有的生活力，的確是值得介紹的佳作。

一天清早，那位享盛名的外科醫生還沒有起床，忽然來了個重症的病人，說病勢沉重，一分鐘也等不得；要求他立刻開診。醫生急急忙忙穿好衣服，捺電鈴叫僕人進來。

他說道：「招呼病人進來吧。」

那人走進來，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位優級社會的紳士。白蒼蒼的臉蛋，神經不安的現象，多足以顯露出他身體上的苦痛。右手絡在一條綑帶上，雖然還能勉強鎮定他的外貌，可是嘴裏仍舊不時流露出幾聲痛苦的哼唧。

「請坐吧。找我什麼事呀？」

「我差不多有一禮拜睡不着了。就是這兒右手生有點兒毛病。可是我自箇兒也攪不清到底是什麼。也許是個疔，也許是別種古怪的症候。初起的時候，並沒覺得怎樣，後來慢慢兒像火燒一般的疼起來。沒有一刻功夫能讓我輕鬆一點兒。真疼得要死。並且一點鐘一點鐘的利害起來，簡直一層層的痛苦加上來，再也忍不住了。我特地趕到城裏來找你的。再要叫我熬那麼一個鐘頭，那我準要發瘋了。請你就給我這塊燒了去，或是雕了去，或是用別種方法治好了牠。」

醫生就安慰那位病人，說也許不一定要開刀的。

那人倒堅持道：「不，不，這非開刀不可。我找你，就特地要請你把牠雕了去的。沒有別的方法好想。」

他說着很艱難地把只手從綳帶裏舉起來，接着說道：

「這只手上你找不到什麼傷痕，請你不要奇怪。這不是件平常的症候。」

醫生說，就是看見了不平常的症候，他也不會大驚小怪的。可是，當他拿起那隻手來細細察看了一遍，把牠放下去的時候，却也有些怔住了，因為那上面簡直沒有一點兒變態。看上去跟別人的手一模一樣，就連皮色也沒有換樣子。然而，看那人的舉動，的確像疼得有些受不住；就當醫生把他右手放下去的時候，看他伸着左手撫摩牠的樣子，就可以證明這是不可疑的事實了。

他在兩條大血管的中間劃一個圓圈，醫生拿指尖去摸摸那地方，他趕緊縮手。

「就是這兒疼嗎？」

「不錯，疼得利害。」

「我指頭摸上去，你覺得壓着痛嗎？」

那人答不上來，可是眼睛裏已經掉下淚來，那就不言而喻了。

「這太特別。我簡直看不出什麼。」

「就是我自己也看不出，可是疼還是疼，我情願死也不能再熬下去了。」

醫生又拿了個顯微鏡，把那只手翻來覆去的照了一會兒，量了量那人的熱度，纔搖着頭道：

「這皮膚是再健全也沒有了。血管又完好；沒有一些發炎或發腫。真給頂健全的手一模一樣。」

「我覺得那地方比較別處紅一點兒。」

「那兒？」

那病人就在他手背上劃了一個小錢大小的圓圈道：「這兒。」

醫生釘着那人看了一眼。忽然覺悟自己在這裏對付一個瘋狂的病人哩。

他說道：「你且在城裏住幾天，我在這幾天裏總給你個法子吧。」

「我一刻也等不及的，醫生，不要當我是個瘋子，或是受了些幻想的蠱惑。這個看不見的傷痕真苦得我要死，務必請你就照着圓圈把這塊肉雕了去，可是要刮見骨頭纔行。」

「先生，這不能遵命。」

「爲什麼不能？」

「因爲你手上並沒有什麼。就跟我自己的一樣健全。」

「你好像當我是個瘋子，或者以爲我在這裏欺騙你。」說着，他從口袋裏掏出張一千弗勞林的鈔票放在桌上，接着道：「你瞧，我是很當真在這兒。不是件重要事情，我也不肯給一千個弗勞林的。請你就給我動手

吧。」

「你就是拿全世界的金錢搬給我，我也不肯拿把刀子點一點健全的手腕。」

「爲什麼不肯？」

「因爲這是我們職業上應守的道德。全世界的人多要叫你獸子，罵我利用你的弱點，或者說我連個不存在的傷痕也診斷不出來。」

「先生，那很好。我就請你另外幫我一個忙。讓我自己動手吧，雖然我左手做這種事情一定不靈便的。祇請你把開刀後的傷口醫治一下就行了。」

醫生看他脫掉褲子，捲起袖口，真當了真，怔怔地望着，直覺得奇怪。那人找不倒傢俱，竟掏出了口袋裏的小刀子。醫生趕不及阻擋，他的手上已經劃上了條深深的刀痕。

醫生怕他割斷了血管，趕緊嚷道：『停手！既然你一定要幹，很好，就讓我來吧。』

他就預備着開刀。當他拿着刀子要割的時候，囑咐那病人掉過頭去，因為大半天看見自己的血要嚇昏的。

那人說道：『這可以不必，我要告訴你雕得多深哩。』

他受着刀割竟淡然像個沒事人一般，並且他的指導也很幫些忙。那隻手連抖動也沒有抖動一下，等塊圓肉彫了下來之後，他長長歎了聲愉快的歎息，竟像肩膀上卸下了副千斤的重擔。

醫生問道：『現在不覺得痛了嗎？』

他微笑着說道：『一點兒不痛了。好像就祇是疼痛給你雕了去，割後些微的小戟刺正像大熱天過後吹過的涼風。就讓這血滴着吧。牠在那裏給我揉着傷口呢。』

傷口包扎好了，病人覺得快活滿意，竟像換了一個人。他伸出左手很感激地握着醫生的手。

「我真正的感激你。」

開刀之後那病人在醫院裏住了幾天，醫生天天去看他；知道他在鄉間佔着很高的位置，又有學問，又有禮貌，還是本地頂有名望的大家的子弟，不覺肅然敬起來。

傷口完全復原了之後，那病人就回到鄉下去了。

隔上三個禮拜那病人又在這外科醫生的診所裏發現了。他的手又絡在綑帶裏，嗅着說開刀的那塊肉上還是跟以前一樣的作痛。

他的臉色像一塊黃臘，額角上披滿了發光的冷汗。倒在手椅裏，一聲不響地伸出右手給醫生看。

「我的天爺爺，又怎樣了？」

他囁嚅着嘴道：『你雕得不深，疼痛又來了；比以前還要利害。我真差不多完了。起初本來不願意再來打攪的，我祇拚命的忍着，可是到了今天再也忍不住了。務必請你再開一下子。』

醫生察看那塊肉，已經長得好好的，並且蓋上了新皮。沒有一條血管受些傷，脈搏也很和平，也不發什麼燒，可是那個人却週身在那裏抖戰。

『不要說我沒有經驗過這種症候，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

沒有什麼別的办法，祇好再開一次刀吧。一切多跟上次一樣。疼痛止了，病人雖然仍舊覺得輕鬆了些，可是臉上並沒有笑容，向醫生致謝的神情還是愁苦懊喪的。

臨別的時候他說道：『一月之後我或者還要來，請你不必驚駭。』

『你不能心上這樣想的呀。』

他帶着種堅決的態度說道：『這就跟天上有天主一樣的無疑。再見

吧。」

後來醫生找了許多同業來討論這件症候，雖然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可是沒有一個能夠說出一個滿意的解釋。

一月之後，那個病人却並沒有來。又隔了幾個禮拜，病人沒有到，却從他那裏寄了一封信來。醫生想大概疼痛不再來了，很快活地拆開來看。

信上說道：

『親愛的醫生：我不願你對於我病症的來源永久抱着疑團，他不高興帶着這種祕密走進我的墳墓或是別的地方。我願意拿這可怕的病症的歷史說給你聽。這疼痛又第三次再來了，我也不高興再給他奮鬥了。我能夠寫完這封信，還幸虧在那塊肉止攔了塊燒紅的獸炭，纔可以稍減肉裏邊地獄般火焰燃燒的痛苦。』

「六個月以前我還是個很快活的男子。又有錢又心足；凡三十五歲左右的人所喜歡的東西沒有一樁我不喜歡。一年前我又結了婚。並且是個愛情的結合。我的妻子是一個美麗，溫柔，文雅的少年女郎。她是離我家住着不遠的一位伯爵夫人的女伴。她愛我，她的心裏邊也充滿了快活。足足六個月的美滿光陰，每一個天明總帶來了更豐富的幸福。有時我上城回家，她總順着大道步行幾里路來接我。她離家外出，就是上她舊主人家裏去，最多不過幾個鐘頭。朋友們大夥兒給她在一塊，看見她急切盼我的樣子，多會攪得坐立不安。她總不肯跟別的男子跳舞，睡着了，倘有別的男子入了夢，她要像犯了罪般的對着我懺悔。長話短說，她簡直是個天真可愛的娃娃。

『我真不明白當時什麼鬼摸了頭，却以為這種多是假裝着的。我們愚蠢的男子常會在頂大的快活堆裏去找煩惱的。』

「她有一只小繡桌，那上頭的抽斗老是鏗着。這個慢慢地煎熬我了。」

我留心看着，她總不肯把鑰匙扔在抽斗裏也沒有一次不把牠鎖好的。倒底是什麼東西要這樣當心的藏起來呢？姑忌心頓時激得我要發瘋。她天真的雙瞳，她的接吻，她的擁抱，我一概多不信任了。誰知道不多是狡猾的欺騙呢？

「有一天伯爵夫人親自來接她，勸說了半天，她纔答應到爵堡裏去玩一天。我說我下午也要過去玩玩哩。」

「馬車還沒有拉出院子，我已經在那裏想法子開繡桌的抽斗了。試了許多鑰匙纔把牠硬開開來。在一個絲摺夾底下，翻開一大堆婦人日用的東西，竟給我發見了一捆信札。什麼人一眼就看得出。這當然多是情書，用粉紅絲帶捆好在那裏呢。」

「我當時沒有功夫再想到自己在那裏冒失地做着椿不名譽的事情：去

偷看妻子處女時期的祕密！祇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後邊催迫我；也許這些信札還是近時的——在她姓我的姓以後的呢？我解掉了絲帶，一封一封的讀起來。

『這是我生平頂可怕的一刻了。』

『這堆信札暴露出欺侮男子最不能容忍的奸謀。多是我頂要好的一個朋友的筆蹟。並且裏邊的措辭……表現出一種最溫柔的深交，最深刻的熱情。怎樣叫她守祕密！怎樣咒罵着愚蠢的丈夫！怎樣的教她各種法子把丈夫蒙在鼓裏！一封一封多是在我們結婚後寫的。我還自以為快活呢！我當時的感情現在也不願再描寫了。我把最後的一滴毒藥也嚥下肚了。我還把牠們一封一封的疊好了放在原處，再把抽斗鎖上了。』

『我知道我不上爵堡去，她晚上就會回來的。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很快活地跳下馬車，奔到門洞裏來，抱住了我給我頂溫柔的接吻和擁抱。我』

紙裝沒有發見什麼，跟平常一樣。

「我們還是照常的說笑，一塊兒吃飯，各回各的臥房睡覺。這時候我却已決定了個辦法，要像瘋子般的堅持着做去。到了半夜，我走進她的臥室，看見她睡夢中美麗天真的臉龐，不覺心裏想道，這種坦白的臉上却包藏着罪惡，大自然真能做出這樣不幸的欺詐！毒藥的藥性却在我靈魂裏發作了，並且把我週身的血管一點兒一點兒蠶食起來。我就靜默地拿我的右手扼住了她的頸子死命擦下去。她睜大眼睛露出駭異的樣子看了我一會兒就闔上了，她就死了。簡直沒有一點兒掙拒的動作，好像還在做夢般的很鎮靜地斷了氣。就是我殺了她，她也沒有恨我。當時她嘴唇裏淌出一點鮮血滴在我手背上——你知道那個地方。直等到明兒早上牠乾了我纔發見的。我草草把她葬了，並沒有發生什麼困難。我住在鄉間自己的私產裏，所以也沒有管束的官廳來調查過。况且，這個是我自己的妻子，沒有會疑

心到這上頭去的。她又沒有親戚朋友，我也不必預備人家責問的答辭。我特意等出過殯後再把訃告發出去，就可免掉許多無爲的煩擾。

「我良心上一點兒沒有痛苦。我雖殘酷，她却是該死。我不恨她。我很容易忘掉她。沒有第二個凶手能像我那樣無罣慮的。」

「我回到家來剛遇到伯爵夫人坐着車子趕到。她已經趕不上送殯了，我還假裝着說她應該送的。看她樣子好像受着大大的戟刺。這個可怕不測的凶信把她震眩了。她說話的態度古怪得連我聽了半天也不曉得她安慰我些什麼。老實說，我並沒有興味去聽她的話，因為我一點兒不要求什麼安慰。後來她很密切地拉住了我的手，說有件祕密要講給我聽，並且要求我聽見了不要有什麼要挾。」

「於是她說道，曾經有一捆信交給我亡妻保管的；這捆信有特殊的性質決計不能擱在自己家裏，要求我這會兒還了她吧。我聽了頓時覺得一股

冷氣順着脊錐直灌下去。却還假裝着鎮靜問她信裏講些什麼呢？她抖戰着答道：

「你們太太是我生平最忠誠的女伴。她從沒有問過信裏講些什麼；並且還答應我永不打開來看的。」

「你的信她擱在那兒？」

「她說是鎖在繡桌的抽斗裏的。外邊用粉紅絲帶捆着。」一看就看出來。「一共有三十封。」

「我領她到放繡桌的房裏，開開抽斗，拿出那捆東西交給她。」

「就是這個嗎？」

「她很急切地搶了去。我不敢抬起眼睛來，祇怕要給她看出了什麼。她立刻就走了。」

「葬後剛剛一個禮拜，我手上在那可怕晚上滴血的地方，忽然像針扎

般痛起來。以後的事情你多知道了。我知道這是心理的反射作用，沒有別的，可是我沒法子去掉牠。這是我又魯莽又殘酷的殺了個天真可愛的妻子的刑罰。我再也不願去給牠奮鬥了。我要想法子找著了她，求她的原宥。她一定肯原宥我的。她一定會像活的時候一樣的愛我。你幫我幾次忙，醫生，我在這兒謝你了。」

十七，一，二，晨一時在上海。

意
靈
娜
拉

美國 Edgar Allen Poe 作

虛 白 譯

濃愛倫 Edgar Allan Poe 是美國十九世紀一個詩人又兼短篇

小說的作家。生在一八〇九年，死在一八四九年。他的作品，就像他在這篇小說開首自己說的，是『富於想像，熱於情感的』。在他的短篇小說裏，大半多是充滿了恐怖，危險，悲慘的印象，所以有

許多人推他做偵探小說的開始祖。惟獨這篇意靈娜拉 *Enonora* 却是另成一種格局，實在是他短篇小說頭裏不可多得的佳構。他能運用想像力來描寫內心的情感，用寫景的筆法來襯出書中人的心理，不是一個詩人那裏有這種筆力呢。

我是從富於想像熱於情感的一個種族裏來的。大家衆口同聲的叫我瘋子；不過，瘋狂到底是不是一種頂高的智慧——大半的赫莽，一切的玄奧，是不是就從這種精神病裏跳出來的，是不是犧牲了普通的智慧抬高了意志纔得來的；這還是一種不能解決的疑問。有許多東西，白天做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晚上做夢的人決計看不見一點兒影子。在這種灰色的人裏面他們可以看見永生的一瞥，等到清醒時候纔驚喜起來，知道已經到過那大秘密的邊緣上了。在一剎那一剎那裏邊，他們常能領悟些善性的智慧，却屏雜了許多惡性的聰明。像行船的一般，他們雖沒有舵也沒有指南

針，隨波逐流却也淌進了光明的大海。

照這樣講來，我們竟可以叫我一個瘋子。最少的限度，讓我來假定我的靈體有兩種不同的境界——第一種無二無疑是一個光明理智的境界，這種境界應該連屬在追想我第一時期的印象裏邊的——第二種是黑影與懷疑的境界，這種境界就屬於現在，也連屬在追想我第二時期的印象裏邊。所以我敘述我第一時期祇有一個『信』字；至於此後的敘述就不能不有些斟酌了，或者竟要懷疑起來，即使不能懷疑，也祇能算牠一個奧地伯的（註一）謎吧。

我現在正心誠意提起筆來仔仔細細描寫我少年時候所戀愛的她，先母的寡妹的一個獨養女孩子。意靈娜拉就是這位表妹的芳名。我們倆在那萬色草谷中，浴着赤道下的陽光，從小在一塊兒長大的。這個山谷，四邊圍繞着高山，有幾處幽靜的巖穴裏差不多終年看不見一點陽光；所以在這裏

面，不相識的足音簡直是絕無僅有的；要走近我們這快活家庭來，不曉得
要扯開幾千叢繁枝密葉，要蹣跚死幾萬朵豔藥奇葩纔得到哩。我們就孤孤
寂寂的住在這裏，谷外有什麼世界沒有一個人去理會牠——我同我的表妹，
還有她的母親。

從圍繞着我們的萬山深處，一個狠模糊的地方，爬出一條又狹又深的
小河來，精瑩光亮，除掉了意靈娜拉的眼睛再沒有比牠耀目的了；牠曲曲
灣灣，靜靜悄悄的繞過去，穿過了陰森森的巖谷，又爬進了那萬山深處，
——牠的去處比較來處更加模糊了。我們覺得牠給人家一種肅靜的暗示，
就隨口叫牠靜默河。在牠兩岸決沒有一點潺潺的水聲，當牠輕輕款款淌過
去的時候，珠子般的小石子，一動不動，安安穩穩，躺在牠淵深的懷抱
裏，永遠發着耀眼的光芒——這是我們倆頂喜歡看的。

我們站在河岸上望望，再沿着岸邊看下去，直到鋪着小石子的水底

裏，沒一處不長滿了又軟又綠的青草；再舉目遠望，從河邊一直到四圍的深山，簡直全山谷鋪上了一片又厚又勻淨又帶着香味的綠茵，上面還有一點灑着些黃的金盞花，白的雛菊，紫的紫羅蘭，紅的日光蘭，這一片花光草色對着我們默契的心靈就好像在那裏同聲贊頌造物主的仁慈榮耀哩。

在青草堆裏，忽然像夢魘一般，一處處跳出些擎枝聳幹的怪樹來；這些細長的樹身却不是直立的，都裝着威儀，向山谷中心每天日中時份來張望的太陽光斜傾着。牠們身上勻淨淨排列着狼鮮明的黑白斑點，光滑細緻，除了意靈娜拉的粉頰沒有再賽得過牠的了；幸虧牠們頂上還鋪滿了一條條又長又抖動的綠葉，整天在那裏逗着徐飛兒（註二）玩耍，不然人家真要當牠們是敘利亞的大鱗向着主人翁，太陽，在那裏獻殷勤哩。

我跟意靈娜拉從小就手攪着手在這個山谷裏閒逛，足足過了十五個年頭，兩顆明淨的小心窩還沒有蒙愛神的光降。記得有一天晚上，快近她的

第三次我的第四次洗滌禮（註三）的時候了——我們倆擁抱着坐在像蟒蛇般的樹影低下，靜悄悄看着浸在靜默河裏自己的影子。這一天甜蜜的日子我們沒有交過一句談；就是到了明天，我們的話也祇有數得清的幾句，並且聲音發抖了。我們不曉得怎樣竟把伊洛思（註四）從水裏引了出來，當時就覺得被他把祖宗傳給我們的熱情從死灰裏撥旺起來。我們世傳的熱情一旦有了生氣，再加上了豐富的想像力，又滿滿吸飽了萬色草谷裏醉人的香風，不知不覺一泛眼的功夫，眼前景物都改換了舊觀。谷裏的樹木本來向不開花的，現在却開遍了奇形怪態，五彩六麗的星狀鮮花。綠油油的草茵綠得更加青翠了；白色的雛菊一株株枯萎倒地，紅色的日光蘭却十株十株長出來，補牠們的缺。我們常走的小徑也充滿了生氣；向來沒有見過的火鶴，撲着豔紅的羽翅，領了一羣羣快活的小鳥，在我們面前飛舞。河流裏面也來了一隊隊金色銀色的小魚；水底下慢慢發出一種低悶的泉聲，漸

漸擴大起來竟成了一種憩靜的協調，簡直比愛與律（註五）的婆猴還要神妙，除了意靈娜拉的珠喉沒有再比牠悅耳的了。天上又擁起了一堆雲彩，就在我們以前眼巴巴想望的海斯崇（註六）那一帶冉冉的升了起來，紅彩金光，鮮明耀目，先在我們頂上停住了，後來一天一天降下來，就蓋在圍繞我們的萬山頂上，頓時間幽壑深林多成了光明世界，真好像永久要把我們關在這個莊嚴華麗的大監獄裏頭呢。

嬌憨可愛的意靈娜拉簡直是天上的蘇蘭芬（註七）；不過她那處女的心地就跟她花叢中的生活一樣，多是樸實無華天真爛漫的。她一覺得小心翼翼刺刺的撥起了戀愛的火苗，就一點兒不用機巧來掩飾，當我們攜手閒逛的時候，一壁帶着我把她心底裏的蘊藏仔細檢查了一遍，一壁痛痛快快地把這裏頭近來的變遷傾筐倒篋的暢道無遺。

有一天，不知道怎樣忽然提起了人類末日逃不了的慘變，她潸然流淚

了；從此她心裏總是憶記着這一幕慘劇，不論講什麼總要牽扯到這上去，真像軒臘（註八）詩人的歌曲，同樣的印象，每每在字句深刻的變換中，屢見不已。

她已經覺得死神的手指摸在她胸口上，——知道天生她這樣一位玉雪可愛的姑娘，就像蜉蝣一樣，是專爲死的；不過她怕懼墳墓另外有她的理由；那天晚上，在靜默河邊星光底下，她對我宣布了。她知道自己不久就要孤孤悽悽的埋在這萬色草谷中的土堆裏面，那時候我就捨棄了這個快活的隱居，到外邊世界去另找一位女郎；我的一腔熱戀，今天雖然還是她獨自的，將來不曉得要移到誰的身上呢；這是她想起來就害怕的。當時我聽了這話，就倒在意靈娜拉的足下，下對着她上對着青天，鳴下一個毒誓，說我永不再給地母所生的女兒結第二次的婚約——紀念她的心思，感激她摯愛所給的幸福，那副真忱是百年不渝的。我請世界萬能的主宰來證明我

誓言的誠摯。就請上天永遠監視着，那一天我背了此言，願受頂嚴重的譴責——當時我列舉的那些慘刑，恕我這實在再也寫不下了。意靈娜拉聽了我的話，眼睛裏頓時發亮起來；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好像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頭給我拿了起來似的；週身抖戰，哀哀飲泣，接受了我的誓言（不是她本來不過一個小孩子嗎？），這纔使她臨死的床褥格外覺得舒適呢。沒有幾天以後，快要永訣的時候，她安安靜靜對我說，我既然安慰了她，她的靈魂一定要在暗中護着我，倘然做得到，在深夜翼護我的時候還要讓我親眼看見她；即使天國裏的靈魂力量做不到這樣，她最少也要給我些暗號，知道她的存在；或者借着晚風送過幾聲長嘆，或者拿天使的爐烟散布在空中，讓我聞聞。這幾句話還沒有離她的嘴唇，她已經含棄了清潔無辜的生命去了，我的第一時期也就此告一個結束。

凡上種種多是我忠實的敘述。在時間的大道中，我這位戀人的死亡給

我築起了一重界柵，當我跨過這重界柵，向着第二時期前進的當口，好像有一堆黑影在我腦子裏聚了起來，所以此後的敘述，心神是不是充分健全，我自己實在狠有些懷疑。現在姑且讓我寫下去看吧。——一年一年沉重的拖過去，我還是住在那萬色草谷裏；不過一切景物又作第二次的變換了。星狀的奇花，一朵朵縮進了樹幹，再也看不見了。綠油油的草茵顏色慢慢褪了；豔紅的日光蘭一株株枯萎倒地，像眼睛般的黑紫羅蘭十株十株長出來，補牠們的缺，做出種種不自然的扭曲來，真連露水也滴不上一點。我們常走的小徑又索然無生氣了；火鶴不再在我們面前撲牠們的紅羽，只管帶了牠攜來的小鳥夾着翅膀飛到深山裏去了。金色銀色的小魚成羣結隊的游過巖谷那邊去，再不到小河裏來了。比愛奧律的筵篋還要悅耳的那種憩靜的協調也慢慢低下來成了一種哽咽的聲音，水溜又回來了，咽聲也沒有了，仍舊回復了牠本來端莊的靜默。最後，那一堆雲彩也升了上

去回到海斯宋那一帶去，千山萬壑多像從前一樣的沉暗，萬色草谷裏的金光寶氣也就烟消雲散了。

當時意靈娜拉臨終的說話我還沒有忘懷哩；隱隱約約好像聽見天使香爐搖晃的聲音；迷迷糊糊好像聞着雲外飄來撲鼻的異香；在獨居無偶心弦震盪的時候，清風裏似乎帶過幾聲微嘆；萬籟俱寂的深夜裏，好像四處多滿布了長吁短喟；還有一次——唉，就這一次！——我沉睡中覺得一張冰冷的嘴唇來吻我，我就給牠驚醒了。

雖然如此，我始終不願拿什麼來填補這心頭的空隙，永遠眷戀着以前充溢我心窩的熱情摯愛。到後來，這個山谷，處處引着我追憶意靈娜拉的舊事，給我的痛苦太深了，於是決計與牠長別，去到世界上找那些浮誇的虛榮同騷亂的勝利。

* * * * *

我來到一座新異的城池裏，這裏頭的所聞所見多可以教我把萬色草谷裏的纏綿香夢慢慢的淡忘。朝堂裏的繁華炫耀，戰場上的劍影刀光，還有那些成羣結隊的美婦嬌娃，爭奇鬥勝，簡直把我的腦子攪得個昏昏沉沉，七顛八倒。不過我的靈魂還是忠守着以前的誓言，夜深人靜的時候意靈娜拉還是給我伴從的暗號。有一天，這種現象忽然多銷聲匿跡，眼前的世界頓然間暗澹無光，我的心靈給一個可怕的誘惑迷戀住了；因為這時候，我國王的朝堂上，從一個狠遠狠遠沒有人知道的國裏來了一個女郎，她的麗色竟立刻把我這不忠實的心征服了——我竟不慌不忙，用着一種最熱烈最誠摯的愛情的膜拜，在她的腳踏板上深深行禮了。在深山裏用在一個小女孩子身上的那些情感算得了什麼？如今我在飄飄若仙的安孟嘉德裙底下從

靈魂裏帶着眼淚倒出來的熱誠，狂喜和消魂的欽愛，纔是人生的真幸福哩！你看那天使般的安孟嘉德多光亮呀！有了她，我的心窩裏還擱得下別人嗎？噫，安孟嘉德簡直是神聖！我深深看到她那雙勾魂眼睛的底裏，我心裏想的祇有這一泓如水的秋波——祇有她。

我結婚了；——並不怕我誓言引來的譴責；可是這種慘刑實在也沒有來驚擾我。不過有一次——就祇有這一次，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格子窗裏又吹進來幾聲久不入耳者微嘆；慢慢變成一種狠熟識的口音，說道：

「安安穩穩的睡吧！愛神現在統轄一切管理一切呢。你熱情的心既然選中了安孟嘉德，就免除了你誓言的束縛，這種理由，你進了天國自然會明白的。」

十六，八，十，在上海譯。

* * * * *

(註一)奧地伯 Oedipus 是希臘神話裏邊一個不幸的王子。他的父親，一個國王，信了一個預言家之話，說他將來要殺父娶母的，所以在襁褓中就把他扔到荒山裏去。後來他長大了，一點不曉得自己的身世，不措意殺了一個老人，不曉得就是他的父親；又走到自己國裏，看見擋着幾條啞謎，說老國王死了，那一個射中了這啞謎的，就推他做國王，把王后嫁給他。他把啞謎多射中了，於是預言家殺父娶母的話多應了。

(註二)徐飛兒 Neptune 是希臘神話裏的風神。

(註三)洗濯禮 Kastrium 是古羅馬的一種淨身祭禮，每五年舉行一次。後來用此名，就拿來作表五年的時期。所以三次洗濯禮就是十五歲，四次就是廿歲。

(註四)伊洛恩 Eros 是希臘神話裏愛戀的神。

(註五)愛奧律 Aedhus 是音樂的神，筮篥是他項擅長的樂器。

(註六)海斯崇 Hesper 是一個大洋裏的島，古事裏邊往往引他做一個飄渺神祕的所在。

(註七)蘇蘭芬 Seraphim 是一個最光明最高尚的天使。

(註八)軒臘 Satraz 是波斯的一個城名。在十四世紀的時候，這城裏出了兩個大詩人，叫薩提 Saadiz 和哈飛 Hafiz 一時附從的很多，就成了一個軒臘詩社。

沉

默

俄國 Leonid Andreyev 作

虛 白 譯

安特烈天 Leonid Andreyev 生在一八七一年，死在一九一九年，是個戲曲家，小說家，短篇小說家。他的作品裏面常常充滿了孤寂的情感，而並不使讀者生一種傷感的頹喪。當我讀他這篇沉寂的英譯本時，祇覺得牠在一片陰慘慘的烏雲後面包隱着火焰般太陽的熱力，引起我不能言語形容的感奮。祇怕我的譯筆還不能傳達出這種神秘引起讀者的共鳴吧。

在五月裏一個月光的夜晚，夜鷹正歌唱着的時候，依業底神父的妻子走進了他的臥房。她的臉上表現着痛苦，手裏擎着的小燈在那裏震抖。走近她的丈夫，扶着他肩頭，勉強在啜泣裏說道：

「神父，我們看范羅却去。」

依業底神父並不掉過頭來，祇在眼鏡邊上面嚴厲地望着他妻子，永久地而注意地望着，直等到她搖着空着的手，倒在一隻睡榻上。

「一個人待人就這樣的苛刻！」她慢慢地說着這幾個字，並且使勁把末了那個字吐出來，同時他肥胖慈藹的臉蛋給痛苦跟忿懣扭成一種苦笑的表情，好像她要借着這種樣子來表示出他們——她的丈夫和她的女兒——是怎樣嚴酷的人。

依業底神父微笑着站起來。掩上了書，卸下了眼鏡放在盒子裏，正在那裏沉思。他那又長又黑的鬍子，夾雜了些銀絲，莊嚴地貼在他的胸口，

慢慢地湧起來在每個深呼吸的當口。

他說道：「好，我們去吧！」

奧茄斯底派努夫娜趕緊站起來，用着哀告而胆怯的聲音懇求道：

「可別罵她，神父！你知道她是怎樣的人。」

范羅的臥室是在閣樓上，那狹小的木樓梯在依業底神父沉重的脚步底下灣着，裂着。又高又大，所以他祇好低下了頭，不然就要碰着了上層的樓板，並且輕蔑地繃着眉當他妻子的白褂子擦在他臉上時。他很知道跟范羅見面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你們來幹什麼呀？」范羅舉起了隻赤裸的膀子掩着眼這樣的問。還有那隻膀子攔在夏季用的白毯子上，簡直跟這毛織物分不出來，牠的顏色是這樣的白，透明而寒冷。

「范羅却！」她母親開始說，可是哽咽着，她沒話了。

「范羅！」她父親說，又勉強把他乾硬的聲音柔化了些道：「范羅，告訴我們，你有什麼心事呀？」

范羅默然。

「范羅，難道說我們，你的爺娘，不配得你的信任嗎？我們不愛你嗎？難道你有什麼人比我們還親近的吗？把你的憂愁告訴了我們，相信我的话，你一定會覺得痛快的多。就連我們也痛快了。看看你高年的媽媽，她多麼受苦呀！」

「范羅却！」

「還有我……」那乾燥的聲音顫抖了，真像有什麼東西把他打斷的光景。「還有我……你當我看了舒服嗎？若說不是憂愁在那裏咬嚼你……那末是什麼呢？倒說我，你的爸爸，竟會不知道這是什麼。你說這是對的嗎？」

范羅默然。依業底神父留神地摸着鬍子，好像怕手指要不注意地纏繞在裏面似的，又接說道：

『違背了我的意思你上聖彼得堡去——因為你不聽我的話，我咒罵了嗎？或者我不給錢你用吧？或者，你會說，我待你不好吧？好，那末爲什麼不言語呢？瞧，你已經趁了你聖彼得堡的願了！』

依業底神父也沉默了，當時一個幻象突起在他的眼前，巨大的，白石做的，而可怕的，充滿着看不見的危險和怪異而淡漠的人羣。在這裏，孤獨而荏弱，是他的女兒，也在這裏他們失掉了她。在依業底神父的靈魂裏湧起了反抗這可怕而神秘的城市的憤恨，同時又發生了反抗他女兒的沉默，執拗的沉默的怒火。

范羅閉着眼睛憂鬱地說道：『聖彼得堡跟這個沒有關係，並且跟我更沒有什麼關係。還是去睡吧，不早了呢。』

她母親嗚咽道；「范羅却，好孩子，對我說了罷。」

范羅不耐地止住她道；「噯，媽媽！」

依業底神父坐在一隻椅子上笑了。

他譏諷地問道；「很好，這樣說，真沒什麼了？」

范羅從枕頭上坐起來，鋒銳地說道；「爸爸，你知道我愛你和媽媽的。那末，我祇是覺得些疲倦。就會好的。快去睡吧，我也要睡哩。明兒個，或是別一天，我們好好的談吧。」

依業底神父暴躁地站了起來，連把椅子多推倒在牆上，拉了他妻子的手道：

「我們走吧。」

「范羅却！」

依業底神父嚷道；「我對你說，走吧！若說她忘記了上帝，我們也

……」

他差不多把奧茄使勁拖出了房。當他們下樓的時候，他妻子慢走着，用粗糙的微聲說道：

「這是你，牧師，把她弄成這樣子的。她的行爲都是學着你。你該受這種。嚶！多可憐的是我呀！」

於是她哭，因爲她眼睛裏包滿了眼淚，她的脚，踏錯了一級，突然地往下沉，好像她滿心想往底下深淵裏跳。

從這天起依業底神父再不跟他女兒說話，可是她好像不理會。她還照舊的躺在臥房裏，或是走着，不住的把手擦着眼睛好像飛了什麼灰塵進去似的。給兩個沉默的人壓迫着，這個活潑，喜歡尋快活的牧師的妻子喪氣了，好像迷了路，不知道該怎樣的好。

有時范羅也出去散步。那次談話之後隔了一星期，她在夜晚裏出去，

這是她的習慣。從此活着的她再不能見了，因為就在這晚她跳到火車底下，壓成了兩段。

依業底神父自己領導着喪禮。他的妻子不能到禮拜寺裏來，因為她聽見了范羅的死耗竟急得中瘋了。她的脚，手和舌頭都失了自主，一動不動的躺在一間半黑的屋子裏當禮拜寺喪鐘響動的時候。在人們唱着喪歌走出禮拜寺經過她的房子時，她聽見了，使勁想舉起手來劃一個十字記號，可是她的手不能順從她的意志；她要說：「別了，范羅！」可是她的舌頭在嘴裏又大又重。所以她的姿態看着是這的恬靜，祇給人家個休息或安眠的映象。祇有她的眼睛是張開的。

在禮拜寺裏，舉行喪禮的時候，很多人隨依業底神父熟識的，也有很多是不認得的，可是都給范羅的慘死震驚了，想要從依業底神父的舉動和聲音裏找出個深愁的徵象。他們都不愛依業底神父，因為他態度的嚴厲和

驕傲，對犯過者不可寬容的靈魂的慢辱，他的妬和貪，他的利用機會在教民身上攪錢的習慣。所以大家都願意看他受苦，看他靈魂的破裂，看他的天良因為他女兒的死而受着雙重的譴責——殘酷的父親兼了無道行的牧師——不能再說他自己的肉身沒有罪惡。他們都向他投着搜尋的眼光，他，感覺到這種眼光在背後直射，儘力挺直了寬大的身材，心裏並不記念着死去的女兒，祇顧着自己的莊嚴。

「一個鐵心腸的牧師！」木匠卡塞奴夫搖着頭這樣說，依業底神父還欠他做架子的五個盧布呢？

就這樣，堅而挺，依業底神父走到了墳場，回來時也是這樣。祇到了他妻子臥室的門口他的背樑骨稍稍的鬆懈了些，可是這許是因為那門框的高度不足容納他偉大的軀幹。剛從日光中走進去，他起初看不清妻子的臉龐，可是，仔細端詳之後，他發見那恬靜的表情真覺得駭怪，眼睛裏

竟沒有一點兒淚痕。既沒有怒意也沒有愁意在這眼睛裏——牠們是無言，困難地，沒法地守着沉默，像靠在羽毛褥子上那肥碩而可憐的全身一樣。

「依業底神父問道：『喂，你覺得怎樣了？』」

然而，嘴唇是暗啞，眼睛裏還是無言。依業底神父摸摸牠的額角；牠是冷而潮，可是奧茄却沒有一些徵象表明她感覺着這隻手的撫摸。依業底神父移開手時，兩隻深灰色的眼睛一動不動地對他瞪着，好像擴大的瞳人把整個兒眼珠都遮黑了，那裏邊沒有愁，也沒有怒。

「依業底神父開始感覺寒冷與恐怕，說道：『我往自己屋子裏去了。』」

他走過起坐室，什麼東西都照常的潔淨整齊，可是高背椅穿着白套站在那裏，正像裹着尸布的死屍。窗檻上掛着個鐵絲的空鳥籠，籠門開了。

「娜蔡夏！」依業底神父這樣呼喚時，自覺聲音的粗糙，頓時感覺得女兒喪禮剛過，在沉寂的屋子裏這樣高呼有些不安。「娜蔡夏！」他壓低

了聲音再喚，「金絲雀到那兒去了？」

「她飛去了，那是一定的。」

「怎麼你讓牠飛去呢？」

娜蔡夏哭了，拿洋布的手帕子擦着眼淚，哽咽地道：

「牠是我年輕小姐的靈魂。關着牠該應的嗎？」

依業底神父覺得這隻黃色快活的小金絲雀，常常側着頭的歌唱，的確是范羅的靈魂，假使牠不飛走也許就可以說范羅還沒有死哩。他更壓不住對這女僕的怒氣，就喚道：

「滾出去吧！」

娜蔡夏慌亂得找不着門，他立刻接着道：

「傻子！」

從喪禮過後那天起，這小家庭裏籠罩着沉默。這不是靜悄，因為靜悄祇是沒有聲音；這是沉默，因為沉默的人是能言而不願言的。這是依業底神父的心理，當他每次進他妻子的臥室而遇到她執拗的目光的時候，這目光是這樣的沉重，好像把空氣都變成了鉛，把他的頭和背脊都壓下去了。他這樣想時看着他女兒的樂譜，這上面留着她聲音的遺蹟，又看她的書，她的畫像，這是她從聖彼得堡帶回來的。依業底神父看這張畫像慣常有一定的次序：第一，他要看面頰，那上面畫家布下強度的光線；在幻想裏他發見那裏有一個小傷痕，這是他在范羅死後看見的，可不明白牠的來源。他每次總要推究這來源；他想要是火車擦傷的，整個兒腦袋該給壓碎了，可是范羅的腦袋一點兒沒有碰傷。也許在抬屍的時候給什麼人踢傷的，或者不留心抓傷的。

要長時間的推究范羅死去的細情實在太費力了，所以他就移到眼睛上

去。這一對是黑的，美的，有長睫毛映出深沉的黑影把底下的眼白格外襯得明亮，兩隻眼都好像裝在黑暗憂愁的框子裏。這個無名而有天才的藝術家給予牠們一種異常的表情；祇好像在這雙眼睛和牠們所看的物件中間懸着一層薄而透明的膜。有些像批霞娜頂上蓋着的那層看不見的灰塵減少漆光的映象。不論依業底神父把牠怎樣的安放，那雙眼睛緊緊地跟着他，可是在那裏邊並沒有語意，祇是沉默；這個沉默是這樣顯明好像可以聽得到的了。於是漸漸地依業底神父開始想他聽見了沉默。

每天早上吃完了早餐依業底神父總要走進起坐室，投一個迅速的目光到那空籠子和別樣着慣的物件，就坐在手椅裏閉着眼睛聽這屋子裏的沉默。這種情形真有些怪。那隻籠子鎮定地，溫柔地保持着沉默，在這沉默裏可以感覺到煩悶和淚痕，還有遼遠的死笑。他妻子的沉默，雖隔着牆柔化了些，可是繼續着堅持，像鉛一般重而可怕，所以在最熱的天氣依業底神父

也會不自持的寒慄。像墳墓般持續而寒冷，像死般神秘，是他女兒的沉默。就是沉默本身也好像同情着這種苦痛和掙扎，也充滿着可怕的熱望想要張口的說話；然而，有一種強有力而滯重的東西，像一部機器般，挾持牠不讓動，把牠像根鐵絲般的伸出來。在遼遠的那一頭，這根鐵絲開始在那裏抖動，發出抑制着的，柔弱的，哀懇的聲音；帶着喜悅，可也帶着震懼，依業底神父要抓住這新生的聲音，膀子扶着椅臂，伸長了鬚子，等那聲音的到來。可是那聲音散了，又回進了沉默。

『多傻！』依業底神父憤怒地自語，從椅子上站起來，依舊是挺而高。穿窗望去，他看見布滿着陽光的街道，鋪着圓而齊整的石子，和街對面，一座長而不開窗戶的草房的石牆。路角上站着個馬車夫，看去祇像一座石膏像，好幾個鐘頭沒見過一個人影，真不懂他爲什麼站在那裏。

依業底神父離了家庭有些說話的機會。和教士們哩，和跟他氣味相投的朋友哩，在傳道時哩，有時在社交的晚上哩很可以講些話；可是，一踏進家門他不變的感到自己一整天祇是沉默。這因為雖有這許多人，可是沒有一個能提起他最關切的事情，他每晚推究的事情：范羅爲什麼死？

依業底神父好像還不曉得現在這個問題是不能知道的了，祇想還有了解的可能。每夜——他每夜都睡不着的——他要獨自的揣摩那一刻，當他和妻子，在沉寂的深夜，站在范羅的牀前，他懇求她『告訴我們！』在他迴想中好像要得到這句答辭的時候，其餘一切就彷彿都失了牠的現實。他閉上眼睛，在黑暗中保持着一個活現而不模糊的那夜的圖象，看見范羅怎樣的從牀上坐起來，微笑着好像要說什麼話。可是她要說的是什麼呢？范羅的這句可以了解一切而沒說出口的話，好像這樣的近，祇須把耳朵湊上去壓住了心房的跳盪，就可以聽到的，然而同時牠又像這樣無限地，這樣

無望地遼遠。依業底神父要從牀上坐起來，伸出握緊的手扭着，喊道：

「范羅！」

祇有沉默來回答他。

一夜，依業底神父走近奧茄的臥室，他已經有一禮拜沒有來看她了。靠近她頭邊坐着，掉過頭避着她執拗，沉重的眼光，說道：

「媽媽！我想和你講講范羅，你聽見嗎？」

她的眼睛是沉默，依業底神父又提高了聲音，嚴重地，有權力地說，正像他慣常能確切地的說道：

「我知道你心裏映象以爲范羅是因我而死的。可是，請你想想，我愛她難道說不如你嗎？你的見解是胡弄。我確是嚴厲，這就能阻擋她不照着她自己的本意幹嗎？我也犧牲過爲父的莊嚴，我卑謙地低過頭，當他頂撞我的咒罵而出走——從這兒。當時你——你不是求她別去，直等到我不許

你開口嗎？我待她能算殘酷嗎？我沒有把上帝，謙遜和愛教給她嗎？」

依業底神父趕快地看了看他妻子的眼睛，又掉過頭去。

「她不肯揭開心頭的煩悶，我有什麼法子想呢？我沒有命令過她嗎？我沒有懇求過她嗎？也許，照你的意思，我應該跪在這姑娘的面前像老婆婆般哭求哩！殘酷，沒心肝的女兒！」

依業底神父握着拳頭打自己的大腿。

「她心裏沒有什麼愛情——就是這一點！就我說，都已斷定，自然——我是個暴主！也許她愛你——你，能哭能自賤的人吧？」

依業底神父發出一陣空虛的笑聲。

「這就是你的愛情！現在因為要撫慰你，你看她挑選的死法！一個殘酷，可恥的死法。她死在塵裏，死在泥裏——像一隻——狗給人家當胸的踢死。」

依業底神父的聲音變得低而粗了：

『我覺得慚愧！慚愧在大街上走！慚愧立在聖台前！慚愧在上帝的面前！殘酷，不足惜的女兒！在墓裏也該咒罵！』

當依業底神父看他妻子的時候，她還是沒有知覺，隔了幾個鐘頭之後却醒了轉來。她蘇復了知識，可是眼睛仍舊是沉默，她不能想起依業底神父說的這番話可就難說了。

就在這晚上——這是個月光的，平靜的，緩和而死般靜的一晚在五月裏——依業底神父蹣着脚尖走，不讓他的妻和那看護婦聽見一些聲息，爬上樓梯走進了范羅的臥室。從范羅死後房間裏的窗戶老是關着，空氣是乾而暖，鐵皮屋頂上白天受着陽光生出來的熱力這時候散出一種淡淡的燃燒氣味。這間久沒人跡的屋子充滿了沒生意而廢棄的空氣，牆上的木板，傢俱和別的物件都散出一種持續着霉腐的氣息。一道明亮的月光照在窗檻

上，地板上，給那白淨的木板返映過來，射出些黯淡的光輝照到屋子的四角，同時那隻白淨的牀，排着一大一小兩個枕頭，祇覺得有些鬼氣，有些空靈的現象。依業底神父打開了窗，吹進了不少新鮮空氣，灰塵，鄰近的小河和着花菩提樹的氣味。一陣陣模糊會唱的歌聲也有時飄送進來；想是年輕人在那裏盪舟歌唱哩。

靜悄悄地踏着光赤的脚，像個白衣的鬼影般，依業底神父走近那隻空牀，跪下去把臉蛋埋在兩個枕頭裏，擁抱牠們——在范羅臉蛋常常貼着的那地方。很久他這樣伏着；歌聲慢慢地響亮，又沉寂了；他還伏在那裏，他那又長又黑的頭髮披散在他的雙肩和牀上。

月亮移了位置，房間裏變得暗了，這時候依業底神父纔抬起頭來喃喃地低語，把他壓制着和不自知的愛情的全力都傾注在他的語音裏，聽了他自己的聲音，祇當聽的人不是自己，却是范羅。

「范羅，我的女兒！你知道你是我的什麼嗎，女兒？好孩子！我的心肝，我的血，我的性命。你的爸爸——你的老爸爸——頭髮灰白了，衰弱了。」

依業底神父的肩膀在那裏搖動，沉重的全身都顫抖了。壓住了顫抖，依業底神父和藹地像哄着小孩子般的低語道：

「你的老爸爸請你。不，小范羅，他懇求哩。他哭了。他總沒哭過的呀！你的煩悶，好孩子，你的苦惱——也都是我的。比我的還要大。」

依業底神父搖了搖頭。

「還要大，范羅。像我這樣的老頭兒死，算什麼稀奇？可是你——假使你知道自己怎樣的嬌怎樣的弱，怎樣的膽小呀！你記得有一次你劃破了手指淌着血你也哭過嗎？我的孩子！我知道你愛我，深切地愛我。每天早上你親我手的。告訴我，真的告訴我，你那小腦袋裏究竟裝着什麼憂愁，

我——用着這雙手——要來消除你的憂愁。還很有勁哩，范羅，這一雙手呀。」

依業底神父的頭髮搖了搖。

「說吧！」

依業底神父瞪着空牆，扭他的手。

「說吧！」

靜悄充滿了一室，遠遠地聽見一聲綿長而斷續的汽笛聲。

依業底神父張開了擴大的眼睛，好像在他面前忽然顯現出鱗傷屍體可怕的鬼形，慢慢地站起來張開了堅挺的手指，用一種深信的動作摸着頭。

跨一步走到門口，依業底神父斷續地低語道；

「說吧！」

可是回答他的祇有沉默。

第二天，吃過了提早而孤獨的午餐，依業底神父走到墳場，這還是他女兒死後第一次哩。那裏是緩和，荒蕪而靜悄；倒很像個月夜的光景。照着他向來的習慣，依業底神父，死勁挺直了他的背脊，嚴厲地看着他的四週以爲他還是從前的樣子；他既不感覺兩腿裏新發現了可怕的軟弱，也不感覺他的長鬍子像驟然堆滿了霜花般的變成了純白。通到墳場的路是一條長直的街道，稍稍的往上斜，在街的盡頭，高立着墓門的圓穹，活像隻永久張着的黑嘴，露着光閃閃的牙齒。

范羅的墳是在墓場的深處，一條沙徑的盡頭，依業底神父祇好費了許多時間跌跌撞撞地循着小徑走，那些小徑忽斷忽續地出沒在許多遺忘廢棄的青塚裏。這一搭那一搭顯露出蓋着時代的綠色的傾斜的墓碑，斷的欄，大而重的石頭埋在地裏，好像爲了什麼殘酷的舊怨把牠擊碎了。靠近

這樣一塊石頭就是范羅的墳。上面蓋着新草，變成黃色了；在四圍，可是處處開花。槐樹擁抱着楓樹；瘋狂地張開的榛樹伸着彎曲的樹枝滿蓋着羽毛般蓬鬆的綠葉蓋住了墳頭。坐在鄰近的墳頭喘氣，依業底神父看看四週，抬頭望着那清明，荒涼的天在牠完全靜止的中間，掛着個光亮的日輪——在這裏他祇感覺到深沉不可捉摸的靜悄籠罩了墳場，風絲兒絕跡，磕睡般的樹葉沒有一些兒晃動。忽然依業底神父又感覺到這不是靜悄是沉默的蒼觀念。這東西直散布到墳場四圍的磚牆，爬過去籠罩了全城。可是牠的盡頭——却在那一對灰色，執拗而不願地沉默的眼睛。

依業底神父的雙肩抖了，低下眼睛看着范羅的墳。他長時間地瞪着那一堆小草，這是從空曠而風吹的田地裏連根掘起移種在這裏的，所以還不能適合着新土而生長；他不能想像就在這裏，草堆底下，祇不過離身幾尺，范羅躺着。這個接近的想像祇像是不可捉摸，靈魂裏祇給牠帶進了紛擾

和怪異的焦灼。她，依業底神父以爲永遠踏上了永生黑路的她，倒說在這裏，靠近着——并且這是更不可解的，若說她是沒有的了，再不會有的了。在依業底神父的幻想中，以爲他祇要能說差不多就在嘴邊的幾句話，或是他能做出一種動作，范羅就會從墳裏走出來，像她以前一樣的苗條美麗。不光是她會起來，一切死屍，在他們端莊地冷峭的沉默裏也深切地感知的。

依業底神父脫掉了他闊邊的黑帽，摸着他散亂的頭髮微聲道：

「范羅！」

依業底神父覺得有些不安，祇怕給什麼生人聽見了，就站在墳頭向四週圍看。沒有一個人，這一次他又高聲的說：

「范羅！」

這是個老人的聲音，尖銳而哀求，這種用權力表現的熱情始終得不到

一聲答應真是怪事。

「范羅！」

響亮地，堅持地這聲音叫着，當牠重返入沉默的時候，好像在底下的什麼地方來了聲斷續的應聲。依業底神父，掠開披在耳上的長髮，把牠緊貼在粗硬刺人的短草上。

「范羅，說吧！」

驚駭地，依業底神父覺得有像墳墓般寒冷的東西灌進了他的耳朵，凝凍了他的骨髓；范羅好像說話了——可是，還是用以前持續的沉默說着的。這種感覺慢慢地煎熬而可怕得不能忍了，最後依業底神父抑制不住撕着頭上的亂髮，臉上的灰白色變得像一個死屍，幻覺着整個兒空氣給一個迴盪的沉默震得在那裏顫抖，在那裏跳動，同時一陣狂颺捲起了這一片可怕的大海。這沉默鎮壓住他的全身，帶着冰浪捲過他的頭部影響及於鬚髮；

打在他的胸膛，每一下跟着個痛苦的呻吟。頭頂到脚尖都顫抖了，向四圍匆迫地看了一週，依業底神父慢慢地站起來，用着長時間而艱難的勉力想要挺直他的背脊，給顫抖的身軀裝一種莊嚴的態度。他也祇能做到這樣。用着有節拍而遲緩的動作，依業底神父拍掉了膝蓋上的泥土，戴上帽子，在墳頂上劃了三次十架的記號，用着平均而堅定的脚步走開去，然而，記不清熟識的墳場，他竟迷了路了。

「呀，我走錯了！」依業底神父微笑着，站在小徑的叉路口。

他站了一忽兒，可是，想不起，轉向左邊走，因為站在那裏等着是不可能的。那沉默趕着他向前。牠從青塚裏起來；牠是灰色，愁慘的十字所吐出來的氣；牠是一縷縷薄而刺激的煙霧，滿載着死氣，從每條地縫裏噴出來。依業底神父加快他的步履。暈眩了，他永遠繞着舊路，跳過墳頭，絆着石欄，手按着尖刺鋼製的花圈，把身上衣服撕成了片片。他惟一的

目的是逃。從這處逃到那處，最後死命的狂奔，好像格外的高大，格外的異常，在他飄飄的道袍裏，他的頭髮在風裏飄揚。一個墳墓裏走出來的屍首也不像這個活人的野相的嚇人，跑着又跳着，舞着兩臂，臉都歪斜而瘋癲，張着的嘴發出沉着粗糙的聲音。後來一跳，依業底神父到底踏到了一條小街，街的那頭顯露出靠近着墳場的那座小禮拜寺。寺門口，一隻低凳上，一個老頭兒在那兒打盹，好像一個遠方來的遊道，靠近他，又有兩個老女丐在那裏對罵，把空氣裏裝滿了呪咀。

當依業底神父走到家時，天已經黑了，在奧茄的臥室裏露着燈光。不脫衣，不脫帽，塵積而纏繞，依業底神父走近他的妻子跪下去。

『媽媽……奧茄……可憐我吧！』他哭了。『我要瘋了。』

他把頭碰着桌子邊，悽慘地哭，正像一個人第一次哭的那樣哭着。後來抬起頭來，滿心以爲將有一個奇蹟的實現，他的妻子從此能說話，能可

憐他了。

「我的愛人！」

他把整個兒巨大的身軀靠近他的妻子——可是遇見了那一雙灰色眼睛的瞪視。在牠們裏面既沒有憐憫也沒有憤怒。也許他妻子原諒他了，可是在她眼睛裏看不出什麼憐憫或是憤怒。牠們是無言而沉默。

并且整個兒黑暗，荒廢的家庭祇有沉默。

十七，四，二四，在滬寓，

野

獸

德國 Jacob Wassermann 作

虛 白 譯

在革命初興時，德國中部某故都中突然發生了一次工人的暴動，迴想當時至今人人還有餘悸。幾千萬罷工的人洶湧地在二月的晨霧中向內城熱鬧街上走去。說嘴的流氓，向來遊手好閒，這會兒也夾在裏面，整隊的警察竟沒法子對付這一羣示威的羣衆。店鋪前陳列的櫥窗都拉下了鐵柵；珈琲店和酒店惶亂地停了業；一家家的大門都碎碰地關上了，隱隱聽見了走近的人羣發出瘋狂般的呼嘯，窗戶裏顯露出一隻隻駭異驚奇的臉蛋。這堆人羣洶湧着像不可制止的洪水，石子向兩邊房子上亂飛，打破了多少窗戶。

這兒那兒起着零落的鎗聲。警備隊不得不委屈求全地做着防禦工作，準備着用劍和棒來抵抗。混亂與仇恨一刻利害一刻。叫喊呼嘯一刻可怕一刻。光膀子和猶猛地示威的拳頭伸出來了；一隻隻眼睛都燃燒着貪婪和報復的仇恨。婦女們推擠着男子；襁褓的孩子們把空氣裏充滿了刺耳的呼聲；祇待一個極小的引逗，或者祇須挑撥性的一句話，殺人擄掠就跟着來了。

在這時候，最前隊的人羣剛走到一個公共市場，忽見一輛像傢俱車般極大的貨車在穿場而過，車的四週並沒有板壁，祇鬆鬆地張着櫻黃色的帆布，那布上面却畫着最近還統馭全國的皇室之爵徽。暴動者眼見這痛恨的表徵，怒氣益發爆裂了。一下子那貨車就給包圍住了；警察想解散這個人圈，那兒有一些兒效果！趕車的勒住了拉車的兩隻馬，馬給突然扣住了韁，祇站在那裏顫顫地發抖。貨車後踏板上跳下一個人，肩上卸下了步槍，扳着鎗機。這是攻擊的表示。可，一個好眼風的拳頭，一下子把他打

倒了；三四十隻手臂伸下去搶他飾着徽章的衣服。車夫的暴怒和示威嗚喝，誰去睬他；咒罵的話都沉澱在混亂裏，於是護車的布從架子上撕成了片片。這一下可發生了變化，立刻，最勇敢的人都給駭懼怔住了。噓，叫，號，一下子像聽了口令般的寂然，前面眼見的，爲了自己受驚祭聲的不能響，在後面的，模糊地意識到發生了變化，張着驚惶不情願的眼睛從前面人的頸子縫裏向前望。

貨車上站的是皇家動物園裏的一隻奴下獅。新政府因爲喂養糜費，又因爲反對前朝的玩物喪志，決心把這隻野獸賣到外國去。所以這天清早，這隻獅子是想運到火車站送到牠新地點去的。

當帆布牆從木架上落下來的時候，那獅子站起來環視着這幾千萬的人衆。他是這樣的鎮定，表情上帶着一種令人畏懼的尊嚴，致令一切都寂靜無聲，連一絲呼吸的聲音也聽不到。在他閃光的眼睛裏反映着一個他世

界的圖象。可是那一邊的世界究竟是怎樣一種性質呢？這個世界像石頭一般的又冷又硬，這個世界是沒有天也沒有地平綫，有的是神祕的聲音，觸鼻的氣味。他不知什麼叫失望，什麼叫苦楚，祇有他最高級的原始而自然的熱情，他能瞭解這些從失望與苦楚中爆發出來的熱情嗎？在他面前這些拘攣的醜臉，磨着的牙，纏着的額，凸着的顎，暴怒的目光，也是馬哲拉 *Macra* 鄙賤的目光，和憔悴而悲慘的猶笑；他真能不變地把這些都映受進去呢，還是在傳達到他詳情中，他祇得到一個部份的現象或祇一些兒映象呢？

然而，在外面的那些人，帶着一種宗教性的畏敬所感覺到的東西，他却完全不會知道的。在污穢的窟穴中，他們生活着，蟄伏着他們的罪惡；在那裏，他們的病人躺着，他們的孩子生養；在那裏，對着一個罪惡的社會給他們世襲的冤抑，他們祇能煩愁鬱悶。在他們跋涉的征途上，在他們

奴役幻想所造成的夢境中，從沒有過怎樣一種景象能使他們置念到此世界以外的東西，那「大自然」的偉大與權力。於是一種不可言說的驚懼怔住了這一羣愁苦縈繞的靈魂了。他們顫抖，他們的肌肉都變了鬆懈，他們低着頭，垂着眼；他們擠緊的行列散了，這兒那兒露着空隙。警察乘機捉住了幾個首領，叛亂在千鈞一髮的時機中總算暫時鎮定了。

十八，十二，六，在上海。

野 歌

大除夕的懺悔

德國 Hermann Sudermann 作

虛白譯

蘇特門 Hermann Sudermann 東普魯士人生在一八五七年，至今尚還健在。十九世紀的戲劇運動裏邊推他算一個數一數二的領袖。到了現在雖有許多人批評他是個過去的人物，然而他的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說，多是用縝密的想像力很精細地織成的，當然要算

是歐洲大陸現在的一個大作家。

謝謝天主，我的好太太，我倒底還能陪着你安安靜靜的談一會兒天。

沸沸揚揚的節日過了，你也清閒下來，又有功夫跟我說話了。

呾唷，這個聖誕節！我想一定是什麼妖魔鬼怪杜造出來，專為嘲弄我們獨身人的，借此把沒家生活的種種苦處來清清楚楚地表現給我們看。別人當牠是快活的泉源，我們當牠是苦痛的嚴刑，自然，我們裏邊也有覺得不狠寂寞的，這我也知道——比仿這個節日的樂趣大半拿叫別人快活算快活做基礎的，那末這種快活也會把我們的心花開放開來。然而，當加入別人樂趣的時候，總覺得自己的樂趣像沾染了些污穢似的，一半因為不自主的要嘲笑自己，一半因為觸境生情不免要發生種痛苦的懸盼，這種懸盼我對照着『思家病』給牠個名字叫『思婚病』。

爲什麼我不肯拿心裏藏着的多倒給你看呢？你一定要這樣問。你這個

輕憐蜜愛的靈魂，你——你能施捨你的同情心像你的姊姊妹妹們專備播弄人家而儲蓄起來的一樣豐富。我也有我的理由。你記得聖誕後一天你送給我的司貝台詩集裏邊，有一首詩叫，寂寞的麻雀嗎？這首詩真正說穿了我的心事。牠說道：『獨身人直覺地不要求舒適的。他嘗着了憂愁滋味，就希望把這個憂愁整個兒享用起來。』

除了司貝台所描寫的寂寞的麻雀以外，還有一種獨身人，就是所謂家庭的老友了。這並不是專拿破壞家庭做職業的那種人，這種人祇要他們在款待週到的火爐傍邊舒舒服服地坐下來，毒蛇就在他們眼睛裏發光了。我說的是存心良善的伯伯叔叔們，爸爸從前的老同學，他的大腿上晃着小寶睡覺，嘴裏還要把雜誌上論文念給媽媽聽，狠留心地跳過那些不該讀的地方。

我認得許多人常會把他們的一生供獻給得他們友誼的家庭裏去——他

們伴着心裏暗暗歎羨的美婦人，無所希求地過了一生。

你懷疑我這句話嗎？噢，這『無所希求』幾個字你攪不清嗎？也許，你說得不錯。頂馴順的心窩底裏也一定藏着熱烈的希求，可是——聽明白我這句話——這個希求是用練條捆着的。

現在我拿前天，就是大除夕，兩位狠老狠老的老紳士的談話講給你聽，來做一個比仿。至於我怎樣會知道這一席談的，這是我的祕密，請你不要緊追着問我。那末，我就可以開始講了吧？

請你先閉上眼睛想一想我這段故事的背景，一間天花板很高的房間，擺的是老式傢俱，點一盞簡陋的綠罩掛燈，大概還是沒有火油以前我們爹媽常用的那一種。燈心裏射下來錐形的火光剛剛罩着一只鋪白布的圓桌，上面堆滿了做新年噴趣酒的各種原料，桌子心中染着幾攤很大的油漬。

我說的兩位老紳士都半個身體隱在綠罩燈的黑影裏，都是高年衰頹的

樣子，腰背彎了，動作顫抖了，睜着老花眼發出遲鈍的眼光望面前看着。做主人的那一位，繫着留心打成的領帶，翹着修齊的尖頭鬚子，還有兩條威武的眉毛，一眼就知道他是一位軍官。他坐在轉椅裏，兩手像拄着拐杖般的緊緊握牢了椅柄。他週身一動也不動，就祇有下頰像嚼東西般不住的上下。還有那一位，坐在他身旁的沙發上，一個高大，瘦弱的身材，狹削的肩膀上裝着個思想家高額的頭顱，偶時從快要熄滅的烟斗裏抽出一縷淡薄的青煙。一堆白雪般的鬚髮圍繞着的乾枯剝淨的臉紋裏，不時流露出靜，溫和的微笑，這種微笑祇有樂天安命的和平能帶到老年人臉上來的。

兩個人默然相對。屋子裏的沉寂，祇有燈油的滾沸聲同煙斗裏煙油的微濺聲互相應和着。忽然，從背後的黑影裏，掛鐘狠粗暴地報告十一點鐘了。高額的說道：『這是她動手做噴趣酒的時候了。』他的聲音是柔緩，稍帶一些顫抖。

那一位接着道：「不錯，這是時候了。」他的聲音狠粗，好像喊口令的餘音還留在舌尖上哩。

先說的那一個道：「我想不到，她去了會這像寂寞的。」

主人顛頭，下頰也跟着動了。

他朋友接着道：「她給我們做了四十四年的噴趣酒哩。」

老軍官道：「不錯，就從我們搬到柏林來，認得了你起。」

那一個說道：「去年這會兒，我們在一塊兒多快活。她坐在那只交椅裏替保爾的大兒子織襪子。她忙着做，說十二點以前一定要做好的。果正她做完了。我們就喝噴趣酒，一壁狠鎮靜地講着死。誰知道兩個月以後就把她帶了去了。你知道，我寫過一本厚厚的書叫意象的不死。你不狠注意牠——自從你太太死後我也再不注意牠了。現在我看起來全宇宙的意象也沒有什麼意義。」

死人的丈夫說道：「是的，她是個良妻，狠週密的照顧我。有時我清早五點鐘要出去上差，她總是比我先起床去做我的咖啡。當然她也有不好的地方。當她跟你高談哲理的時候——唔。」

那一個輕輕說道：「你老不懂她的。」他的嘴角因為硬壓着的怨恨抖動了。可是，注視在他老友臉上的眼光却是又溫柔又愁苦，好像一種祕密的罪惡壓住了他的靈魂。

又停了一下，他說道：

「法蘭士，我要告訴你一樁事情，永久苦擾我的事情，我不願意帶到墳墓裏去的事情。」

主人拿起了他的煙斗，站在他椅子傍邊，說道：「好，就說吧。」

「有一次——一樁事情——你的太太同我。」

主人放下煙斗，睜大了眼睛望着他朋友。

最後他說道：「博士，別開玩笑了。」

那一個答道：「法蘭士，這是痛苦的正經。我藏在肚子裏四十年，現在到了時候，應該掏出來給你瞧了。」

主人怒不可遏的嚷道：「難道你說我妻子對我不貞嗎？」

他的朋友帶着柔順的苦笑說道：「法蘭士，羞！羞！」

老軍官嘆咭了幾句，點旺了煙斗。

那一個接着說道：「不是的，她是跟天主的安琪兒一樣醇潔。真正的罪人祇有你同我。你靜聽着吧。這在四十三年前；你剛奉了委令到柏林來做佐領，我那時還在大學裏教書。你知道，那時候的你真是一個快活的小鳥。」

「唔！」主人應着，舉起抖戰的手摸着鬍子。

「那時有一個美麗的女戲子，烏黑的眼珠，潔白的小牙齒——你記得

嗎？」

「記得嗎！他叫卡嘉。跟你說了吧，那些小牙齒會咬人哩。」說着枯瘦自傲的臉上閃過一陣隱約的微笑。

「你欺了你的妻子，她也有些疑心。可是她嘴裏不說，甘受靜默裏的煎熬。在我，她是從我老娘過世以後第一個走進我生命裏的女人。她走進來，像一顆燦爛的明星，我抬頭望着她，正像在那裏膜拜天上的星宿。我鼓着勇氣，問她有什麼苦痛，她祇微笑說道，她覺得身子還不狼強健——你該記得那時候她剛生了保爾不久呢。後來到了大除夕那一晚——四十三年前的今天。我照常八點鐘走進這兒。她坐着繡花，我讀書給她聽，等你回來。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你不來。我覺得她慢慢的不安了，起頭抖戰了。我也跟着她抖戰。我知道你在什麼地方，祇怕你在那個婦人的臂灣子裏，忘記了已經到了半夜了。她扔掉了活計，我也不再讀下去。我們給個

可怕的沉寂壓住了。於是我看見她的長睫底下聚起了一滴淚珠，慢慢地滾到她膝上的繡絲上面。我跳起來要到外面去找你。我知道我有把你從那個婦人懷裏搶出來的力量。可是她也同時從椅子上跳起來——就在我坐的這兒。

「她混身顯露出驚怕的樣子，嚷道：『你上那兒去？』」我道：「找法蘭士去。」她尖聲高叫道：「看在天主面前，你最少應該陪我坐一會兒——怎麼你也不管我了吗？」

「她急急忙忙的走到我身邊，兩只手攀住了我的頸子，把一個漬滿了淚痕的臉蛋埋在我的懷裏。我混身沒有一根纖維不抖戰，從來沒有一個女人站得這樣緊貼着的。可是當時還自制着，勸導她，安慰她——她是怎樣的缺少慰藉呀！後來你就回來了。你不注意我的情感，你的面頰在那裏燒熱，你的眼皮重載着愛情的疲倦。從那一晚起，我就發生了一種變化，一

種驚心動魄的變化。當我感覺着她綿軟的膀子圍在我頸子上，當我聞着她頭髮裏散出來的香味，覺得燦爛的明星已經從天上掉了下來，却變了一個婦人站在我面前，美麗，呼吸着愛情。我叫我自己流氓，奸詐，因為要稍稍安慰我的天良，我就盡力把你同你的情婦拆開來。幸喜我有瞎化的閒錢。她心滿意足的拿了我的錢，就……」

老軍官驚異嚷道：「魔鬼！卡嘉給我那封娓娓動人的道別書就是你攪出來的嗎？所以她信裏說一定要放棄我——雖然心痛得快碎了。」

他朋友道：「不錯，我就是牠的主動者。可是，聽着，還有話哩。我想拿金錢去買平安，可是平安還是不來。出奇的思想，像瘋了般的在我腦子裏搗亂，反而利害了些。我沒法子，把個身子埋在著書的工作裏——就在那時候我預備好那部意像的不死的計劃的——平安還是找不到。如此過了一年，又到了大除夕了。我們又一塊兒坐着，她同我。這一次你却在家

裏，可是躺在隔壁屋子裏沙發上睡覺。一個快活的卡西奴筵席把你攪乏了。當時我坐在她身傍，眼睛看着她慘白的臉蛋，迴憶用着不能撐拒的力量籠罩我的全身。我又覺得她的腦袋在我懷裏了，又想要撲住她接個蜜吻——然後——那個目的，倘然不能免的。我們的目光交錯了一下；我好像看出了個祕密的同意，她眼光裏遞給我的答復。我再也不能制住自己；我倒在她的腳下，拿個燒熱的臉蛋埋在她的大腿上。

我一動不動的靠着，恐怕祇有兩秒鐘光景，就覺得她柔輦的一只手狠安靜地放在我頭上，聽見她溫柔 and 藹的聲音說道：「鼓着勇氣，我的好朋友；是的，鼓着勇氣，不能欺隔壁屋子裏狠信託地安眠的那個人。」我跳起來，瞪着眼，真像瘋了。她從桌子上拿一本書授給我。我會意，隨便翻開一頁，高聲朗誦起來。我實在不知念些什麼，書上的字好像祇管在我眼前前跳舞哩。然而靈魂裏的風濤却漸漸平息了，到了十二點鐘，當你睜眼

惺忪地走進來道年禧的時候，就好像犯罪的時期已經在腦後很遠了；許多年以前的陳蹟了。

「從這一天起我覺得安靜多了。我知道她不肯報答我的愛情，我能希望她給我的祇有憐憫。一年年的過去，你的子女長大婚嫁了，我們三人也一塊兒老大了。你放棄了放浪的生活，忘掉了那個婦人，却像我一樣，一個人過着孤寂的日子。我仍舊不能說中止了對她的愛情，就不過變換了一種愛情的形式；凡俗的慾念隱了，我們中間却發生個精神上的結合。你聽了我們高談哲理不是常要笑的嗎？可是，你要知道那時候我們的靈魂怎麼的親密你纔真要妬煞哩。現在她死了，也許下次大除夕以前我們多要跟她去了。所以，這是時候了，應該宣露這個祕密，並且對你說「法蘭士，我曾經有一次對你不起，請你恕我吧。」

說着他伸出哀求的手對着他朋友；可是那一個却喃喃地回答道：「沒

有的話。並沒有應該請恕的事情。你告訴我的話，我早就知道了。她在四十年前已經和盤托出地承認了。現在我也要告訴你爲什麼我要去找別個婦人一直到了老——因爲她親口對我說你是她一生惟一的戀人。』

他的朋友瞪着眼睛，說不出一個字來，粗暴的掛鐘又打了——午夜。

十六，十二，廿八，在上海。

這篇稿子付印之後，忽然發見白露的元旦特大號裏席濤塵先生也把這篇作品翻出來了。起初我本想把牠撤回來，另外換上一篇，後來把席君的那一篇細細拜讀了一遍，覺得他的譯筆跟我的是完全兩路的，何妨再拿我的批露了，做一個兩種譯筆的比較呢？並且我還想借此請讀者批評我在翻譯的困難裏所主張的譯法是否比較的妥當一些？

鴉
片
烟
管

法國 Théophile Gautier 作

病 夫 譯

戈恬 Theophile Gautier (1811—1872) 爲浪漫派中一健將，與聳俄茂采威尼等，共著紅半臂，爲歐那尼克林威爾浪漫戲劇喝采者。但其作品，則與其他浪漫派人不同，不重內心的抒寫，而重外形的描繪；不是抒情，全是藝術；其初戈恬本是畫家，後來棄畫作詩文，不過將筆上所寫之形式變換而已。平生主張，藝術不當有其他目的，藝術之目的，即是藝術，即是寫

美；凡藝術家之頭腦中，一涉及道德政治，所謂有功世道，或文以載道等言說，卽失其美之價值，藝術卽失其獨立性矣。故藝術爲藝術之學說，L'art pour l'art 首創者，戈恬也。由浪漫主義表現內心之主觀文學，漸漸移轉爲自然主義描繪外形之客觀文學，後來高踏派 Parnassiens 依此進化，蒲台來 Baudelaire 與婁孔德特李爾，Leconte de Lisle 皆其私淑弟子也。戈恬著作甚多：詩歌如珙瑯與螺鈿，小說如福拉卡斯甲必丹，莫班令孃，批評如法國詩評，浪漫主義史，二十五年戲劇藝術史等，皆其代表作品，以後當擇要彙譯。此篇則在浪漫與孔德一書中選譯，不過嘗鼎一臠耳。

有一天，我去訪我的朋友亞爾封斯卡爾，他正躺在一張炕床上，雖然白晝裏，却點著支蠟燭，手裏拿一根櫻桃木的管子，上面裝著個破的齒形

物，在菌形物上，粘滴著很像火漆似的褐色膏；這個膏子，漸漸在燭苗上烘著，收縮到菌形物的烟突內，變成琥珀色的小喇叭。然後他湊在火苗上，一口一口的呼著，噴出烟來，散布在房裏，充滿了一股東方味的香浪。

我一言不發，就手拿過我朋友手中的烟管，也照樣對準了火苗；呼了幾口之後，覺得有些頭暈，但是很適意的，好像纔喝了酒醉醺醺的感覺。

那日正有日報的工課，沒工夫儘量的醉，我把煙管挂在釘子上，我們走下園裏，和大麗花道了早安，又和那快活畜生，一天到晚，祇有把黑毛來染黑綠絨草地職務的菊子貓兒玩了一會。

我做完了一天的功課，回到家來，吃了飯，上戲園裏去，不知看了些什麼戲曲，然後再回來睡我的覺，祇爲到那時候，睡覺是極該做的事，做這幾點鐘的小死，就是永死的學徒。

我纔吃的鴉片煙，漸漸發生我所等候的麻醉力來，叫我神經搖動不

安，好像喝了極醜的加啡茶，祇在床上翻來覆去，真和鯉魚在灸網上，鷄子在鐵鼎中似的，不斷的把被窩亂滾，別的不打緊，倒把我絨毯角裏的貓兒，踢球般的東踢到西，西踢到東，弄得十分不快。

等了好久，到底睡神把金塵來眯了我的瞳神，我的眼睛發熱了，沉重了，我便睡著了。

經過了一兩點鐘之後，完全不動了，昏黑了，我做了一個夢。

——這就是我的夢：

我覺得還在我友亞爾封斯卡爾家裏，——一如真境裏的早晨；他坐在黃緞子的炕床上，拿著烟管，點着蠟燭；和往常不同的，就是沒有太陽光飛動在牆上，映著玻璃窗紅綠藍的返照，變成各色的蝴蝶。

我和前幾點鐘一般，取了我友手裏的烟管，慢慢呼吸那陶醉的煙。迷迷糊糊有一種軟綿綿的快樂，不久就占領了我全體，覺得和我領略

過吃真的煙管時，同一的眩暈。

那時，我的夢已到了我所居世界最準確的界限裏，宛然一面鏡子，照著我日常的舉動。

我圍在一堆被褥裏，懶懶的把頭儘著往後倒，祇隨著旋螺般的藍色打團兒轉了幾秒鐘後，結成深黃色的棉絮。

我的眼睛自然而然的移到天花板上，那天花板，實在是黑色的烏木，畫著金阿拉伯字。

在我恍惚的注意中，勉強睜眼看時，却看成個藍色，而且是明藍色。我向卡爾問道：「你把你的天花板畫了藍色了？」其時卡爾正呆呆的，靜靜的，吸著別個煙管，湧出來的濃煙，比冬天火爐和汽船上的煙囪，還要利害。

他偶然把鼻子伸出雲外，答道：「我兒，沒有的事。我看你的樣子，

祇怕自己灌了多少瓶的薄鐸（註一），——把胃畫了紅色了。」

——啊噫！你說得不對；到底我祇喝了一杯惡劣的糖水，那糖水是嗎蟻聚著解渴的，並且是個飛蟲學鼻本的學堂。

——那麼不用說了，定是天花板厭煩了黑色，自己換上藍色；除了婦人以外我覺得再沒有比天花板是再任性的了；打總說一句，就是天花板的——一時高興，沒有什麼稀罕。」

說了這話，卡爾彷彿一個人，對著一個問題，已經給了人家極明白的解釋，顯出滿意的神情，把鼻子又鑽進煙雲裏去了。

我那時半信半疑，總難信任天花板也會發脾氣的，還是不斷的看著我頭上的東西，不免帶些驚訝的感覺。

越看越覺得藍，藍得像天邊的海一般，許多星恰正在那裏睜開牠們金眉毛上的眼皮；那些眉毛，却非常稀薄，一路伸長，直到房裏，散滿了三

梭鏡的光花。

幾條黑綫界在青天面上，我立刻識是上一層的梁，祇爲屋子早成了透明的了。

雖說一個人在夢裏，遇著奇怪的事，容易不知不覺的承認，但是我對於所見的現像，總有些狐疑，自肚裏想，我的同伴魔術家歐士吉羅如在這裏，他一定給我講明，比著我友卡爾的解釋更要滿意。

我正想著，不料我的思想，竟有役鬼神的力量，忽見歐士吉羅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差不多和浮士德的（註二）。白培爾（註三）一樣出來在火爐的後面。

他滿面笑容，十分得意的，搓著手說道：

『我看見了地球對面發現了孟特拉谷（註四）說的話了。』

歐士吉羅的猝然現形，我很覺得詫異，就對卡爾道：

「喂！卡爾！歐士吉羅剛纔並不在這裏，不用人開門就進來了，你理會了沒有？」

——那是很容易明白的，在關緊的門裏進來，這是慣常的事；祇有沒學問的人，纔要從開的門裏過去。你該知道一句罵人的俗語，叫做「開著門的撞門人（註五）。」

我覺得這段彷彿合理的議論找不到反對的理由來，就服服帖帖相信歐士吉羅的自己出現，實在很可了解，也很該應的。

那時歐士吉羅顯出奇怪的神氣瞪着我，他的眼睛，張得大而無外；又紅又圓，好比火籠裏鉗出來的紅鐵圈一般，他的身體，却散散漫漫的沉在黑影裏，因此我祇看見他兩個燒紅發光的眼珠子。

幾多火的網，磁氣的浪，飛來飛去，打渦旋的在我周圍，時時看不見的纏繞著，更時時收緊著，千萬粒火星，鑽進我各個汗毛孔裏，插入我的

皮膚，差不多像頭髮在植頭上一般。我那時完全到了催眠術的境界了。

忽然看見無數小白片在天花板藍色的空間穿過，彷彿一簇風吹來的羊毛，或者是白鴿的頸毛偶然脫落在天空裏。

我正估量不透那是什麼東西，那當兒，在我耳邊，唧唧噥噥來了一陣又微細又簡短的奇怪聲音：——這都是鬼!!!我的眼皮一放下來；那些白

氣，變了更固定的形體，我明明望見沿着屋檐，一條隱隱約約人形的長綫，從右到左作著要上昇的勢，如同被大風吹起，倒添了她們的翅膀了。

看那房的角裏，天花板的雕刻上，坐著個女郎的身體，包裹在一片很闊的薄紗裏面。

她的脚全赤著，隨隨便便交叉著盪來盪去；況且有趣得小巧而透明，猛然叫我記起博物院裏古伊雪司女神象兩隻又白又清的玉脚，露出在黑文石的裙褶下。

別的鬼走過她面前，拍著她肩說道：

『我們到星裏去，來和我們一塊兒走。』

玉腳的影子答她們道：

『不！我不要到星裏去；我情願再活六個月。』

所有的白綫都過去了，那影子獨留，她美麗的小腳還是搖晃著，她腳跟上粉紅淡白的彩色在牆上掩映著，嬌嫩得恰如野吊鐘花的心，雖然她的面目遮掩著，我覺得她年輕，可愛，有趣，我的靈魂，早就伸著臂，張著翅膀，飛到她面前去了。

那影子明白我的迷亂，祇為著願欲和同情，就把很溫甜很結晶的聲浪，琴歌似的向我道：

『你果真有勇氣去吻我身體睡在黑城裏的嘴，我可以再活六個月，我這第二次的生活，為的就是你。』

我那時起來，自己問著，

我是不是受了幻像的玩弄，經過的種種是不是夢。

這便是睡眠消滅朦朧理智燈光之最後一閃。

我把那些事問我兩個朋友的意思。

不變不動的卡爾祇說奇遇是平常的事，像這種樣子的，不知遇見了多次了，我也怪誠實的信著，不大詫異。

歐士吉羅却完全在磁氣中表明。

『這很好，我要去，但是我穿的是拖鞋……』

——那不要緊，歐士吉羅說，『我預料車子在門口了。』

我一出門，果然見一輛兩輪的雙馬車，彷彿等著。我便坐了進去。那馬車沒有馬夫。——兩馬自己引著走；牠們都是黑色，跑得雲也似的快，牠們的屁股，一起一落的和浪一樣，火星的雨爆發在鐵蹄後面。

牠們先走拉都鐸威尼街，又經培爾豐街，轉到拉法威德街，從那裏起，所過的街，我都不曉得名兒了。

車子漸漸的前去，看著我周圍的物件，都是些奇奇怪怪的形狀；就是房子，也顯出氣憤憤的，活像老紡績娘，蹲在路邊，路燈都看做刑架一般，一個個的豎著；不久房子忽然的不見了，車子却在一片光坦的田野裏碌碌的轉。

我們在那黯淡憂愁的平原裏，橫穿過去；

——天是很低，發出鉛白的顏色，一排不斷的細長小樹，在路的兩旁，逆著車子飛奔；倒像一隊掃帚柄祇往後直倒。

在灰色的荒漠上，被許多樹瘦長的影子，畫了一道一道的黑條，那種景象，再沒有再淒慘的了！——沒有一顆星發亮，沒有一片光脫鱗在這半暗的淡白深黑裏。

終究我們到了一座我不認的城市；那城裏的房屋，建築得都很特別，我在暗中，瞥見好像小得不能住人；——車子的闊度，雖然比街還要闊，後來我也不能證明牠怎麼通過；祇覺左右排列著的房子，好似遇著可怕的過客，一路的讓開，真是古語說的，「如入無人之境」了。

轉了幾個灣子，我覺得車子在我身子下溶解了，兩隻馬變了一股白氣消散了，我就到了。

一道紅光漏出在一扇沒關上的銅門門縫裏；我隨手把牠推開，走進一間鋪著黑白文石的矮廳，穹形頂也是石頭的；一盞古式的燈，放在一個紫色人造石的座子上，閃出青白的微光，照到一個睡的人面，我先祇當是一尊合著掌的石象，供在峨特式的神龕裏，腳邊還伏著一隻獵狗；後來子細一認，纔知道是個真的婦人。

她是枯瘠的蒼白色，我祇有把黃蠟的聖母象來比她，她的手，死白得

像供神的犧牲，交叉著在她胸前；眼睛閉著，眉毛長得垂到面上；她完全是死人：祇有一張嘴，鮮豔得給石榴花一樣，待要爆出紅紫富麗的生活火星來，微笑的在她快活的好夢裏。

我俯著身向了她，把我的嘴放在她的嘴上，給她一個該叫她復活的口親。

她的溫潤的嘴唇，好像恰恰放出氣息來，抖動在我的唇下，還報了我一個口親，真有說也不信的那種熱烈活潑味兒。

我這個夢裏，却有個大缺點，就是不知道我怎麼從黑城裏回來；大概不是騎着馬在雲端裏走，便是跨了大蝙蝠飛回。——可是我記得十分清楚，還是和卡爾同在一間屋裏，那屋子不是他的，也不是我的，是我全不認得的一所屋子。

但那屋裏的零碎東西，位置得和我十分熟識；我明明看見爐檯架，帶

些路易十四朝的風味，繡織的遮陽，綠色的遮光燈，在爐檯架的角裏有堆滿書的書架。

我那時坐在一張有靠枕的安樂椅裏，卡爾兩個腳跟蹣起，搭在門框上，坐著的不是屁股，是兩肩，差不多是頭，很耐心誠意的聽我講說奇怪的旅行，我那時自己也認做一場夢的。

忽然聽見一陣很利害的門鈴響，人家通報有一位太太要和我說話。

我心裏一動，好像是應當接見的，就答道：「請太太進來。」

一個婦人身上穿著白衣，肩上披著黑披風，一步步緩緩的進來，坐在燈影底下。

此時有一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看著她的面貌，一眨眼，現了三種不同的神情：起初她像麥靈白倫，後來變了M；，最後又像和我說過她不願死，末一句話是：「給我一個紫羅蘭花球」的那個婦人。

到底這些疑雲，不久如影過鏡的散了，她面目的樣子漸漸固定了，我認清就是我在黑城裏接過吻的死人。

她的裝束非常簡單，除頭髮裏帶個金圈，並無別的飾品，她的頭髮是深褐色垂著兩簇烏髮在細絨光潤的臉旁。

兩個小粉紅印染了她的顴骨，她的眼睛帶些褐色，給銀球一般的亮；她的肌肉是淡黃的透明體，乍一看，定要認做古玉雕的美人。

她立在我的面前，很奇怪的要求我，叫出她的名兒。

我絕不遲疑的回答他叫做迦洛丹 *Carlots*，這個回答，並沒有錯；後來她給我說，她是個歌女，少年時就夭壽死了；還沒有嘗過生活的快樂，在深入常住的永久之先，她要享用世界的美，陶醉一切的肉慾，沉浸在地上愉快的大洋裏；她自己覺得有一種生活和愛戀不可抗的渴。

說着那些話時，都着用着文辭的雄辯，和我的能力做不出的詩，她把如

帶的臂圍了我的項脖，細長的手繞了我的髮圈。

她吐出詩句的話，是醒著的最大詩人達不到的一種不可思議的美妙，當著詩句不殼表現她思想的當兒，就加上音樂的羽翼，就是圓轉如意音節的項圈，比真珠更要晶瑩，音調的節度，似抽絲般的，抽出在人類界限上，所有靈魂和意志所夢想不到的最溫和，最嬌媚，最戀愛，最熱烈，最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境界。

『活六個月，再活六個月，是他一切詠嘆曲裏的復唱調。』

當思想流出在她的腦或她的心直到唇上時，我早就明了她所要說的，我自己也完成了詩句，或開首的歌；我此時覺得和她一般的透明，念得一般的連貫。

我不曉得怎麼一來，把這種在卡爾面前不能自制的迷惑，忽然停止了，那時祇覺得有些又毛又硬的東西，碰到我臉上；我開了眼，看見我的

黑貓正把牠的上鬚磨擦我的上鬚，算獻牠早晨的敬禮，看著帘縫裏，已淺進曉色，閃著不定的光。

就是這樣做完了我鴉片的夢，留在我生活上的痕迹，祇有含糊的憂鬱，常常連續著這種精神錯亂罷了。

一六，六，二六，在吳淞礮台灣海濱旅館。

* * * * *

(註一) Bordaunx 法國地名，其地產葡萄酒，即用爲酒名。

(註二) 浮士德 Faust 爲德國哥德名劇。

(註三) 白培爾 Barbel 一種長毛犬名，浮士德劇中，借爲冤鬼變形。

(註四) 待收按 Mandragore 本爲一種茄類植物，中世紀時巫師邪術所用，是否指此未詳。

(註五) 開著門的撞門人 Enforcens de portes ouvertes 意謂極容易極無謂之事而妄用氣力豪會有虛誇意味。

女性的交情

法國 George Courteline 作

病夫譯

顧岱林

George Courteline，爲法國近代有名的滑稽小說家，

戲劇家，尤其是短劇家。他的作品，在靜默的嬉笑裏面，含著深細的觀察，雖時時帶些諷刺的苦味，但態度誠懇，興趣濃厚，最喜描寫軍人生活。他的重要作品：小說，如蒲蒲洛歌 *Boubouroche*，八點四十七分的火車，*Le Train De 8 H. 47*，咳！青年！*Ah Jeune*

Essel 等；短劇如蒲蒲洛歌、正經的主顧 Un Client Sérieux，無悲憫的警察 Le Gendarme Est Sans Pitié 等，皆有名。這一篇，就在咳！青年！裏選譯。

悲喜劇六折 一序幕及收場。

所以如此始者，

所以如此終。

緣蓋緣人第二折(註一)。

序幕

到朵德和米宜琳的第一次見面，是跟著情人一塊兒相遇在珈琲館裏。那時由著這些先生們，很留意的替兩位太太彼此介紹了。她們各自的神氣，十分冷酷；待理不理似的打個招呼；彷彿一種鬪狗突然面對了面。

顯出懷疑的態度互相戒備。

——這個硬加入的女人是誰？

——這個女外教徒要我們什麼？

仲馬會說：

「婦人除了做共同犯，都是仇敵。」

到底米宜琳對著宋德是怎麼樣？到宋德對麼米宜琳是怎麼樣？

該看！該看！

我們留著時間，看牠們去動作。

第一折

雪融冰解。

到宋德熟慣了，米宜琳也慢慢地解除了武裝。實在這些愛嬌的人都生就一付虛榮的骨架，最歡喜表現她們的好意。

半笑，是親愛顯發的第一閃。從此就可以互相了解。況到宋德本有誠實的氣色印到米宣琳的心裏；在米宣琳一邊，有溫雅的態度，暗暗討好了宋德闊太太高傲的性質。因此，自己是——噢！意外！——一般女友看見了，也是——呃哏！奇怪！同意倒調和了不同的顏色。

到宋德和米宣琳自己覺得發生了性質的同情。

等到分手時候，差不多戀戀不捨似的。

交換了互相拜望的約。

第二折

米宣琳拜望了宋德，隔不上二十四個鐘頭到宋德就還看了米宣琳。

交情生長在她們的心裏如同早熟的植物。

傾吐心腹的交換，實在是叫交情更加堅固一種契約的蓋印，到宋德在

米宣琳面前先吐露了，囑咐她替她守着家裏重要的祕密！……米宣琳保證

她的謹慎。她永不多言；不信時，可以問問大衆。——聽了到宋德天真的童年時經歷的許多不幸，她流了一付急淚。

後來爲了要相等的誠實，她也宣示給她聽最關心的新女友，她的製造帽子太太的姓名和住址。

第三折

激發的時期。

這不是戀愛；簡直是發狂。到宋德沒有米宣琳不能過，猶之平米宣琳沒有到宋德不能活。

她們混穿著服裝：現在米宣琳戴了到宋德的帽子，到宋德穿了米宣琳的鞋子。這一個有了那一個的襪，那一個有了這一個的襯衣。

由米宣琳提議共同住居，依照正經的少年婦女們過活在又親密又經濟的有趣境地裏。

到宋德很高興的贊成了。

兩個女友相抱著，感謝上帝把她們倆安放在一條路上，叫她們相愛，相敬，相了解。

第四折

星光漸漸地減縮。

米宣琳忽然覺悟很受了到宋德的騙，到宋德也感覺著米宣琳的品性，自己怨恨自己紗蒙了眼睛。

到宋德有醜醜的性質；米宣琳是全無心肝。

到宋德時時喜歡命令人；她爲這個嚙嚙得不得了。米宣琳也常常要人家遵從她的意見，不遵從時就覺得難堪。

小小的互相譏刺。

微微的互相爭吵。

地平綫上起了隆隆的雷雨。
不多大工夫，全變壞了。

收場

自從上帝放了到宋德在米宣琳的面前，米宣琳在到宋德的面前，祇過了五天。

這些太太，到這時候，刀都出了鞘了；她們希望彼此的死，當面都破了口了。

——太太，你要奪我的情人。

——太太，沒有的事！你自己偷了我的情人，倒有憑據。

——我求你寬恕。

——你說謊！

——太太，我輕蔑你！

「太太，我瞧不起你！」

「太太，你是個蕩婦！」

「太太，要是蕩婦，和你是兩個！」

於是大家滔滔的豎起了小雞的鉤爪，預備放鬪，其實到采德和米宜琳彼此所談的話，沒一句不是真的。她們稿然是兩個蕩婦，大家不必懷疑；——她們一般是兩個鵝（註二），果真五天裏相愛是一件真事，除非挖掉了全世界人的眼睛。

* * * * *

（註一）藍鬚人 Barbe Bleue 爲梅拉克 Henri Meilhac 同哈雷威 Ludovic Halévy 合作的。奧貝拉在一八六六年出幕。藍鬚人，本是貝魯童話中的人物 Perrault，爲他鬚是藍色，所以綽號叫藍鬚人，他扼死了六箇妻子，到第七箇，被她兄弟救出，殺了藍鬚人，此劇演的就是這故事。

（註二）鵝，法國人當做沒知識的人解。

戈
雄
特
曼
大

法國 George Courteline 作

病 夫 譯

顧岱林 Georges Courteline，是法國近代有名的滑稽小說家，戲劇家，尤其是短劇家。他的作品，在靜默的笑樂裏面，含着深細的觀察，雖時時帶些諷刺的苦味，但態度誠懇，興趣濃厚，最喜描寫軍人生活。他的重要著作：小說，如蒲蒲洛歌 *Poubouroche*，八點四十七分的火車 *Le train de 8 H. 47*，咳！青年！ *Ah ! Jeunesse !*

等；短劇，如蒲蒲洛歌，正經的顧客 *Un Client Sérieux*、無悲憫的警察 *Le Gendarme est sans Pitié* 等，皆有名。此篇 *Cochon de Mehard* 即在咳！青年！中譯出。

第一場

夫婦的臥房。伊瑪鎊在床竊，膀子撐着枕，方讀一保爾蒲善的小說（註一），夜几上放着一燈。

時鐘鏗鏘的敲響。

【伊】十二點半！戈雄特曼大該在十一點鐘到這裏！再者我等着他；我很詳細的和他說過：『你的十一點鐘叫我可笑；若是你到了十二點鐘回來，那就益發的漂亮……就是很特別的你每赴披哀善萊的筵席！老兔不

了錯過回家的鐘點……』我說這個並沒有錯！現在已到了十二點三十五分……愚魯的曼大！回來時候你要補償還我這個。

她仍沉浸在小說的讀。

第二場

一梯台。煤氣燈已滅。深沉的黑暗。

曼大

登梯，多走了一層，三刻鐘裏，固執着進了沒人住的一間房的門鈴。

不能起意嫌我的住屋是不適宜的了。實在那裏景緻又好，樓梯又亮……

——白天——但是當着人來拉鈴的時候，如果你在臥房裏，那纔叫你難得分清楚是誰家的。這麼着我就永遠在那裏打合樂羣鐘，那麼你就再打合樂羣鐘：沒法叫聽見！大概伊瑪自管自睡了。

他拉鈴。永遠是靜悄悄的。

一點沒有効力。慈主，何等可惡的住屋！……

風雨聲冬冬的打在看不見的玻璃窗上。

下雨了！下雨了！……

他又拉鈴。沒有聲息。

還是一點沒効力！

慈

打總說，如果愚傻的伊瑪肯給我鑰匙，當我晚上回來遲些，就不至到這個地步。可是不行，太太不肯；太太甯可做笨事！『你不必定要鑰匙；我自會來替你開。』她告訴我。『我替你開!!!』

失望

歐！駱駝！那麼替我開！

他兩臂輪著拉。那個鈴，壓得搖動得太厲害，脫下來，落着，滾得遠遠的，震着空房的

回聲。曼大倒怔住了。

噫！我把鈴拉掉了！

第二場

夫婦的臥房。

伊瑪 停止了說：

一件叫我發怒的事：就是曼大的自樂其樂。他沒有鑰匙；他知道；而且他一般知道當他回來的時候，我要起來去給他開門。這麼着就該自己趕緊一點。他該想：『我的夫人等着我睡覺；我們做多情的男人，決不肯叫她着急。』到底怎麼一回事！先生寧可和一堆醜人，圍着擺滿菜

和酒的紅檯布作樂！……壞蛋！……照這樣就是報了仇時，還是可恨！

聳了聳肩。甚久的靜憤。一點鐘打了。

能這樣做嗎？……能這樣做嗎？……早晨的一點鐘了！他從來沒有回來得這麼晚……你要報償我這個！……

第四場

曼大 在上層；嘴貼緊了鎖洞。

伊瑪！……**伊瑪**！……**噉！伊瑪**……

第五場

伊瑪 在下層，眼睛分了心再讀不下：

戈雄特曼大！……

第六場

曼大

發透門上半打的腳踢，依然無效：

我曉得了，定是這樣。當我在披哀善萊家吃酒時，伊瑪獨自在家裏膩煩了，一定到她的姑母家吃晚飯，等着雨一停，就回來，祇因她不喜歡叫車子。現在她不能再晚了。我祇有吃着一枝香煙耐心的等。

他躊躇着一枝香煙，再在他袋裏摸出一個火柴匣，却是空的。

很好！火柴也沒有一根！……生活這樣的惡，慈主！……

他坐在梯級上，咬着牙，等他夫人的回來。大雨停止了。墳墓一般的沉靜，祇有蟲聲啾

喻的在那裏徘徊着。一刻鐘的過，是一個世紀！……

我爲了到我床上情願送二十多個沙。

新的沉靜。新的一刻鐘。新的一世紀！……

我急得要小便了！……

還是沉靜。忽然禮拜堂遠遠的鐘聲打了兩點鐘。立刻到鐘樓的黑暗裏，一羣小鐘，牠們也快樂樂地敲了兩點鐘。一隻雞不知道在那裏的樓頂屋上面，發聲地啼着。

我曉得人是該經濟，不過伊瑪昆太苛刻……她儘可以叫一掛車。

一刻鐘。曼大躁急……

嘎！

半點鐘。曼大詫異……

啊！

三刻鐘。曼大不放心……

這是不能設的；祇怕遇到了不幸！……喇！一定！那個不必再疑心了！她碰到了壞人……壞人把她殺了，後來就扔在河裏……慈主的慈主，我發誓她是在河裏！……

三點鐘。

第七場

伊瑪 決心不設：

三點鐘!!! 啊好，不；這樣兒，是太過分了！……

她在床上起來，手伸空中：

戈雄特曼大……你將要做烏龜！

第八場

曼大

在黑暗中哭泣：

到天亮的時候，我將到陳屍所去。

馬
篤
法
谷

法國 Gustav Flaubert 作

病 夫 譯

此篇在夏斯丹佛弗勞貝 *Gustave Flaubert* 第一作品 *Premieres*

Oeuvres 中譯出，又題兩箱爲一犯 *Deux Cercueils Pour Un Pr-*

oscrit。第一作品，是弗勞貝的青年作品，福朗格林葛洛夫人叫軋

做天才的創世紀；足見這鮑華利夫人的作者，在青年時代，他腦力

的強，想像的富，幻想的意趣，歷史的研究，已非一般人所能及

了。譯者擬譯鮑華利夫人，姑將這篇做箇先導。

就是哥爾司島，在一片大田裏，一堆蘆草的頂上，半醒著的阿巴拿，仰睡了，正和他的貓同小貓在親暱，望着飛行在青空的雲，耀着牠紫光太陽，直射牠的光綫到緣著高岡的平原上。

阿巴拿是箇美麗的孩子：卷螺的長髮披在他的肩上，每一微笑含着愉快的言葉，每一瞬目間射出閃爍的電光。

他聽見連續的槍聲，嚇了一跳，立地來了一箇人急迫地投到草堆上；他的髮是散，他的衣服是碎，他膝上的皮膚是破，流了許多血，他的脚印到處叫人看得見犯人的經過。

他向孩子說：

——孩子，藏我在你的地方。啊！我求你。讓我躲一躲！

阿巴拿祇管和他的貓玩耍。

——恩惠！憐憫！啊！讓我躲一躲！

——你要怎麼樣？

——藏起我來！

他投一金錢，落着，壓在藁草上。

犯人便鑽進草裏去了。

阿巴拿此時已停止了他的玩耍，兩手捧住金錢，覆身睡了，他微笑地拋弄著牠。

在六秒鐘後，有十二箇守衛圍繞了他。在他們頭裏走的一人，大概是首領，走到阿巴拿身邊，和他說：

——孩子，你看見一箇跑到這裏沒有？他是受傷了，穿着破的衣服。

——你說的是誰？

——我們來尋的那個人。

——沒有，若不是尋他主人的山羊，我一概都沒有看見；山羊牠倒慢

慢地走，我保得定牠現在狠好。這是你們的事嗎？

——阿巴拿，你侮辱裁判所嗎？

——那麼你們爲什麼來驚醒我呢？

——該這樣做。

——滾你們的蛋！

——啊！你這樣無禮的對待地方裁判嗎？惡奴，你等着。

他彷彿要打似的。

孩子堅強地說：

——我估量你們也不敢，祇爲我父親要報仇的，你們看，我父就是馬

篤法谷，是哥爾司頂勇猛的獵戶，地方上頂強壯的好鬪人。

謹慎的軍官放下了軍器，回頭向着他的伴侶道：

——我到不信竟沒有方法處理。

然後他向阿巴拿，拿出一箇表來給他看，又說：

——阿巴拿，結你這箇怎麼樣呢？

——怎麼？

——你不要？……

孩子靜默了一會兒，終究被欲取的貪念搖惑而那時在他內在裏迸出一部分更強更可怕的榮譽心，彷彿狼有力的低低向他說：阿巴拿，你是一箇卑怯者！

軍官再說：

——你快指點我們。

阿巴拿投一目光向着藥草堆後，就取了表，安置在地上，注視在太陽光綫之下。

在這堂兒裏馬篤法谷，阿巴拿的父親到了，孩子就告知他一切，講明

這些呼哨和流血的景象。

大家也和他說：

——沒有什麼，就是一箇逃犯，他躲在蘆草堆下面，你的兒子告知了我們……軍官指着表道：多虧了那箇表。

逃人在草堆下拖了出來，他的膝搖晃着，他的唇蒼白，眼怒而發紅，痙攣的手在他的腰帶邊摸索好像在那裏找着箇匕首；他祇找着深深的傷痕，縮回了滿染了血的手。

把他的眼四面巡視了一遍，恰遇着馬篤的眼光，和他說：

——那麼就是你賣了我：好，你是箇卑怯者！你知道我做的什麼，我？我有女兒受了辱要報仇；我刺了親王，他的血濺在我頭上攪和着我的血。別了！他們帶我上斷頭台；別了！大家將曉得馬篤是箇叛徒！

軍官狠低聲的說：

——國王一定很喜歡；你的兒子對着我們大大的有功。

馬篤一言不發，把火藥裝滿他的長銃。

他拿了槍，準備出去時，他的女人問他要不要隨他同去，他說：

——不，婆娘，我吩咐你，留！

這些堅決威嚴的話音使她倒在石磴上，眼睜睜望着他動身，一聲不響地充滿了憂愁。

一刻鐘後，她忽聽一聲槍響，隨着就似什麼東西落水的聲音……她發出哮喘，跌在地上，後來她又爬起來，現出一種苦笑牽動她的嘴唇。

第二天，就是在亞若西魯有人在河裏拖起了一箇童屍。咳！可憐的孩子！美麗的金髮披在他肩上，他的嘴唇都是黑斑，兩手把念珠結着，合掌似的在那裏祈禱；胸前已穿了一彈，還隱約看見血迹……

一箇婦人飛奔的來，面色青白，頭髮飛散，狼久的注視屍首；她抓住

陳屍所的鐵柵，悲楚的連聲喊着：

喲！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喊了幾聲，她就跌到地上發出臨終的慘呼……

立刻來了掘墳工帶着一具棺木。

羣衆中有一箇人說道：

——你們差了，該要兩具！

一九二八，一，一，在馬斯南路寓所。

我讀完了父親的這篇譯稿，覺得這篇東西我見過的，却決不是弗勞貝的作品；一時動了好奇心，四處搜尋，却在梅麗曼的集子裏也發現了一篇馬篤法谷。兩篇的情節完全相同，可是描寫的筆法却完全兩樣；福勞貝的是短警，梅麗曼的是深刻，各有動人之處。我想拿牠譯出來請讀者對照着看，倒是很有趣味的。

虛白附註

馬
篤
法
谷

法國 Prosper Mérimée 作

虛 白 譯

本刊第八期載有我父親譯的福勞貝的馬篤法谷，我在底下附註着要把梅麗曼 Prosper Meriée的馬篤法谷譯出來，讓讀者參考着比較這兩人描寫的不同。福勞貝是個寫實派的先驅，梅麗曼是個浪漫派的健將，且看一樣的事實，他們怎樣各有各的妙處。

旅行家從范曉埠的西北動身，望着島的中部走去，就覺得地面很快地

高起來；再在亂石堆裏走，有時給山澗橫斷了去路，大概有三小時的路程之後，就來到了一堆「麥基」的邊上。這個「麥基」是高爾斯牧人的住處，也就是犯法的人們隱藏的所在。讀者要知道，高爾斯的農夫，因為要避免肥田的工作，常會放把火燒了一片大林子。倘然火苗蔓延到了需要的範圍以外去，那就糟了！可是不論怎樣，林子裏樹木的灰燼所堆成的肥土一定能給他個豐盛的收成，這是他可以決定的。他收下了穀穗，留下要用不需要功作芟割的梗子。明年春天，沒有毀滅的根子從土裏長出萌芽，不到幾年就長到七八尺高了。這種紛糾的灌木叢就名叫「麥基」。那裏邊，各種樹本同灌木本，任着自然的怪性擠着，交叉着，所以一個人總要手裏拿着柄斧子纔可以在這裏邊打開一條路徑，並且常有厚密的「麥基」連野羊也鑽不過去的。

比方你殺了一個人，就躲進范曉埠的「麥基」裏面去。祇要有一枝好

鎗同豐富的火藥同子彈，你很可以安穩地住在裏面。你可不要忘了一件帶風帽的櫻色大氅，這是你上蓋下襯的被褥。牧人們會給你栗子，牛奶同牛油，你就不必怕什法律同死者的親屬，除非在必要時你想到城裏去補充你的軍火。

當我一八一八——年在高爾斯的時候，離着這個「麥基」——法里遠近就是馬篤法谷的房子。他在他本鄉算很富的了，起居很闊綽——這意思就是，不做什麼——祇靠着一班遊蕩的牧羊人趕着羊羣從叢山中這塊草地吃到那塊所得的淮款。在底下我所說的事情發生了兩年之後，我看見他，他樣子像有五十多歲了。你且想想這樣一個人，矮小而壯碩，拳曲的頭髮炭一般的黑，鷹嘴般的鼻子，薄的嘴唇，大，躁急的眼睛，皮膚像硝過的熟皮。他的射擊功夫，就在他好鎗手很普通的本鄉，也算是特別出衆。比方，馬篤打隻羊決不用打鹿的子彈；可是在一百二十步以外，他可以按照

他的選擇送一個子彈在牠頭裏或肩膀上，他用他的槍晚上跟白天一樣容易。人家把他這種功夫告訴我，恐怕沒有到過高爾斯的人會想是不可能的。八十步以外放一枝點旺的蠟燭，在一張盆子大小透明的紙的背後。他就瞄準，蠟燭滅了，於是，一會兒功夫，在完全黑暗中，他開鎗打那張紙，四鎗要中三鎗。

有這種高超的功夫，馬篤法谷就得了很大的聲名。人家說他是個熱心的朋友也是個危險的仇敵；好客而慈善，他很安閑地住在范曉埠的區域裏。可是據說他在高脫娶他妻子的時候，他很奮勇地戰勝了個戰爭同愛情多佔他先着的情敵；最少，當這個情敵在窗口鏡子前剃臉的時候，吃過一次鎗擊的虛驚，是歸罪到馬篤身上的。後來事情和平了結，馬篤也結了婚。他的妻子，瞿瑟柏，先給他生了三個女兒（這却激怒了他，）到後來纔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叫福聖納篤，他就是全家的希望，血統的繼承者。女

兒們多好好的嫁了；她們的父親在必要時可以信託這一班女婿們短刀手銃的相助。小兒子還不過十歲，可是已經像一個有出息的孩子。

在秋季的一天，馬篤同妻子一清早就動身到一片「麥基」的新拓地裏照顧自己的羊羣。小福瞿納篤要跟他們去，可是這片新拓地離得太遠；況且，總要有個人在家裏看屋子的；所以他父親拒絕他：我們就會知道他到底懊悔不懊悔呢。

他走了幾個小時，當時小福瞿納篤安閑地躺在太陽地裏，看着蔚藍的遠山，想着下星期日要到城裏一個加賈羅叔父的家裏去吃飯，不料他的沉思忽然給一聲火鎗聲打斷了。他爬起來，掉頭向平原上鎗聲的來處望去。接連又是幾聲，隔着不一律的間隙放着，可是每一聲總好像近了些；最後，從馬篤門口通到平原的一條小徑上發現了個人，帶着山民的尖帽，有鬍子，穿着破碎的衣服，支着他的鎗艱難地拖着走。他的膝部剛受了一個

鎗傷。

這人是個強盜，他，深夜到城裏去買火藥，却在半路上遇見了高爾斯步兵的截擊。很奮勇地自衛之後，他僥倖能脫身逃遁，却給緊緊地追逼着，從一塊石到一塊石的放鎗。然而，他離着兵士不遠，他的傷口不讓他在被追上以前走進了「麥基」。

他走近福瞿篤說道：「你是馬篤法谷的兒子嗎？」——「是的。」

「我是傑納篤孫畢洛。給黃領子趕得緊。藏我起來，我不能再走了。」

「我沒得父親的允許就藏了你，他該怎樣說呢？」

「他要說你做得好。」

「你怎爲知道？」

「快藏我起來；他們來了。」

「等我父親回來再說。」

「我怎能等？媽的！五分鐘他們就到了。來，藏我，不然我要殺你。」

福瞿納篤用最冷靜的態度回答他：

「你的鎗是空的，你帶子裏沒有子彈了。」

「我有小刀。」

「可是你能跑得跟我一樣快嗎？」

他跳過去站在抓不到的地方。

「你不成個馬篤法谷的兒子！你就讓我在你的屋子前面被捕嗎？」

這小孩有些像感動了。

他走近些，說道：「我藏了你，你給我什麼？」

那強盜在腰帶上的一個皮口袋裏摸了摸，掏出個五法郎的銀幣，這當然是他節省下來買火藥的。福瞿納篤看見銀幣就笑了；他搶在手裏，對傑

納篤道：

『別怕。』

立刻他在屋子近邊的一堆蕁草裏做了一個洞。傑納篤爬進去，那孩子就給他蓋好，讓他可以呼吸，可是外邊一點兒看不出這草底下藏着個人。他再用他很狡猾野人的巧智，驟然領悟地把一隻貓同一羣小貓放在草堆上，那就沒人疑心這裏剛給人翻動過了。後來，又發見近屋小徑裏的血跡，他就很留心地拿泥土來掩蓋了，做完之後，又裝着最安閑的態度到太陽地裏去躺着。

隔了一會兒，馬篤的門口就來了六個穿棧色制服，黃領圈的人，一個隊長帶着。這個隊長還是法谷的遠親呢。（在高爾斯，親誼的關係比什麼地方都拉得遠。）他的名字叫喬杜羅甘巴；他是個能幹人，強盜最怕他，已經有好幾箇蹣進了牠的陷阱。

他走近福羅納篤說道：「小表弟，你好呀！你長得多高啦。這會兒你看見有個人打這兒走過嗎？」

那小孩用着種簡單的態度答道：「噢，表兄，我還沒有長得跟你一般高呢。」

「快了。可是你瞧見一個人打這兒走過嗎，你說呀？」

「問我看見一個人走過嗎？」

「不錯，一個戴着黑絨的尖帽子，穿的繡着紅色黃色的外褂的人。」

「一個戴着黑絨尖帽子，穿着繡紅色的黃色的外褂的人嗎？」

「不錯，快說呀，別儘管復着我的問句。」

「今兒早上牧師騎着馬打我們門前走過，他問我爸爸怎樣，我答他——」

「唷，你這個小流氓，跟我開玩笑了！快告訴我傑納篤望那一邊去的？」

「我在這兒找他，我寧知道他走這條路的。」

「誰知道？」

「誰知道嗎？我知道你聽見他的。」

「那一個睡着了會聽見人家走過去嗎？」

「你沒有睡着，小流氓；鎗聲把你驚醒了。」

「那末，表兄，你以為你那些鎗就會做這大聲響嗎？我父親的火鎗比牠們強得多哩。」

「魔鬼纏了你，你這可惡的小無賴！我準知道你見過傑納篤。也許，就會給你藏了起來。弟兄們，來，到屋子裏去搜，我們的人在裏邊沒有。他祇有一條腿能走，可是這壞蛋就是這樣拐着走，也很聰明地想要奔到「麥基」裏邊去的。」

福瞿納篤猶笑着問道：「爸爸該怎樣說呢？倘然他知道他的屋子給人家搜檢在他離開的時候，他該怎樣說呢？」

隊長拉着他耳朵說道：「你這流氓，你知道現在祇能讓我來叫你改變你的語氣了嗎？等我給你二十下劍背之後，也許你會換着樣子講話。」

福瞿納篤還繼續他的猶笑。

他用着重音說道：「我的父親是馬篤法谷。」

「你這小無賴，你都知道我可以抓你上高脫或是巴斯夏去。我叫你輪在地窖裏，在稻草上，練條鑊了你的腿，並且我會叫你上斷頭台比仿你不告訴我傑納篤去的地方。」

小孩聽了這種不近情的威嚇，張口狂笑起來。他照舊說：

「我的父親是馬篤法谷。」

一個兵低聲說道：「隊長，我們不要跟馬篤翻了臉。」

甘巴的樣子很顯明地被窘了。他用着低聲同已經看過屋子的兵士們說着話。他們的搜檢費不了多少時間，因為高爾斯人的平房，祇有一單間方

屋子，擺着一隻桌子，幾隻條凳，箱子，日用同獵用的零星傢俱。這時候，小福羅納篤撫弄着他的貓，看兵士們同他表兄紛擾的樣子，他好像有一種狡獪的興趣。

那些人的一個走近藥草堆。他看見那隻貓，不經意地把鎗刺往草堆裏一擲，聳了聳肩頭，好像自己覺得這種猜疑的不近情。沒有東西掀動；孩子的臉上不露出絲毫的情感。

隊長同他的兵士咒詛自己的命運。他們已經掉頭望着平原那邊，好像預備要回到來路上去，當時他們的領袖，知道在這法谷的兒子身上威嚇不能有什麼影響，決計做最後的努力，試試撫慰回禮物的效力。

他說道：「我的小表弟，我是個很清醒的小朋友。現在放你自由。可你是你真給我開一次可恨的玩笑；並且，倘然我不怕得罪我的親戚，馬篤，魔鬼壓了我，我不把你帶了去。」

「呸！」

「你瞧吧。可是慢着！——做個好孩子，我可以送些禮物給你哩！」

「表兄，讓我忠告你：你再等一會兒，傑納篤進了「麥基」，還得個比你強幹些的人纔抓得住他呢。」

那隊長從他口袋裏掏出一隻銀表，就注意到福瞿納篤看見了牠，眼睛頓時發亮了。他提着表上的鋼鍊說道：

「流氓！你願意頸子上掛着這樣一只表，像孔雀般傲慢地在范曉埠的街上走，是不是？人家問你什麼時候，你就說：「瞧我的表吧。」」

「等我長大了，我的叔父，那位加寶羅，會給我一隻表的。」

「不錯，可是你叔父的小孩子現在已經有一隻；然而還沒有這隻好。可是當時，他還比你小哩。」

孩子嘆了一口氣。

「喂！你喜歡這隻表嗎，小表弟？」

福瞿納篤斜溜着眼光望着那隻表，正像一隻貓面前放了一盤整雞。牠祇覺得人家在那裏給牠取笑，總不敢運用牠的腳爪；時時硬把眼光望着別處，想避免這種誘惑，可是不斷的舐着上下唇，樣子好像對牠主人說：

「你這種取笑多殘酷呀！」

然而，隊長却好像很誠懇地獻這隻表。福瞿納篤並不伸手去接，卻帶着苦笑說道：

「幹什麼跟我開玩笑呢？」

「呀，天呀！我並不開玩笑。祇要告訴我傑納篤在那裏，這隻表就是你的。」

福瞿納篤不信任地微笑着，看着那隊長的眼睛，想在那裏找出這幾句話他應有的信任心。

隊長嘆道：『在這條件以內我不給你這隻表，我就失掉這個肩章。弟兄們都是見證；我不能抵賴的。』

他說着慢慢地把隻表晃過去，等到牠差不多擦着那孩子慘白色的臉皮，在這上面很明顯地表現出他靈魂裏貪戀與款客的自尊心激戰的痕跡。他的胸膛漲滿了情感；他好像快要窒息了。這時候那隻表還是慢慢地盪漾着，旋轉着，有時擦着他的面頰。最後，他的右手漸漸地向牠伸過去；他的指尖觸着牠了；於是牠全部的重量在他手裏了，可是隊長還拿住了那根表鍊。面是淺藍色；殼子是新近見新的。在日光裏牠好像全體冒着火焰。這誘惑太大了。福羅納篤舉起左手，用拇指在肩頭上指他靠着的蘆草堆。隊長立刻明白。他放掉表鍊的那頭，福羅納篤頓時感覺自己成了這隻表惟一的主人翁。他像鹿一般敏捷地跳了起來，離堆十尺外站着，兵士們已經在那裏動手翻爬了。

蓬草裏有些掀動，一個拿着刺刀的血人出現了。他想站起來，可是他疆木的腿站不住，所以又倒了下去。隊長立刻抓住他，搶掉他的刀。雖是抵抗，他當時就給縛住了。

傑納篤，躺在地上像木柴般細着，掉頭對着走近身的福瞿納篤。

「魔鬼的兒子！」他的語氣裏輕蔑比忿怒多。

孩子把他所給的銀幣扔還了他，覺得沒有去拿牠的理由；可是那強盜却沒有注意這個動作，用最冷靜的態度向隊長說道：

「我的甘巴，我走不了路；你不能不把我背進城去。」

殘酷的捕獲者答道：「不多會兒你這像隻鹿一般的跑得快，可是你放心。我得到了你是這樣的快活就是背着你走一法里也不會疲倦的。況且，兄弟，我們把你的外褂同幾根樹枝給你做一頂小轎，到了克里斯包里就找得着馬了。」

囚犯道：「好的。請你轎子裏擺些藁草讓我格外舒服些。」

正當有幾箇兵忙着拿些粟樹枝做成一張輦床同還有幾個在那裏包紮僕納篤的傷口的時候，馬篤法谷同他的妻子忽然在通到「麥基」那邊道上拐灣的地方出現了。那婦人在一大袋粟子的重量之下蹣跚着走，她的丈夫却閒蕩地跟着，一支鎗托在手裏，還有一支掛在肩頭，因為一個男子除掉了自己的軍器以外，什麼都不屑拿的。

馬篤看見那些兵士，第一個念頭以為是捉他來的。可是爲什麼這樣想？他跟法律有些齟齬嗎？沒有。他享着很好的聲望。他算有特別好的名譽，可是他是個高爾斯人又是個高地居民，凡是高爾斯的高地居民，細考他過去的历史，很少幾個找不出些小過失，好像鎗擊，刀刺，或是同類不相干的事件。馬篤比別人算有清潔些的天良；因為有十多年他沒有拿鎗口對着別人了，然而他是常常機警的，在必要的時候總要自己估着地位做個

適當的自衛。他對瞿道：「妻子，放下布袋，你自己預備着。」

她立刻遵命。他把插在肩頭的那支鎗交給她，因為掛着這支反覺得累墜，並且激盪着手裏的那一支。他向着屋子慢慢地前進，在沿路的樹木中走，祇等着最微細的對敵表示，就要藏身最大的樹後，在那裏他可以掩蔽着開鎗。他妻子緊緊跟在後邊，拿着備用的武器同子彈盒。一個賢內助的責任，在激戰的時候，就是裝她丈夫鎗裏的子彈。

在那一邊，那個隊長看見馬篤篤用着謹慎的脚步，他的鎗舉着，他的手指在扳機上的走來，心裏老大的着慌。

他想：「倘使不巧馬篤篤跟傑納有些親誼，或者是他的朋友，他要保衛他，他鎗管裏的那東西正像郵筒裏的信件一般，一定會送到我們這邊來的，雖說有些親誼，比仿他看見了我！」

在這猶豫之中他忽然取了個勇敢的步驟。這就是獨身向着馬篤篤走去，

一壁像個老朋友般招呼他，一壁把事情講給他聽，可是他同馬篤柏距的短距離好像出奇的遼遠。

他嘆道：『喂！老兄弟。你好嗎，我的好夥計！這是我，甘巴，你的親戚。』

馬篤不答一個字，站住了，却跟着那一個說話的比例，慢慢地拿鎗口舉起來，所以等隊長走到跟前，那支鎗已經是朝上的了。

隊長伸着手說道：『你好呀，兄弟。我們好久沒有見了。』

『你好，兄弟。』

『我走過這兒留住了，給你跟不柏道好的呀。我們今天走了很長的路程，可也不用抱怨，因為我們得了個著名的捕獲品。我們剛把傑納篤孫畢洛抓住了。』

瞿悉柏道：『謝天主！他上星期把我們一只乳羊偷了去呢。』

這幾個字安了甘巴的心。

馬篤篤道：「可憐的小鬼！他捱餓不過了。」

隊長有些不願意，可是繼續着說道：「這惡棍鬪得獅子般狠。他殺死我一個兵，還不甘心，又把賈同伍長的膀子斬斷了；然而這也沒有多大關係，他祇是一個法國人。後來，他藏得那樣巧就是魔鬼也找他不到的。沒有我們小表弟，福瞿納篤，我再也不能發見他。」

馬篤篤嘆道：「福瞿納篤！」

瞿瑟柏應道：「福瞿納篤！」

「不錯，傑納篤藏在那葦草堆底下，可是我這小表弟指點給我他的好詐。我要告訴他的叔父，那位加寶羅，讓他送給他一件精巧的禮物來謝他的費心。你同他的名字我多要攔在送到大法官那裏的報告書裏去的。」

他們走近軍隊。傑納篤已經躺在小轎裏預備出發了。他看見馬篤篤跟甘

巴在一塊兒，他面上發現了個怪狀的微笑，然後，掉頭向着屋子的大門，對準門檻吐了口涎沫道：

「一個賣友者的屋子。」

祇有個決心找死的人纔敢對着法谷罵他賣友者。短刀很敏捷的一刺，用不着第二下的一刺，立刻就是償還這羞辱的代價。然而，馬篤這一次却像一個眩暈了般的人拿隻手攔在額角上，此外沒有什麼動作。

福瞿納篤在他父親來的時候剛進了屋子去，可是現在他走出來拿了一碗牛奶，低着眼睛授給傑納篤。

那強盜大聲嚷道：「滾開去！」然後，掉頭對一個兵士道：「兄弟！給我些牛奶。」

那個兵就接過碗來授給他手裏，那囚犯竟喝着剛給他交換着子彈的人授給他的水。他然後請他們拿他的手縛在常胸，不要細在背上。

他說：「我喜歡躺得舒服些。」

他們趕緊讓他滿意；然後隊長發了個起行的口令，跟馬篤道了別，可是沒有得着他的答復，走着快步往平原那邊去了。

差不多有十分鐘馬篤沒有開口。那孩子用着惶懼的目光，一會兒看看媽，一會兒望望爹，祇見他靠着他的槍，釘住了自己用一種團聚着忿怒的表情望着。

馬篤到底用種極鎮靜可是知道他的人覺得極可怕的口音說道：「你頭一樁事情就幹得好。」

孩子嚷道：「呀，爹呀！」他湧出眼淚，做着想跪下去往前撲的姿勢。然而馬篤嚷道：「滾開去！」

那小孩子站住了發泣，不動，離他父親幾尺地。

瞿瑟柏走近來。她剛發見了那表練，牠的頭掛出在福瞿納篤褂子的外

面。

她 using 嚴厲的口音問道：「這表是誰給你的？」

「表兄，那個隊長。」

法谷搶過表來扔在石頭上碎成了千百片。

他說道：「妻子，這能是我的兒子嗎？」

瞿瑟柏的面頰變成像紅磚般的紅。

「你說些什麼，馬篤？你知道跟誰說話嗎？」

「很好！這個孩子是他一族裏第一個賣友的人。」

法谷拿野貓般的眼光釘住了福瞿納篤，逼得他的哽咽同喘氣加倍的急

起來。然後他拿鎗柄往地上一杵，揸起了那火器，向着「麥基」那邊走，

叫福瞿納篤跟着去。那孩子遵命。瞿瑟柏趕上馬篤抓住他的手。

她帶着抖動的聲音說道：「他是你的兒子。」說着，睜大了她的黑眼

珠望她丈夫的，想看出他心裏究竟什麼意思。

馬篤道：「讓我去，我是他的父親。」

瞿瑟柏擁抱她的兒子，也祇好灑着眼淚走進屋子去。她跪在聖母的像前很志誠地禱告。這時候，法谷順着小徑走了有二百多步，到了一條山溪的邊上，他站住了走下去。他用鎗柄試試土質，覺得很鬆容易挖掘的。這地點好像適合了他的計劃。

「福瞿納篤，走近那塊大石頭去。」

孩子照了他的命令做，然後他跪下來。

「說你的禱文。」

「呀，爹爹，爹爹，不要殺死我！」

馬篤用一個可怕的口音重說道：

「說你的禱文！」

那孩子，含糊地，嗚咽地，背着巴戴同克利杜。每一篇讀完，他父親大聲的應着，『阿門！』

『你記得的禱文就這些嗎？』

『呀，爹呀，我還記得姑母教我的聖母禱文同大齋禱文。』

『這是很長的，可也不要緊。』

那孩子用差不多不可聞的聲音讀完了大齋禱文。

『完了嗎？』

『呀，我的爹，慈悲些呀！饒了我吧！我再不做了。我去求我叔父，

加寶羅，宥免了傑納篤。』

他還說着話。馬篤舉起他的鎗，瞄準了，說道：

『請上帝宥免你！』

那孩子拚命爬起來想抱他父親的腿，可是沒這時間了。馬篤開鎗，福

瞿篤篤倒下去就死。

沒有望那屍身瞞一眼，馬篤篤到屋子裏去拿鑊子來埋他的兒子。他走不到幾步就遇見了瞿瑟柏，她，被鎗聲所驚駭，望這邊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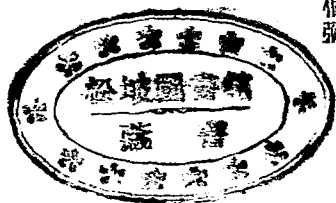
她嚷道：「你幹了什麼？」

「公道。」

「他在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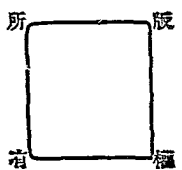
「在山澗中。我就要把他埋了。他死得像個信徒。我要給他做個彌撒。去把我的女婿，喬陶樂士奇，找來跟我們一塊兒住吧。」

十七，二，六，夜午，在常熟。



1930,4,4.出版

1-1500册



實價四角

上海真美善書店發行

87

212146

